

偵探小說

劇場奇案

第 二 編

說部叢書

初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唯一無二之奇書記一二年宮清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內容

記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慈禧太后一二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於近年國事之關係，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後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德宗末年之幽廢、端肅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拳亂，其實際爲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流露而出。至於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童駁、閨宦之險毒，皆爲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歷目覩，一一記載無遺，則此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小說而兼該之，可謂無奇不備，有美必臻。閱之令人目迷五色。

商務印書館出版

劇場奇案

第一章



賚斯禮名迦藤姓自法之猛得格洛遇英遠蓋充英倫朝日新聞館訪事員專掌刺探博徒事實執筆人頗賞其能欲拔充他訪事員使增長其名譽乃函囑返英賚旣返卽詣執筆人室聽命室臨勿利脫路賚年少性穎達目光銳敏善察世事蘇格蘭人也執筆人名綱脫態度老練多所閱歷而性尤謹慎心契賚之爲人自以爲藻鑑不爽

執筆人語賚斯禮曰君願訪白堂私販煙葉者乎賚聞之色似不悅答曰竊望以高潔事囑我乃令日與匪僉伍殊非所願執筆人慚然有間曰然則混迹現今之富翁間何如賚曰吾以爲是更不高潔綱笑曰爾言殊不當吾願爾勿惑社會之謠諑雖然姑舍是君好爲偵探否賚又遲疑曰吾甯有偵探才耶綱曰君訪事員應有斯才吾語爾今有一失婦事爾能探之則名譽必繫高賚曰是乃一婦人事

耳。縉曰。爾輕視此事。殊不類深心人語。爾知此失婦事。固大有味耶。婦因夫疾偶外出。有事不復歸。今正欲探覓。爾尙未知耶。新聞紙已載之矣。賚曰。吾甫從法國歸。多閱法國新聞。故未見此事。事何如。衆皆震驚。否。縉曰。未也。所載不多。故他報尙未轉登。今欲探之。得君擔任。必較他人生色耳。賚曰。君意若何。縉曰。吾意欲君專覓此女。有聞必錄。且標云特別訪員所爲。較有味。賚自思此案獲金必多。且得游歷。頗愜己意。乃答曰。吾當勉任其難。然乞語吾以是女之姓氏。縉曰。是乃客星頓市桃槐街二十二號宅內那克羅夫人。賚躍起曰。吾姪氏也。縉曰。彼公爵夫人。君姪氏耶。賚曰。然。彼嫁吾舅愛特門公爵。老夫女妻。尙屬前歲事。吾以夙與舅弗洽。故未嘗述及之。縉曰。聞那克羅夫人甚美。然乎。賚曰。然。姪氏性佻巧。初爲女伶。常混迹梨園間。善音律。能爲法國歌。惜無甚意味。吾不樂聞之。縉曰。爾今且得機會。可以此失婦致之於爾舅。賚曰。雖然。機會安在。有把握耶。縉曰。吾不能言之。第君既任。是有勝算可操。或問君舅。卽得機會。未可知也。若酬勞之金。一語遽止。

蓋纊雖不言。而意若示以爲數甚巨者。賚心大動。起立欲辭去。知執筆人之時間寶貴也。纊領之亦不走送。賚乃自出。

賚何如人。幼孤露。舅雖貴顯。殊不甚顧恤。舅卽愛特門公爵也。愛善賈。逐什一之利所入頗豐。宮室華美。年旣遲暮。忽得豔妻。頗揮霍。愛特門無如何。賚嘗往省之。少婦甫見。甥眉目間似含他意。老人覺之。以詞色示賚。賚遂絕迹不復往。自此不通音問。及聞纊脫言。始知肇禍不逾時。賚已至桃槐街立二十二號宅前矣。自思若不爲辦公者。則此地當絕吾迹。卽今雖往。未必能受舅之優待。吾惟作簡單之問答。數語後。離此可耳。比入室。乃大不然。旣見舅。殷勤款坐。與之作絮絮談。不聽遽去。情緒大異曩日。室鑪熊熊。愛特門則臥榻上。命僕高其枕。若甚喜與賚作久談者。然女傭在室時。語極親靄。及傭出。故態稍萌。突作怨詞曰。爾奈何久不遇我。我今有大憂爾。尙不數至。吾誠不能無怨於爾之落落也。嘻。彼不自知專爲己謀。而不爲人地者。最易落落而忽以之責人。甯不可晒。賚意已不堪。然以舅體不適。

姑忍之。答曰：「舅若見招者，吾安有不至？」愛特門曰：「吾固無必欲招爾之事。」賚曰：「然，事果不必招及吾。」愛特門曰：「今爾既至此，尙不問吾何憂？甯非漠視不覺耶？」賚曰：「吾已知之。朝日新聞之執筆人，遺吾代覓姈氏。愛特門聞此，殊夷然不以爲意。彼蓋常挾一己不助人人、當助己之主義，夙稔其習慣，亦不之怪。且知彼恆恃貴倨，不問社會上之交際，受施而不思報，蓋已習爲故常。今心緒瞀亂，更無足責。因又曰：「今姑勿論其他，且論目前之要。」公愛特門變色曰：「爾勿以爾姈氏事爲要。」愛軒眉而語曰：「然則舅方以是事爲愉快耶？」愛特門曰：「胡爲以醜語相抵？若無他語，請卽去。吾疾不足當是語爾。」之要公殆獲酬金耳。賚哂曰：「酬金耶？」彼新聞館執筆人相贈，非得之舅氏者，胡煩齒及？愛特門曰：「吾事與執筆人何與？何勞彼費巨貲？」賚乃起曰：「可。吾以是語覆執筆人，遂廢此舉可也。」愛特門見賚作決裂狀，忽若轉念，彼既不能自寬，若請偵探糜金益多，初以甥旣爲吾探此事，誼應助我不應取酬。今見事且決裂，又欲自救，卽呼止之曰：「且緩不可。」決裂爾義，當探爾姈氏也。

賚曰。吾意亦未嘗與舅左胡多作曲折虛度時間。若速語我以事由。則我亦可速往盡力也。愛特門曰。爾欲知何種事由乎。賚見其心許。乃探囊出小冊持筆在手。問曰。妗氏以何日走失。愛特門曰。爾作是態。殆欲如公堂之審訊我耶。爾速歸坐。勿若此。吾厭見之。賚不與辯。果歸坐復問。愛特門曰。一禮拜前。即六月一號。賚曰。失去之日。情景若何。愛特門曰。當日我方染寒熱。困牀褥不能起。醫言宜休息不宜問他事。乃以事囑夥友。奈甚不合意。賚曰。夥友頗敏捷。胡言不合意。愛特門曰。姑勿語。是爾妗氏尤麗亞見吾有疾。遂不出。然亦不常至牀左。僅遣女僕侍湯藥。一禮拜後。彼必欲外出。一吸新空氣。吾不能禁。聽之。遂不返。賚曰。然則舅曾見其有外來之函札乎。愛特門曰。未也。賚曰。彼曾言欲數日始返乎。愛特門曰。否。否。若然。吾必不允之出。賚曰。出時以何種服飾。愛特門曰。黑紗衣冠。及圍巾俱黑。彼常喜服此。且胸囊有肖像之盒。殊風趣。賚曰。彼果告舅以何時返。曰。彼言以午後四下鐘。賚曰。彼言訪友耶。愛特門曰。非也。言至客星頓市沽物耳。賚曰。入語舅時。慈

昔和齋耶。愛特門曰。然爾問是語何意。吾向與彼甚睦。初無違言。蓋吾欲得美人。以娛老伴。我寂寥。非爲肉慾計也。而彼得享此清閒之福。亦足矣。胡有他志。賚曰。姈氏絕未與舅意相忤耶。愛特門曰。未嘗有是。彼伴吾頗自知足。賚曰。舅亦知彼常至之處乎。愛特門忽作怒容。起坐舉其枕。若欲擲之者。曰。吾苟知此。則胡不報。警察捕捉而尙耐與爾喋喋耶。吾絕不知彼欲何往。且不知彼以何故而往。以吾思之。彼或已道斃矣。賚曰。斃否有無證據。曰。無之。我姑妄言之耳。賚曰。彼出時囊中有貲乎。愛特門曰。有。我與之五鎊金。購物。賚曰。彼言四下鐘返。然乎。愛特門曰。爾又問此。殊可厭。賚曰。彼出時有喜色乎。愛曰。然。彼衣食豐備。友朋懽悅。何爲而不喜。特彼常謂我欲至海濱。賚曰。舅允之否。愛曰。否。彼雖屢以爲請。而吾以疾故。不聽去。賚曰。此地距海濱尙不甚遠。愛曰。然。然爾可無疑。彼往海濱。吾已數電。問台痕夫人。絕不見蹤影。賚曰。台痕夫人所居何地。能相告乎。愛特門語之。賚乃書之小冊。愛又曰。彼決不至是處。勿徒勞心力。賚曰。然。吾姑一問。今且往。但姈氏。

出時體健全否。愛曰：曾見彼頗健全。惟自言非受海風不適也。賚曰：若然則彼必往海濱。愛特門不以爲然。曰：台痕夫人胡未見彼。賚曰：或不至台痕處。則何如。愛曰：不往台痕夫人處。必不至海濱。賚曰：然則姪氏有戚屬否。愛曰：無之。吾娶彼時僅一孤兒耳。爾胡問及此。賚曰：吾恐彼借宿！愛曰：不然。彼雖有親友。必不持五鎊金寄宿其家。故吾意彼或已死。賚起立欲辭。知不可復得他證據。乃曰：吾亦冀其不留宿他友人處。今欲探訪。彼有小像耶。盍假我一枚。愛曰：客座中懸之。彼常喜寫照。有易男子服者。賚曰：噫！彼好弄若此耶。愛曰：彼性活潑。但避人耳目。無所不爲。幸尙顧名譽。不敢公然肆意。彼尤喜服中古時代法國農人所服。會以此服在市會作歌。歌名朋求書聲。賚曰：吾知之。歌係茂思帝所作。吾得聆音久矣。固亦一特別新調也。特吾不識。彼服此等服歌之愛特門作倦容。曰：彼固然。爾將若何。賚曰：吾將往海濱訪台痕夫人。或有所得。愛曰：吾往返電信亦屢矣。殊無是事。何勞復往。賚曰：此僅作萬一之希望。若姪氏果有海濱受風之說。則或往彼亦未可。

知總之不至遠行。五鎊金可圈制也。愛曰。吾不信爾能發此奇案。之覆荀有得。則亦囑彼不必復回。吾第與之撫善金可耳。賚曰。然則舅意中或疑彼更有所歎在。然否。愛特門怒曰。速去勿復語。賚視愛特門之顏驟頹大有異。知不可問。乃辭出。

第二章

賚斯禮爲覓失婦事奔走。如捕冥鴻杳不可獲。在舅氏處所聞之語殊不尋是。止得尤麗亞海濱有友與受空氣二事。思之亦非確據。恐不可恃。且彼旣往海濱。胡不明告。舅氏謂須數日始返。舅氏寵愛當不過拂然。二事未始不可爲。嗜矢。不妨姑一試之。又恩不學值探迄未解下手之法。而彼婦資其美色雋才。有高爵厚產之奉。顧不惜棄之。杳然自去。不嗣一音。甯不詭異。今欲知其藏匿之所。不能不先考其所以欲去之故。而又絕不聞之。至所攜川資不出五鎊。則在海濱或可優游一星期。且老人曾言。彼欲往海濱。盍試覘之。但竊自測度。此一行必無効果。不過盡人事耳。斯時賚在南海鐵道汽車中。獨坐凝想。意緒茫茫。不知所往。譬諸時計。

內容之機件不能解悉則無以知其運動之靈妙人事亦然不究其目的安能知其作為之趨向論姪氏之處境舍夫之有病及性情外事皆如意胡一去不復返此必有故口與心相商終未獲一答決反覆思之忽憶及更有所歡一言舅氏遽顏頰不語意是說殆不謬耶彼必厭惡老人而願從少年游故有此舉言念及此似可解釋數事然尙非完全眞相蓋可解決不別而行之間題而服常服止攜五鎊則殊不類此又二問題之不可通者也以吾所測彼婦之出必得一祕密男子與之謀終身安樂之境直至事已確定始令人知然彼卽如是亦何得不多取衣飾旅費以爲後盾噫吾知之矣殆所識者一鉅富耶此時賚舉首向窗外視且自語曰果爾則自不勞多取衣飾金錢矣雖然吾未聞姪氏有外遇惜吾不多知彼家事耳惟吾知舅氏常因商務交際有少年富商談宴其家或有他故然舅氏多疑必早覺察豈彼固知之而不我告耶噫舅氏亦太愚應示吾以方針始得下手否則暗中摸索何自而得見光明特吾已知此必係愛情爲目的設非然者目

的安在久之仍不能解決嘻讀者亦知賚之意斯時忽又旁驚耶蓋愛情滋味最易令人沈墮者彼方由他人之愛情而思及己之愛情以爲他人愛情旣確有所屬必無可疑而已所謂愛情者尙在狐疑之際因瞥見顏色偶聆嬌語猶未自信爲愛情之果屬否也今正因欲覓那克羅夫人忽憶及己前年之一事偶往杜聞園游歷一日自淺來買至君士勃留提村高原風景紅塵盡隔日已夕矣欲覓宿樓止忽遇一女子作驚惶可憐之色似欲避惡少之侮辱者大聲以乞援於賚賚視其後一紈袴無賴子方追蹤至賚義憤頓起欲揮擲入田中惡少疾遁去賚顧少女穀觫遂不復追旋踵就女女已疾行入村顧盼道謝風致嫣然第覺豔絕人寰倩影飄然自去而賚神爲之奪矣旣去遂不復見私心竊欲一覩居邨中十餘日迄不得消息久亦遂置之此卽賚之愛情所發也今憶及之閉目欲索其花貌終不能確自旣離彼邨不復有尋覓之望特秀色嬌喉尙未忘懷耳暇輒自咎奈何以愛情漫屬於不知誰何女子之身然一瞬而又作相思之語可人如玉恍在

目前其何能自遣。又思惡少之顏色亦尙能記憶。因吾未往法之猛得楷洛前覺常有人尾吾後。幾不自解。且覺此人在未往君士勃留提以前已時時尾行及杜聞園事作。乃知惡少卽尾已之人。後此頗自詫。胡忽廁入此癡男怨女間。良可笑也。反覆思之。愈思愈紛。良久乃盡置所思。不使紛擾。

旣而抵海濱。下車入旅館。專爲舅氏事致思。不敢復及他事。旣命晚餐。出館外。往台痕夫人宅。賚問女僕。答稱主人往蘇格蘭。訪其夫。夫亦他出。不知以何日返。賚聞此語。愕然。又詢往幾日矣。女僕曰。往三禮拜矣。賚思彼出門已三禮拜。那克羅夫人必知之。似不應至此。然徒返無益。不如且饒舌。以覬動靜。乃復問曰。汝主人之友曰那克羅夫人者。曾來此乎。女僕曰。不知。未見來此。賚恐彼改易姓名。遂舉其態度聲音告之。女僕仍答以未見。賚不得已。逡巡自去。思此行猶隔靴搔癢。頗有悔意。旣歸館。晚餐畢。散步至海濱。行故壘下。月色瑩然。游人往來者。笑語喧譁。頗頗不寂寞。忽於游人中。得一相稔者。顏色粗暴。衣飾殊華美。狀態活潑。蓋其人卽

杜聞園所遇之惡少也。往來出入，梭織其間，如穿花之蛱蝶。賚初不注意，忽聞酒氣薰然，舉目視之，突見其人之正面急排衆而進，欲牽衣問詢，而其人已若先覺者，疾轉入人叢中，倏忽不見。賚方舉手，衆皆驚怪，乃垂手而過，仍輾轉入人叢中，欲追踵其人，卒不可得。旋忽自對面一見，急欲手止之，月光明滅，又失所在。至三次復見，則已躍下壘址，身立沙灘，賚亦躍從之，特沙灘上之地松及游人，均掩映不可審視。俄而羣人中又見彼羣人方圍諸謳者，環立若堵，似伶人之野設劇場也。比賚至其側，彼又遷去。賚意彼必在此間，立而不行，借聽謳爲名，往來不已。忽有呼者曰：賚斯禮爾在是乎？賚顧視之，則同學舊友也。不見幾歲，餘狀態亦翩翩，既相見甚樂。賚問以近日何爲，霍曰：吾往來頗勞，俱在此間。賚笑曰：爾勞耶？吾未聞爾有要事，語時笑撥紙煙之灰燼。霍亦笑應曰：吾果勞，吾嘗悅凱西先生之女，先生言非習律師成三訟而三勝者，不吾妻。吾今發憤加功，律師之業垂成矣，故

勞吾日研究刑法覺較民法爲有味。賚曰人各志趣不同以吾思之刑法之味安在霍曰甚有味爾在此作幾日勾留。賚曰吾明日卽行爾何如。霍曰吾或一禮拜行吾至此謀休息耳。賚笑曰爾固常休息者爾旣無事今夕胡不同游。霍曰此地殊無足清游僅有謳者在此彼中有頤而長之女子法國歌尙佳盍往聽之。賚笑聞法國歌一語斗觸那克羅夫人固善法國歌者心大動遂偕往舞臺下見臺上懸明燈係支那所製精巧絕倫臺右設八音琴左立伶人五三女二男面罩白網一伶起按八音琴一伶手撫月琴聲琤瑴悅耳伶皆服寬博衣冠銳冠燈光下視之頗奇特萬衆視線悉注臺上一男子方引吭而歌爲阿力斯安在之曲歌未已忽舞臺上一撫月琴者注視賚以爲彼望己身後之友人也顧視無人乃知彼實望己須臾復顧視則彼已不復望矣旣而一女伶出欲賈歌男子舉法國語呼曰朋來書聲歌賚頓悟曰此姪氏所善歌也女子一發聲高下中節宛如其姪蓋賚固聞之審矣旣一闋如夢如醉幾不能自解愈信其爲那克羅夫人無疑思彼。

以公爵夫人之地位。甘爲女伶賤伎。在此獻藝。誠屬何心。二鬪賚不復能忍。欲躍上臺。中質問夫人。胡爲背夫。至此正排衆。欲前忽一人。服白法蘭絨衣。與賚相似。持刀疾躍上臺。逕趨謳者。猛力以刺。謳者仆其人。躍下疾奔至賚旁。匿入人叢。衆皆驚愕。不能解目。瞪口噤。賚忽趨前。挾被刺者起。血流被胸。尸體已僵。賚急去。其網視其面。大驚。蓋被刺者非始乃一少女。卽曩日杜聞園所見者也。賚踞其側。俯首諦視。斯時衆男子俱大呼。婦女則駭而遁走。事機極速。不待賚知覺。已有人手拍肩。力掣其領矣。忽聞一醉人之聲。巨如剖竹。自衆人中出者。呼曰。捕殺人賊。捕殺人賊。賚急奪其人之手。大呼曰。吾非殺人者。何逼吾爲。忽一謳者出。曰。吾親見爾手殺人。尙狡賴耶。賚不服。謳者徐去。其面網。賚覩其容。大驚。退走。蓋儼然一那克羅夫人也。賚又大呼。

第三章

沙灘上旣出殺人案。噩耗徧傳。是時避暑人甚衆。咸驚問不已。殺人賊何人。一女。

子何名！胡彼等敢在衆人前殺人！噫必戀情與妬姦耳。彼殺人與被殺者。非皆少年美好耶。吾等目覩警吏所捕及臺上女子俱青年俊秀。非戀情而何。未幾齊已在警察署監獄中矣。自思頗詫異。萬不意殺人之罪。橫加己身。將用何法以脫此阨。又自悔孟浪。不應趨視女面。致犯嫌疑。且衣色又適與殺人者相同。令衆人堅信吾爲殺人者。並因去面網視女面。手染血痕。警吏以此作證。遂謂無可解免。那克羅夫人親指爲主犯。衆人亦認定。謂當大衆前犯此劇案。藐法已極。思已爲訪事員時。恆遇此等惡劇。今忽身遇之。誠出意外。事旣危險。急欲自明。因夜發電至綑脫處。又作書詳述情形。以明己冤抑。旣發函。一夕易過。天旦曉矣。意綑脫必親至此。卽非代己雪冤。爲新聞事。亦應調查明白。故盼望綦切。度彼不逾二十四下鐘。必親來訪。悉。但昨夜事。斯時報紙登錄。殆已徧布英國境內矣。奈何忽又憶被殺之女。其面目確爲杜聞園所見。並己汽車中所憶及者。獨彼女胡在此間。舞臺上而所歌。又與那克羅夫人同。誠不可解。且那克羅夫人亦廁跡其間。並代。

爲控訴此更不可解者以夫人而偕一羣無賴作此生涯令人愈思愈覺至十下鐘昏然如罹熱病。

旣而警察入視謂賚讞案已定不煩多辯賚聞之無語自思吾果不必多辯辯則或有失爲彼指摘口供反致失算所盼者絅脫速來耳又望霍來斯或能助我證我無罪彼固與吾同立臺下者然彼或亦有所疑駭因而遁去殊未可知至上午十下鐘後一人入矣得警察特別允許始得至此來者乃一女子擁黑色圍巾賚遠視已見其人且知其爲誰急自牀起坐大呼曰那克羅夫人至此耶女去其面網以紅腫之目視賚那克羅本美麗姿圓取月盤暈迷花貌與少女固無異舉手握賚腕袖中香澤橫飛直撲鼻觀久久猶未散也夫人操溫婉之音問曰苦哉賚君胡犯此大惡賚曰夫人吾實未爲此那克羅夫人曰爾宜稱吾以姈氏尤麗亞語時就坐賚側且曰今雖危險吾仍欲與爾接談賚曰今控我殺人者非姈氏耶夫人去其手泣然曰吾實確見爾殺苦女靈桃賚曰被殺者名靈桃耶夫人曰然

姓卻思頓。是女美而慧。吾教之歌。能與吾如出一口。賚曰。吾方以爲卽夫人耳。夫人躍起立獄門右。呼曰。然則爾欲殺我耶。賚曰。否。否。吾何嘗殺人。卽彼女子亦非吾所殺者。夫人曰。爾胡刺彼。賚曰。吾未爲之。實冤誣。夫人舉手覆額。若索解不得者久之。又作憐惜狀。曰。豈吾眼昏花耶。抑吾記憶力頓減耶。吾甚願爾。不致受縊。死之刑。語時顏慘淡。欲泣頽然。坐地上不能起。賚手挽之不暇。與遜讓。蓋因覩夫人憂鬱。狀益知己身處境之危險。心緒若焚。胡能復忍。乃呼曰。姪氏何暇作楚囚。對泣耶。速語我。胡與彼謳者同伴。夫人輕語曰。吾不自知。賚曰。嘻。謳言耳。安有不自知者。夫人怒之。曰。吾何曾謳爾。吾實不自知。吾因驟失記憶力。醫生曾言之。在二禮拜前。至不能自憶其身世。直至昨夕。見爾面。方霍然觸吾遐思耳。賚大不解。軒眉而問曰。此語當作何解。夫人曰。二禮拜前。因購物離吾夫。出至客星頓公園中。遂不復記憶。吾言甚確。爾勿生疑。當時吾幾忘吾名。及所居。雖皮囊上字母不能觸吾記憶之性。往來蹀躞。不復自知。爲何許人。吾腦中所印事迹。猶石板上作。

字一經揩抹立卽淨盡不復少留痕跡也吾第知徘徊倫敦中身旁藏金五鎊至從何處來則茫然不自知賚微語曰吾嘗聞有失記憶力之病第不知姈氏果係此病與否夫人怒曰吾儻不若是何至浮沈於外且吾有仁慈之夫君豐厚之家產誰則不安實因自忘身世遂至頓易故態賚覺其語有因乃曰然則胡爲至海濱夫人俯首沈思囁嚅而語曰吾在公園中計所作爲忽念不若往海濱必得如願不覺信步而行賚思索曰爾殆欲訪台痕夫人耳然耶夫人曰此必爾往視吾夫始知有所謂台痕夫人者賚曰然吾往視舅舅囑吾覓姈氏姈氏果爲台痕夫人而往耶夫人漫應曰然或念及之然吾終以爲至海濱則可知吾身世若台痕夫人之念雖偶然一動亦殊不自覺其旋生旋滅耳賚曰然則爾意自決卽來海濱耶夫人曰然特吾非必欲訪台痕夫人憶吾至停車場猶未能決計安往惟念囊中止五金宜覓一價廉之旅館卒得村間一舊邸日僅需十五仙賚曰爾亦向他人語及失記憶力事耶夫人曰未也吾苦思窮索欲知吾爲何如人後乃自名

曰。斯。柏。兒。姑娘。賚。曰。爾。竟。忘。已。結。婚。乎。夫。人。曰。此。未。忘。因。視。指。間。有。環。第。欲。自。命。
 姑。娘。乃。去。其。環。越。數。日。會。有。謳。者。來。居。邸。中。聞。吾。作。朋。求。書。聲。之。歌。以。爲。美。求。吾。
 入。其。部。初。吾。不。應。繼。以。貲。不。敷。用。勉。諾。之。恐。對。衆。慚。於。發。聲。故。在。此。歷。練。賚。曰。姈。
 氏。已。歷。練。矣。夫人。曰。然。是。時。夫。人。神。色。益。倉。惶。續。語。曰。部。主。竇。倫。特。命。吾。歌。朋。求。
 書。聲。曲。吾。初。不。願。歌。彼。逼。之。吾。乃。口。授。靈。桃。賚。鑿。蹙。曰。彼。女。果。爲。何。許。人。夫人。曰。
 吾。不。深。悉。第。知。爲。謳。者。耳。曾。對。衆。歌。兩。闋。昨。方。至。第三。闋。卽。爲。爾。所。刺。賚。曰。姈。氏。
 胡。又。言。此。吾。實。未。行。刺。且。吾。刺。彼。何。爲。語。時。聲。甚。厲。夫人。冷。笑。曰。爾。聞。此。歌。殆。誤。
 爲。我。故。下。此。毒。手。耳。賚。曰。吾。必。刺。爾。又。何。說。夫人。曰。吾。當。日。記。憶。如。此。或。不。若。是。
 亦。未。可。知。然。吾。偶。得。之。記。憶。中。則。自。以。爲。然。且。吾。見。爾。始。憶。吾。有。夫。名。愛。特。門。若。
 問。何。故。則。吾。亦。不。自。解。但。此。事。奇。絕。怖。絕。耳。賚。曰。吾。亦。以。爲。可。奇。可。怖。爾。知。爾。爲。
 證。人。可。致。吾。於。死。地。乎。夫。人。曰。否。否。吾。必。不。爲。證。人。吾。且。遁。爾。果。寃。抑。否。耶。賚。曰。
 爾。殆。有。據。信。吾。不。致。寃。抑。夫。人。曰。有。殺。人。者。衣。白。法。蘭。絨。衣。爾。亦。白。法。蘭。絨。衣。」

……語未畢。賚儻曰。然。然。服白法蘭絨衣者。正多獨我與殺人者同耶。尙有何據。夫人曰。殺人者自爾立處來。卽自爾立處去。儼然一爾也。賚曰。此確係別有一人。自吾身旁突出。殺人後。又自吾身旁突入。實與吾無與。始氏見彼面目耶。夫人曰。見之。鬚狀顏色俱如爾。特風掣電迅。未能諦視。以數證相合。大概知爲爾矣。語時淚皆欲墮。且曰。吾甚不願見爾受刑。苟爾欲吾有所助。無不如命。爾第實言之。若就吾所見論之。則爾實殺人者也。賚起立。繞室而行。自思那克羅夫人已信吾爲罪人矣。且其語有因。易聳人聽。所幸彼自以記憶力不佳。或能自疑。轉爲我助。然此時無可爲計。雖有靜俟縗脫至此。方可設策耳。旋顧夫人曰。吾求始氏一語。願今且不出諸口。夫人遽曰。警察問及。則奈何。賚曰。可不答。待吾允爾。然後言。夫人曰。吾不蹈罰鋟之罪乎。賚灑然異其言。蓋賚意彼乃一輕蕩好絃歌者。安知法律。今忽語此。乃曰。爾安知證人不語有罰鋟之例。夫人曰。此竇倫特所言。彼等恨爾甚切。深痛靈桃之美慧。受爾毒害也。賚歎曰。然。則竇倫特殆必使爾爲證人矣。爾盡。

作書告彼。使彼知殺人者非我而別。有一兇手在也。夫人尤之。且曰。吾實願爾。不罹縊殺之刑也。語畢。逡巡自出。

第四章

那克羅夫人旣去。賚斯禮又悔。數語未及問。思彼厲聲呼捕殺人者係何人。其聲甚似酩酊者。殆必爲前此尾我之人。彼旣同在臺中。且與竇倫特輩爲伍。則夫人或知其來歷。惜未問之。又思靈桃之死。或即爲此人所殺乎。然彼服黑衣。大不合。惟彼大呼捕人。必與彼黨有瓜葛。又悔不詳問靈桃事。彼不嘗居杜聞園乎。今至此。何爲或可得其間隙。知殺之者何因。而至且夫人與彼頗愜。或能稍悉其歷史。果得其詳。餘可推測。今夫人已去。無及矣。且俟縊脫至。

下午日晡矣。縊脫偕霍來斯入獄。喜溢眉宇。與賚握手。絕無戚容。一人旣坐。賚曰。吾以爲霍君離我矣。霍曰。否。否。吾無能爲役。疾往晤縊脫。偕至此謀之。賚謝曰。縊脫先生肯來。甚感。縊曰。勿謙。爲吾事。罹縊縛。吾必救君。那克羅夫人覓得矣。而欲。

覓殺靈桃者。又一甚難事。賚曰。君忘之耶。吾已爲被告者。纊曰。否。吾之力必能爲爾伸雪。霍亦曰。吾必有證。迨爾罪。賚曰。證安在。霍曰。爾欲趨前視女時。吾適立爾側。賚曰。然。吾之欲前誤以爲吾始氏也。方欲詢之。而殺人者突至。霍曰。吾不知爾何故欲前。故舉手前挽之。賚曰。吾未覺爾手之挽。吾霍曰。然。或爾方寸已亂。未之覺也。當是時。吾方持爾袖。一白衣人衝過。殺人者卽是人。必非爾。吾可設誓爲證。語時聲益鄭重。賚呼曰。謝上帝佑我。得此證人。特霍君亦曾見彼殺人者面目乎。霍曰。且緩。待吾言之。吾方持爾袖爲此人所衝脫。迨此人躍至臺上。剗刃女身。而爾始突上。故不覺吾之持袖也。賚曰。面目何如。霍曰。貌亦肖君。鬚疏而短。色黑率與爾相類。特彼額覆巴拿馬草冠垂及眉。故不能見其面上部耳。賚曰。今若遇之。爾能確認其人否。霍曰。恐未必能確認。顧吾不能指定殺人者。而能指定不殺人者。卽爾是也。纊脫聽二人語。從容言曰。賚君知乎。已有確證。雖審官問訊。無以屆此證也。爾得釋矣。雖然。衆人猶不免信爾爲罪人耳。賚曰。然。吾以爲彼黨必有

毒計二人聞之皆駭然問曰何謂賚曰必係彼黨毒計乃舉尾隨之人詳述其狀且及杜聞園遇美事又及沙灘事纊曰爾能確認被殺者卽園中所遇之美姝乎賚曰吾認之確且由前事觀之知必非偶遇者乃奸人輾轉構陷有意中傷也尾我者已非一日昨沙灘上尙屢見之又入歌場及我被捕時彼又大呼吾以酒醉之音證之故知卽其人也霍笑曰此事殊有味爾安知彼等必欲害爾耶賚曰吾不知然彼必有計纊深思曰吾知彼等必有妬忌或報仇事賚君殆亦有愛情陷溺事耶賚曰吾無之生平未嘗有愛情事纊曰果乎賚不語纊曰盍實語之賚曰吾恐與靈桃有愛情纊曰爾與靈桃半面緣耳愛情胡自托賚曰然吾見其色聞其聲斯愛之不自覺其纏綿之深纊見其狀似恨者乃曰以此二者愛之殊不可恃此後絕未相晤耶賚曰然纊曰以吾思之此計與此女固無涉或見此女已殺因以罪嫁爾身賚曰不然吾心疑被殺者爲那克羅夫人因揭面網而視之初不知其卽女也纊又笑問曰然則賚君與始氏有愛情耶賚曰否否吾未嘗與他人

有愛情。纊曰。然則愛情之事可不提。若財產乎。何如。賚曰。更無關係。吾飄然一身。向來厚貲。纊曰。有他姓遺產。應及爾者乎。賚曰。無止有一舅。卽愛特門。然彼固未必以產與我。也。纊曰。果無他親戚乎。賚曰。無。曾憶有中表姊妹數人。今不知安在。霍曰。爾言忽矛盾。方言絕無他親戚。又言有中表姊妹數人。何耶。賚曰。吾不知。彼何名。與無其人等。君胡笑我。以我視之。凡愛情財產。於吾俱無關係。僅一靈機。偶見留情。若財產。則吾何有。且人至出謀殺毒計。必其財甚巨。吾有巨財乎。是固無可疑者。纊曰。此未可必。世恒有因細故而犯大難者。不必巨財而生此計也。彼黨或別有深心。爲爾所未知。且以殺女爲爾禍。并欲爾自殺之。賚曰。不然。彼旣使我誤靈桃爲那克羅夫人。則非有殺靈桃意可知。霍搔首躊躇曰。此事殊怪。吾姑往之。由也。霍欲行。纊止之曰。霍君不能往。因審判期在邇。須有證人在此。賚君方得脫釋。後更覓主犯。未遲也。賚曰。甚善。聽纊君命可。事不足明。惟衆疑吾爲眞犯。吾

必一雪此冤。縑曰。爾勿慮。吾別遣人往詢靈桃歷史。必可得其梗概。賚曰。吾心大。
安。君來時。曾見那克羅夫人乎。縑曰。見之。吾與同往旅館。彼曾以失記憶力語吾。
甚詳。賚曰。爾以爲彼語信否。縑曰。彼語可信。失記憶力病。常有之。見其人。則頓憶。
此醫生所研究而論及者也。賚曰。設彼自執記憶力不誤。則奈何霍起笑曰。終不。
敵吾證。據之確。吾可云。彼以面貌相似而誤。縑聳肩而語曰。然。吾亦贊成此語。但。
吾等所謀不可厖雜。須就條理言之。那克羅夫人在此。必俟爾案畢後。方去。昨接。
爾電信後。卽往告爾舅。今日得爾函。亦加致之。賚曰。然。則吾舅欲姈氏返室乎。縑。
曰。爾胡爲問此。賚曰。吾舅曾言之。卽覓得者。不欲彼歸矣。縑曰。噫。有是耶。事尤離。
奇。然姑置是。當先謀釋爾之策。

翌日審判期至矣。被殺之女尸。置驗尸室。陪審員凡十一員。檢查尸身既畢。陪審。
員入小旅館側一甬道中。衆皆叢集仰視。蓋審判所也。賚斯禮乘囚車兩行觀者。
皆疾視之。婦女尤裂。皆睡罵。賚知衆心俱以爲已真罪人也。立審判員前。覺彼等。

之意。皆以爲賣精賣罪。當無難。卽時定讞。然賣自顧。無纖毫罪狀。意殊坦然。時醫生作證言。女子受彼急刺。立時仆斃。伶人部首竇倫特稱女子名靈桃。從吾等學謳四閱月矣。餘不知其情。以彼沈默寡言故。莫知其歷史。當初遇時。在南市尾獨歌。聆其音絕佳。因招致之。嗣有那克羅夫人。自稱斯柏兒姑娘。教之歌。惟不知靈桃之歷史。故不知有否。仇人遂淡然而退。語似無關係者。那克羅夫人所言。則似少確。與獄中語賣者大致相同。彼言殺人者。卽自其所立處出。亦卽自其所立處入。特在未殺前。則未覩賣之所在。已所知者止一端。惟見賣自所立之方向來踴。於女子前耳。又言殺人者之鬚及顏色。俱與賣相似。冠簪垂下。幾掩其目。而賣則冠簪少起。止此不能無疑。問旣畢。那克羅夫人又自述有善忘病。失記憶力。不能確斷。爲是人。惟所見者若是。原告一方俱退。被告賣斯禮。乃以當夜情形。自述一過。意極誠實。雖審判官不甚置懷。而衆視其狀。亦以爲不類殺人者。且其語又似誠篤可信。霍來斯乃起言。一切所睹實情。確係親執其袖。不令之前後。忽有人突。

過致爲衝脫。至其人之貌。倉卒不能言。止見鬚與顏色似賚斯禮。帽簷深垂。而賚則不然。此係確據。裁判員及陪審員既聞是證。頗疑賚果冤抑。既而互商。至再始決。從霍來斯之證。乃釋賚斯禮出審判院。得脫然爲無罪人。

賚仍居小旅館中。恐衆疑有罪。途中多阻礙也。計不若晚間始行。以避衆人之訕罵。時與霍吸煙閒談。誓必覓主犯。以證明已之確爲無罪。正談話間。忽又有一奇劇。發見矣。

館門啟。紳脫偕一女子入。賚見之。躍起呼曰。靈桃耶。噫。蓋所見者。卽前日揭面網而覩之慘白死顏也。今忽立於其前。安得不大震。

第五章

紳脫於此覺奇。劇橫生異彩。迭放不由色喜。而賚斯禮大受震動。頽喪不能語。自思曰。鬼耶。胡白日現形。且與紳脫偕是可怪矣。霍來斯雖不甚驚。而煙管已墜地。紳脫顧而笑。卽亦不言。從容導女子入。閉其門。始含笑而語曰。爾等以爲靈桃耶。

彼在墓中矣焉至此此乃瑪娜名卻思頓姓姑娘也二人同聲曰瑪娜耶胡奇肖若此綑脫曰此瑪娜姑娘卽彼被殺之靈桃孿生妹耳賚乃拭其額汗意漸解始緩間女曰姑娘卽杜聞園中相遇者乎女曰然其嬌音宛似前日爲賚所想像久而不得聞者今乃更得之女又曰妾當日爲無賴所窘賴君仗義援之至今不忘語時不覺霞暈女語既畢三人皆嘿然移時綑脫銜煙捲手插衣囊中挺坐椅上貌似愉快瑪娜悄然立毯上賚則坐而俯思辨此女果非被殺者然孿生之肖一至於此霍來斯視女豔光四照令人目眩髮赤顏暈流麗中一出端莊無輕佻之態霍來斯本好色者意不能無動瑪娜流目顧盼益復動人修短得中苗條有致賞此非尋常女子也況那克羅夫人之目突出亦非其倫至於致嬌情帶人憐而較那克羅夫人之慘白顏色直如雪霜與花萼之不同眉目清揚淵然有意暗緒則與那克羅夫人之矯飾慾跳者又不同霍視瑪娜直若更勝於凱西之女意不能自釋幾欲藉橫波相招溝通情愫矣瑪娜偶盼及之頗怒其輕薄旋顧而與

賚語態甚莊重而目光所矚似挾無限深情者曰吾姊之事知已定讞矣賚注視而問曰姑娘以爲何如女曰吾早知君係一義俠人安有無故手殺一弱女子者之第今有最要問題必先研究此主犯果係何人瑪娜撼其首曰妾實不知霍來斯方欲振振有詞賚以手勢止之乃問曰瑪娜姑娘安得至此纏脫曰吾可代答吾與爾談後卽遣人至杜聞園中訪靈桃事乃得悉有瑪娜姑娘者在附近小學堂中管理校事卽往訪之告以故姑娘乃枉顧我本擬來審時不及審案已畢乃至是館賚又問曰爾姊之死爾果畧有所知否女聞此語首顫色變泪盈盈承睫不卽墜微語曰傷哉吾姊靈桃賚慰之曰姑娘勿悲吾累姑娘矣然今所以致問者欲得罪人耳姑娘能知其歷史或可爲斯案之一助瑪娜泣然曰吾甚願速獲罪人然吾實無可助彼者纏脫凝視女不語賚亦無言惟盼瑪娜一述其事而瑪娜顧嘿然霍乃哀之曰姑娘必告我以靈桃之歷史方得眉目若姑娘不言吾

等亦未由助此事。瑪娜漠然似不屑答者。他顧而語曰。妾意賚君於此案甚有關係。雖裁判官已釋彼而衆皆疑謗不已。妾意非靈桃之仇當報卽賚君之恥亦當雪。三人聞之皆相視不語。思此女貌莊弱而才力堅強果非尋常之女子。彼所語者雖老律師無以勝之。故縑脫等益隱起尊敬之念。斯時女兀立不動亦不復言。蓋女之意念與三人不同。彼意靈桃歷史與今日之死無甚關係。而霍來斯驟遭白眼失其知覺方援未燭之煙用力呼吸。賚顧盼不已。思彼一小女子安得有是口才。見理明晰措詞簡老直出吾等鬚眉丈夫之上。沈吟間又矯視其顏色心搏躍不已。愛敬傾倒不能自持。又知此女不可輕語。乃振作自厲正襟而答曰。然吾必以獲犯爲義務。然非訪之君家必不能得要領。吾不解何不幸與此案有關係。誠奇禍也。苟非縑脫君吾幾不能自脫。瑪娜曰。誠不解君之胡忽罹於斯禍也。嫌疑之際屈及善人危哉。縑脫啟口欲語忽視女面語頓止似此意亦不必宣者。賚乃曰。請姑娘勉述靈桃之歷史。瑪娜簡詞答之曰。吾實不知。

三人聞之咸不勝驚異。世豈有同胞孿生而不知其歷史者。瞪目頓口不知所語。已而瑪娜又曰。吾語係實情。蓋吾所知甚渺。卽言之亦與彼被殺之情無關係。賚曰。但爾終係。瑪娜挿言曰。且緩。吾請述此靈桃與吾果係孿生。姊妹俱二十齡。生於白克斯省之買洛城。時吾母管理書肆。霍曰。殆爲孀居耶。瑪娜曰。否。吾父於未生吾姊妹前。卽與母分離。此事亦前日得之靈桃者。否則吾尙不知。賚曰。彼胡不早告爾。瑪娜曰。因吾自幼卽爲人所棄。三人皆驚問曰。何爲棄爾。瑪曰。然君等雖不信。吾實自幼爲人所棄者。吾母誕吾姊妹後。不久卽逝。旋爲一續。開書肆者所育。未及六閱月。吾卽被人棄去。繃問曰。棄爾者何人。以何事見棄。瑪曰。吾不自知。殆育吾等之遠痕。姑娘力不勝二人。又未獲父之助。育金故有是然。吾父實不知吾姊妹之生。及遠痕。函往。始知之。時吾已爲遠痕所棄矣。嗣後育吾者爲法婦。不脫夫人賚。曰。此婦何人。瑪曰。買洛城中富家之女總管也。吾所言皆靈桃告吾。曩者吾第聞法婦爲吾嗣母耳。不知其他。并不知吾所生之父母。特法婦亦曾

貧吾入學校讀書。至十八齡始入英倫。薦某學校授法文。輾轉數處。今在台梗姑娘之學校中。賚曰。不脫夫人安在。瑪曰。不脫夫人仍在巴黎。久不通音問。恐情已絕矣。纊曰。彼何故遣姑娘至英瑪。曰。吾不解其故。彼待吾尙優然。性躁殆嗜飲太過耳。賚自語曰。此語中頗難得實情。瑪曰。何謂實情。賚曰。謂爾生時實情也。瑪曰。吾知之。爾援救我後。吾曾得靈桃書言。彼爲吾姊。囑往惠痕吉斯脫見彼。吾大異之。蓋吾未嘗知吾有姊。且未知本姓。卻思頓吾急欲知其故。乃告假往。一見即駭爲吾姊。則以貌與吾絕似故也。纊曰。果絕似。速續述之。瑪曰。靈桃言。彼係述痕姑娘所撫育。後遣彼入蔚部習歌。歌不惡。述痕甚喜。及述痕死。身後蕭條。彼欲至英倫。貧已罄。及吾往見時。正入游歷之伶班中。賚曰。卽彼日作劇之伶班耶。瑪曰。非也。彼日之伶班尙係第二次所入。吾遇彼話舊。賚曰。舊事如何。瑪曰。卽適纊所語云云。父去後。生吾姊妹。彼又云。父或在非洲。然亦未有確耗。他無所言。吾卽返學校。曾勸彼勿爲伶人。改從他業。彼意不謂然。且云。藝倘佳。可入大劇園一演。吾。

知不可强。遂歸後不復見。直至執筆人綱脫先生招吾。告以彼死事。吾始知之。言盡於是。賚曰。爾姊何由覓得爾邪。瑪曰。述痕死時。告靈桃言。吾在不脫夫人處。靈桃乃。事過瑣冗。今姑不必述。既覓得我。乃告我以前所云。云若彼生平。則吾不能盡述。三人默坐不能解。愈問愈昧。若不究其端緒者。賚思除瑪娜外。惟不脫當知靈桃生平。乃問曰。不脫夫人在何處。綱忽起立。若欲有所聲明者。曰。以吾視之。此事於靈桃之生平。不甚關係。而與那克羅夫人。則大有關係。二人皆驚問曰。君何爲作是言。綱曰。君等見解頗高。胡思不及。是一人曰。何謂綱曰。靈桃。寡面網歌。那克羅夫人所善之歌。非爾亦誤。以爲夫人乎。賚曰。然。綱曰。然。則殺人者亦必以爲那克羅夫人也。彼意非刺靈桃而在刺夫人可知。故吾意欲覓此案不必注重。靈桃而當注重那克羅夫人。霍曰。是語殊有味。瑪娜含淚曰。吾姊事何如。賚視其面。孰其手似極親愛者。霍心垢之。面驟赤。聞賚語曰。吾擔任是必覓此仇。瑪娜曰。所費必且甚巨。吾甚貧乏。奈何。賚曰。吾亦無貲。綱曰。需貲在吾可耳。斯案不破。則

吾亦不安。衆議既決。而事之猶未放一線光明。實與前此等。

第六章

海濱奇案既就判矣。而主犯一方。卒不獲新解。賚斯禮當未離海濱時。曾訴警署長言有尾行者一人。是人雖非犯罪者。然與是案必有關係。吾可預必若獲之。大有效力。且言已至海濱。確爲彼所誘者。大呼捕人。亦彼所爲。又彼旣尾吾久。必非無因者。警察長允之。特疑彼至海濱。未必誘賚。或爲偶然之相值。惟尾賚一層。殆必有因。賚曰。雖然。彼呼捕人則何爲。警長曰。爾所聞者半由理想。未必確爲其人。賚曰。吾縱未與彼接談。顧！警長起曰。理想不可恃。爾第言其狀。吾試捕之。便言生平如何。然不能強彼於此事有關係。賚意警長頗淡漠。知其疑已之心未釋。以爲已將委罪於烏有先生之身也。計惟極已力以償之。苟其有得。則羣疑可釋矣。賚乘夜半汽車返英倫。身雖脫然而爲主犯未獲。事意慮紛紜。不知何由着手。頗覺困難。計不如先往視那克羅夫人。詢以前日失蹤事。或可有得。雖略聞述及。然

不無遺漏。不妨更詳詢顛末。以求間隙。且縗脫之意。以爲此案必在那克羅夫人。吾盍一詢。夫人有仇家與否。則可決定。夫人雖潔白無他。然吾前此或疑彼更有所懼。一語。舅聞之。驟變色。不語。此中恐非無因。吾宜一探之。又思旣係所歡。何至手刃其情婦。雖然。吾姑往盡吾之力。以偵察之。倘得一二緊要語。終可爲證。據之助。或夫人不肯言。舅能言之。亦甚佳。思被殺者。署面網作那克羅夫人所喜之歌。則縗脫之言似不謬。可知彼殺人者意不在靈桃而在那克羅夫人也。

賚斯禮與縗脫商取貲用。卽離辦事室專事偵探。而當時輿論俱信賚爲有罪。賚亦無以自解。一日。賚入報館聚談室。衆皆談漠相視似不屑與之交際者。縗脫雖獨信賚。然亦欲其速離是地。以免白眼。且以速覓主犯。急自表白爲要也。縗語賚曰。那克羅夫人一案已有端倪。其事不復足供人研究。惟突殺靈桃。洵足奇駭。人方墮五里霧中。急欲一揭其幕。爾宜速覓得真相。登載新聞。動人觀聽。此後亦不必復來此。如欲相見。則可招我見於爾家。賚曰。可。我誠無術。本無罪之人。而他人

必視若有罪者。亦聽之耳。纏從容曰。凡人喜揚人過甚於其揚人善。此亦無足深怪。吾等後見君其珍重。纏語畢。卽自治其事。賚乃出。躡躅間。殊覺無意味。思諸友俱離索。眼前止一舅氏耳。又與吾素不洽。然則吾生之契闊寂寥。自此始矣。噫。與世靈戰。惟我一人。若擐甲執兵而待者。年少氣盛。愛情鬱而未發。非特爲保全己身之名譽。計不惜馳驅。亦以瑪娜故。不容自逸。念及此。似瑪娜之秀色。嬌音。常留於側。而未去者。乃思急欲一見。瑪娜非修容飾貌。不足動美人之顧盼。遂先歸。返克街居宅。更衣整容。至則見瑪娜有札。內言已未返。君士勃留提約。賚至海濱一見。又云近接一法律來函。頗盼君來一商榷。君其卽臨。台梗姑娘亦同在此。君可一見云云。

賚思此函不知與案情有關係否。要之瑪娜既有命。吾必速往。乃更服紫色綿衣。殊華美體格修偉。望而知爲孔武有力者。色微蒼。表南歐人種。加以氣度雄壯。行步威重。居然一俊偉丈夫。易動人觀瞻者也。冠高冠。履革履。俱新鮮炫目。可知爲。

情趣中人自覺氣揚色喜熱度驟增較之前此在汽車中之愛情大有進步蓋前此尙屬渺茫而今則確有所注意也觀其用愛情則頗似意大利人甫有所愛即傾心相託以愛根徧植其地而不欲他人之奪己方寸雖在奔走擾攘之中而意趣自在不爲少間所懼者彼台梗殆一老婦或絮絮於旁間吾二人情好猶蠅之集牛乳中妨彼佳味令人不敢嘗耳

旣至見台梗姑娘者非特不爲龍鍾老嫗僅如三十許人且風趣大佳議論橫生活潑不滯其地爲海濱之旅館中一客座差可小坐台梗語曰爾以爲吾老且拙耶觀爾目中神情殊可測得以勢度之校中管理必老年者顧余獨不然賚曰此何與學校事台梗乃顧瑪娜嫣然微笑且曰吾語何如老少問題頗於今日事有關係又語賚曰吾若齒暮則不復願教授少女矣吾稍有學業又無貲故設此校今頗漸發達吾可藉以餬口矣且吾校中俱少女君來則一亞當入園中遇諸夏娃矣賚知其謔笑而答曰爾言殊妙吾當來念此女活動有風趣乃又曰姑娘年

少鮮遇憂悶事故能爲鄙人解。憂台梗曰。先生憂悶何事。賚曰。卽衆人尙疑吾爲殺靈桃之罪人耳。瑪娜起語曰。裁判員以君爲無罪。尙何憂。賚曰。吾友猶疑之。雖經裁判員之判釋。而羣疑未解。若使彼等臨審。則吾殆矣。台梗曰。何至是。吾觀爾不似殺人者。豈不然耶。顧視瑪娜而笑。瑪曰。然吾不信彼有罪。目注賚面。又續語曰。此案吾自有見解。賚色忽頹。忸怩曰。吾願姑娘有益於吾。瑪娜曰。吾信爾無罪。則有益與否。自見語畢。色亦漸暈。台梗相視不語。其狀甚敏銳。意頗似嫌彼等色。賴輕動他念。尙非其時者。乃曰。噫。吾觀爾二人相遇。頗多樂趣。顧吾有一語。問先生。先生至此。徒費時間耶。抑辦公爲急耶。賚赧顏笑曰。惟姑娘命。台梗亦笑曰。先生旣處憂患。尙未間游戲之趣。雖然吾竊以爲不可。虛費時日。明午吾等卽附汽車返君士勃。留提矣。瑪娜輕語曰。此亦在一。台梗急曰。吾幾忘之。吾等尙須待律師。至彼函約見瑪娜姑娘耳。賚聞是言。意必與案有關係。乃問曰。亦爲是案來耶。瑪知賚意誤會。答曰。恐與殺人案不干涉。律師名茀萊姆。向不相識。彼函言今午。

四下鐘當至此。賚視時計已三下。又四十五分。乃曰。須臾彼將至矣。吾等欲語靈桃事。時間甚促。盍亟言之。但信如綱脫語。彼殺人者實意在那克羅夫人。而不在靈桃。而靈桃被殺。則以其歌聲之相似。彼聞之。遂誤靈桃爲那克羅夫人也。瑪娜曰。果若是。則不若往訪那克羅夫人爲愈。賚曰。然。吾試先訪之。姑娘或靈桃有仇家。致招此禍。如無影響。當更訪那克羅耳。瑪娜慚然有間。曰。此或不然。吾深知姊行李蕭條。生平苦窘。殆無財產。可動奸人之覬覦。吾視彼日記冊所事。具在不似。有仇家者。台梗曰。然。彼之爲人。不至有仇家。吾亦以綱脫語爲近。賚曰。此亦理想未必果有人欲殺吾姪氏。台梗曰。理想頗通。靈桃有面網。歌那克羅夫人之歌。則殺人者欲殺那克羅夫人可知。事甚了了。吾願先生速往訪那克羅。以其語報告我等。賚乃曰。可。吾必訪之。惟吾意必周至。故先訪此間。又曰。姑娘許我以靈桃之日記。持往乎。瑪娜似不欲目視台梗。台梗曰。日記冊中無他私語。何妨聽賚君持去。瑪娜不卽決。乃曰。吾姑思之。非吾疑君。特與君相識未久。不得不慎重。賚曰。然。

果相識未久。前後三次覲面耳。然自我視之。則已若識姑娘甚久者。瑪娜暈頰無語。台梗僞嗽含笑。方欲作他語。忽門鈴琅然有聲。台梗曰。殆茀萊姆律師至矣。賚乃起立。台梗曰。君不必往。吾及瑪娜姑娘俱欲留君在此。賚曰。吾相識未久者。乃欲吾留此耶。台梗笑曰。吾識君矣。信君甚。且茀萊姆此行必非私事。欲使君不知者。瑪娜曰。匪特如是。律師且函囑欲賚君在此。賚大疑。曰。彼何以知吾名。台梗自掩其脣曰。勿聲言。時一癯人自外入。面半赤。若蘋果。台梗呼曰。律師先生。吾爲台梗。此瑪娜姑娘與賚斯禮君也。律師俱領之。乃曰。賚君得釋矣。賚曰。然。即不釋。吾亦坦然。因吾固未嘗殺人也。吾與靈桃何仇。而顧殺之。律師聞其多言。頗異之。乃領曰。然。卽有故。亦何至於殺。今姑舍是。吾先語今日至此。何爲顧視瑪娜曰。姑娘係買洛城弗倫克却思脫之女乎。瑪娜曰。吾父殆逝世耶。律師曰。然。死於南非洲。吾知其有一女。覓久矣。台梗曰。二女也。律師曰。止一女。乃自其衣囊中出遺囑云。以財產傳其女。三人皆驚呼曰。財產耶。律師曰。然。有每歲五千鎊之入項。

第七章

室中四人。默然久之。律師之癯瘠狀。絕可怖。三人俱有驚異色。律師弗顧。徐出鼻煙。以巾承之。嗅良久。目視三人。齊等皆無語。瑪娜色變。強語曰。吾可得每歲五千鎊之入項乎。律師曰。然爾果爲買洛城。弗倫克。卻思脫之女。則可得此財產。彼往南非二十年矣。瑪曰。吾姊有言。吾父果爲弗倫克。前二十年至南非洲者也。後遂絕音。問吾爲一疏遠之人所撫育。至前年始遇吾姊。事不甚奇耶。律師曰。事果奇。瑪娜歎曰。姊被殺。而不知其故。父他往。而不知其狀。奇事抑何多耶。律師曰。雖然。遺囑所言。止給一女。豈弗倫克未嘗知有二女耶。台梗曰。奇哉。彼孿生者。知其一必知其二。律師曰。此事吾甫聞之。而託吾查此事者。未嘗知也。台梗曰。吾意彼婦必語其夫。瑪娜曰。此不然。吾觀靈桃日記。始知其詳。顧語律師曰。有述痕姑娘者。事爲吾母好友。卽代母管理書肆事者。律師曰。吾知之。爾父亦言及書肆。及吾覓之。已閉歇矣。肆主已死。殆卽述痕也。瑪娜曰。然彼甚貧。不能育二女。乃以吾屬法婦。

不脫夫人吾遂得姓竇倫特。

賚大驚曰竇倫特耶卽伶人班首之姓也吾受審時見彼爲證……律師以手勢止之曰且緩勿亂姑娘語吾猶未明晰也瑪娜又續語曰述痕姑娘在十八月前死死時乃語吾姊以吾所在姊始覓吾相晤僅一次未幾而海濱被殺之事見告矣語時淚皆欲墮律師乃曰然吾亦因殺人案始訪及姑娘吾以爲被殺之卻思頓姑娘必遺囑中人也賚曰君乃因此姓而訪得耶律師曰然吾遣人往買洛覓之乃知有善謳之靈桃名顧不知何往後因遺囑中有影響乃自覓之終以述痕既死不可得久而無耗及殺人案起始見是名又函詢海濱警察署果死矣乃知尙有一孿生妹囑吾往朝日報館問縫脫君始得知瑪娜姑娘名故至此賚曰此事殊可異焉其父奈何止知有女而不知有孿生之二女卽一女矣而并不知有靈桃或瑪娜之名何故瑪娜曰此吾可解述痕姑娘死時曾言彼對吾父止言一女而靈桃之名則固已告彼矣律師曰卻思頓君遺囑中則未嘗語及靈桃之名。

也。台梗曰。有瑪娜名乎。律師曰。無之。彼言財產給吾一女。未嘗知有兩女。此蓋遠痕未告之耳。瑪娜姑娘亦知彼隱匿不告之故乎。瑪曰。爲彼以吾託不脫夫人時。非堂皇託之也。恐父聞之而怒。久之始函致吾父。言母已死。止遺有一女。律師曰。然則彼何故必遲之又久。始函致爾父。瑪曰。以日記考之。殆以父不情故。離母而去。始孿生吾姊妹。及靈桃已十八齡矣。父始有函詢遠痕姑娘。欲知吾母近狀。遠痕乃以母死止遺一女告之。律師曰。惜遠痕已死。此事甚異。吾當訪之。今不及矣。以常情言。應告爾母以孿生姊妹。台梗以銳利之音呼曰。父不知二人。其意以財產屬靈桃也。律師指其遺囑曰。彼意雖與靈桃。然亦瑪娜姑娘之幸事。彼固未嘗書靈桃名也。瑪娜曰。吾以爲殆必書之。遠痕姑娘已以靈桃名告父矣。律師曰。彼意或欲書之。然此紙竟無此名。亦姑娘之幸也。不然財產安得屬姑娘。今應請姑娘敬受矣。賚曰。可決定乎。律師曰。吾爲律師。據遺囑以行事。則法律上所生之女。自可得其財產。賚曰。設靈桃而猶生。若何。律師曰。自應爲靈桃獨得。即以日記所

述觀之。其父意亦欲專與靈桃。今死矣。亦無論。特姑娘能證明確。係卻思頓君之女。斯可耳。賚笑曰。靈桃果係卻思頓君之女。則瑪娜亦無疑。彼固絕肖。無二者也。台梗起立曰。吾有彼二人肖像。即當日與瑪娜往惠痕吉士頓見靈桃時所合寫者。狀絕相肖。君等欲見之乎。乃出其冊以示衆人。且曰。一人之貌。可謂無獨有偶矣。吾常見學生者。或不甚肖。獨一人相似。若此律師。更嗅鼻煙。領而語曰。然見者或誤以爲一人化身術也。今姑娘宜得此財產。思過半矣。惟必得生長之證據。始可相授。吾欲往詢。不脫夫人。或可得爾生長之據也。抑吾又不解。彼一貧乏女子。何故撫育。爾以爲快。彼殆有特別之慈善心。愛憐而爲之耶。瑪娜曰。吾不能言。吾不能證。不脫之果有慈善心否也。彼亦未嘗語。何故。螟蛉。我吾始以吾名。係英俗之名。而姓則從法。意吾殆英人也。及遇姊。始知信然。不脫固未嘗一語及此也。律師搔髮而語曰。奇哉。吾初不意。事之若是多緒也。吾見報紙載靈桃被刺。意此財產或輸公家。或爲義舉。後知姑娘事。以爲財產必有所授矣。今聞言若此。吾不敢。

輕以財產授姑娘。必得姑娘生產之證據。始可行也。台梗問曰。茀萊姆君。爾可信瑪娜之必爲却思頓君女否耶。律師仍嗅鼻煙不止。曰。證據雖獲一二。然吾必求其完備。不脫夫人居安在。瑪娜曰。彼居巴黎。住址吾可詳也。律師又曰。吾意亦可以財產致姑娘無俟周折。然法律必求密合。不厭其詳。吾甚願財產之終爲姑娘有也。瑪娜色頰而語曰。然吾亦願之。爲姊慘死故。欲得主犯用財頗不費。賚曰。此吾所已擔任者。賞且悉備。以彼殺人者非殺靈桃實。欲殺吾姪氏那克羅夫人耳。律師方手遺囑撫弄。聞言忽驚懼曰。那克羅夫人耶。爾姪氏耶。賚曰。然君胡知吾舅氏。台梗僥言曰。吾尚有不解者。茀萊姆先生何故必約賚斯禮在此。律師乃舉遺囑置囊中。從容曰。吾未嘗欲以不可解事欺衆人。特以賚君必喜見此遺囑。賚發驚異之聲曰。吾喜耶。律師注視三人而答曰。請恕我。我當明告爾等。彼以遺囑託我者實一無賴子。幼時在學校中。卽不規則。吾意其長成亦與幼時等耳。彼亦得父產若干。揮霍輒盡。不知所往。直至在南非洲將死時。以函告我。始知其所在。

函言曾在買洛娶一書肆女爲妻。瑪娜曰。吾聞外祖設書肆果然。且傳吾母。律師曰。卻思頓嗣以書肆所入微不足供揮霍。乃去之非洲。行時未有子女。逾三閱月。始產一女。瑪娜曰。係學生。律師曰。吾述函中語耳。彼聞述痕言。止知一女。且彼不知有靈桃名。爾父又言託我代訪其女。若得確證。卽畀以遺產。不然。卽給爾中表兄。瑪娜曰。噫。吾有中表兄耶。吾奈何未嘗聞之。律師面賚而言。曰。彼卽爾之中表兄也。三人面面相覷。怪絕。不能語。台梗作色。曰。萊萊姆君。何詼諧。間作耶。律師取冠。欲起去。正色答曰。法律所在。何詼諧。爲賚斯禮。實瑪娜之中表兄也。瑪娜不得有產。則歸賚。賚不得有。則歸愛。特門那克羅。愛特門那克羅。不得有。則歸公家。卻思頓之遺囑。如是。彼在好望角簽字。爲據。今爾等悉聞吾言矣。吾姑去。往訪。不脫特住址。所在姑娘。尙未書示。盍即時書之。瑪娜如在夢中。疾書住址。給律師。律師至門。欲出。時作半笑。輕咳之聲。台梗止之曰。君居安在。盍示我。律師曰。吾與瑪娜書時。下已注明住址矣。吾等暫別。微笑而出。

台梗姑娘坐而言曰。此事乃與爾二人俱有瓜葛。怪哉。賚與女一人相視無語。顏各霞暈目電交馳。若有無限意緒。而不能道者。旣而瑪娜輕語曰。吾向未知吾有中表兄也。賚曰。吾微知之。然未嘗知名。今不意乃與爾有親屬也。一語頓止。繼以目語。瑪娜笑曰。君不快耶。賚注視其面。而詫曰。姑娘視吾態有不快否。台梗意恐太衰。乃曰。吾等且啜茗。遂亂二人語。又曰。瑪娜可賀爾。每歲可得金五千鎊。瑪娜撼之曰。應賚君得之。台梗笑曰。賚君即得之。吾亦應賀姑娘。

第八章

賚既歸。自思忽爲瑪娜之中表兄。且有財產瓜葛。其事甚奇。前此亦嘗知有中表姊妹數人。然殊不了了。且己之父母又早世。故家庭親屬。茫如隔世。愛特門又不喜語述家世。賚畏其無情。亦不問。故賚所知者。止有那克羅氏舅姑而已。今以律師語。乃悟卻思頓與己必係近親。而瑪娜之究係何人支脈。尙未明晰。但知爲中表而已。竊冀以親屬故。常與瑪娜往來。即可爲將來結婚之地。私心頗自幸。

律師第萊姆函致不脫夫人。問彼何由而得瑪娜。且以何故育此女。蓋律師所不解者。據瑪娜云。不脫夫人非慈善家。而肯撫育瑪娜。則當別有故。或有祕密情事。然律師之意。此事尙非緊要。所最要者。乃瑪娜是否果爲弗倫克之女方。克定財產。給與事。

時葬靈桃於海濱。台梗及瑪娜俱往執繩。因彼死甚慘。衆皆臨其穴。爲之悲慟。惟彼伶部中人。竟無一人至者。殊可怪。那克羅夫人。則自受審作證。後亦返其夫愛特門所居。賚知之。又稱異不置。蓋舅氏已自言不欲彼返。今忽背之。誠不可解。翌日。賚往舅氏居。入夫人更衣室。室八隅。有精巧木器。及玩具。夫人性奢侈。所愛物。輒購之。揮金不吝。故陳設頗豪。舅氏亦聽之。室中所置。皆是也。可見是婦之不事。事專好弄而已。賚頗不以妗氏爲然。而舅反以爲美。與其室相稱。彼老夫女妻。殆本爲玩好起見耳。夫人亦未嘗體卹其夫。但知縱情恣慾。絕不問財幣之由來。愛特門以暮年。得此耗其積蓄。人皆惜之。而彼特明知故犯。自謂非此不足以娛。

老弗之顧也。竇以舅晚歲多病，又遇此妖婦，意怒焉。不安坐而思之。旣久，門始啟。夫人入衣服華美，姿態驕淫，其浮動之狀，較前益甚。宛似傀儡，登場坐立，無定。又似蝶，數驚可知。其張皇態度，竇覩此心頗厭惡之。蓋入室後，未嘗一息安。若自炫其得趣者，思瑪娜之舉止，嫋雅容貌，端嚴益覺。夫人之齶齒折腰，俱不足當。一盼其蕩佚飛揚之態，適與瑪娜之淡漠安詳，相反。旣至前，突握竇臂而呼曰：「快哉！」吾今獲睹爾，爾舅與吾俱耽慮累及，爾入獄今得釋矣。心始少慰。若受刑死者，吾將不勝其痛且悔矣。自恨頓失記憶，乃至於此。竇亦以手致敬而答曰：「幸無恙。雖夫人作證逼我，尙得受裁判員之憐。」夫人持巾飲泣曰：「爾不宜若是唐突。吾何嘗有是意。吾常欲助爾，第當日情形終疑。爾確係殺靈桃者，不能口是心非。竇曰：「今尙信吾殺人耶？」夫人曰：「否。」否。霍來斯已證爾無罪，彼必誠實可恃。然乎？竇笑中含恨而答曰：「彼果誠實可恃，爾以爲憂乎？」夫人起立，至一桌旁，大言曰：「吾不欲聞爾作是言。吾聞爾釋罪喜甚。吾函告爾舅亦然。」竇曰：「爾不必更言。此蓋竇語及此。

事實不勝其忿忿也。又曰：縊死之刑。吾今不願復聞。夫人且行且語曰：縊死事非特不確聽。且不可言語時似覓一物者曰：彼函安在。手捧亂紙自抽屜中出。往來翻視。賚曰：爾函致吾舅。則必在舅處。胡覓於此。夫人曰：否。吾返後即索回置此處。將以示爾。以證吾之實愛爾也。賚曰：姈氏勿勞是吾深知姈氏之愛我。未嘗有疑。夫人若不聞者。忽持一紙曰：在是矣。請讀之。讀則吾樂甚。賚視其函。知係在海濱旅館中所發者。

函中言賚斯禮危險狀頗詳悉。賚讀至「雖在見時甚確而受審時必言或有誤。吾實不願見其身受縊刑重吾二人之羞」云云數語。賚意大不然。廢函不復讀。蓋彼固專爲免己羞起見非爲吾冤抑。然也。乃舉函反夫人。且曰：夫人受審時亦未嘗言有誤。固知夫人所見之確也。夫人且置函且語曰：吾實未言。因吾有誓在先也。賚曰：吾敬夫人誠篤。姑舍是。吾舅病何如。夫人繞行未止。忽聞此言。乃矯爲憂恤之狀。頭聲語曰：苦哉吾所愛敬之夫。頗不能起。然待吾甚厚。吾實爲之憂。

危不置賚曰。夫人言甚厚者何解。夫人以手向鑪而語曰。噫。吾不應作是語。然爾。舅於經紀界中事不佳。賚曰。吾聞彼經紀頗得手。胡至是夫人忽又曰。經紀固興旺。託付亦得人。然恐有變性。暴戾。吾不解何故有意凌獵。吾賚曰。夫人謂返後情形耶。吾出時。舅曾言爾有意中人。殆不然耶。夫人顏大頰。坐立不安。答曰。彼果咎吾與他人偕出。賚作冷峭之音。問曰。他人爲誰。夫人怒色。噦唇反坐曰。誰耶。吾獨出。何他人之有。吾失記憶。性遂匆匆。遽出。曷嘗與人偕。賚曰。夫人自言偕他人。今何語。此夫人作輕蔑色。曰。爾在獄中。吾言之。賚曰。然。妗氏尤麗亞。夫人厲聲曰。爾不必稱吾爲妗氏。若有此稱。則吾年頓老大矣。吾雖嫁爾。舅吾甚少。且悔之。賚曰。夫人悔猶可及乎。然以吾觀之。吾舅待爾亦不薄也。語時。周視室中。若甚羨其陳設。華美者。夫人曰。爾好作是言。吾實不耐聞矣。言爾舅厭我。妬我。皆虛言。吾若遁則必擇一佳者。而從之。賚愈不解其言。脂韋突梯時入。時出不可究詰。乃思以術窮之。曰。吾誠佩夫人爲世間至高潔之貞婦。必無人敢動以他意。夫人笑曰。爾誤。

矣。挑我者不知。凡幾以吾之貌及才安得無覬覦者。特吾不甚假以詞色耳。賚曰。然夫人之出。殆確以失記憶性故。惟吾舅之疑。則非事實耳。吾以爲夫人果有心遁者。則何至廁身伶人部中。浪跡海濱耶。夫人曰。伶人部中亦未嘗無善人。然吾非失記憶性。必不至從彼等特彼等終屬善人。賚曰。然則夫人當不復入彼黨矣。夫人曰。然今確知吾所處境地能愛敬吾夫。吾殆腦筋過於虛感。始有善忘之病耳。賚曰。夫人將復發失記憶性之病否。夫人目視賚移時。恐有他意。而賚色如平常。且極誠懇。乃曰。醫生謂吾逢疲乏。恐復發。爾問此何爲語。畢疾趨至窗下。視他物。賚不動。從容曰。吾思殺靈桃者。恐意不在靈桃。而或在夫人耳。夫人聞是語。薄怒曰。否。否。無人欲殺吾者。賚曰。請諒之。吾頗疑靈桃有面網歌。夫人所善之歌。故人以爲夫人也。而刺之。夫人色大賴。忽又轉旋。不顧視賚。而目注窗外。不令賚見。實則窗外無一物也。徐問曰。爾言此何意。賚曰。吾謂必有人欲殺爾者。夫人曰。妄語哉。胡有人欲殺我。賚曰。始氏尤麗亞。殆必自知之。夫人返立爐旁。復申言曰。吾

不欲稱始氏。爾必欲吾老大耶。若果有人欲殺我者。則吾且不敢安寢矣。賚思其人膽量最小。語殆合也。乃曰。事無足異。因彼歌聲可爲鐵證。夫人曰。吾不知。但爾不往訪靈桃生平。而必曉曉疑我之有人謀殺。何爲耶。賚頗有怒意。大言曰。無人欲殺靈桃者。必欲殺爾。夫人曰。若然。則吾甚樂靈桃之作是歌。賚聞其第知利已。乃歎曰。吁。夫人曰。吾能免死。爾乃不樂耶。但吾未嘗與人有仇。何至欲殺吾。賚曰。爾意果若是耶。夫人曰。然。果若是。賚曰。爾必無仇家乎。夫人曰。有且甚夥。以吾美貌多才。故妬者紛紛。皆婦人耳。然胡至欲殺我。賚曰。無男子仇爾耶。夫人怒曰。無之。爾奈何亦如爾舅之惡態。對吾。吾出時無偕者。亦無仇我而欲殺我者。言止於是。吾不復答爾矣。爾惡計欲誣吾言。吾豈能忍之。賚曰。吾欲究詰此殺人者耳。夫人曰。胡糾纏及我。賚曰。吾欲得夫人憐助耳。夫人曰。吾安能助爾。吾不知此中事實。賚曰。爾知竇倫特卽伶人之部主乎。夫人曰。吾不知。吾特一遇於旅館中耳。爾以爲彼。賚曰。否。否。彼方在場中弄月琴。彼必不能殺人。第吾意。夫人欲自門。

出曰。吾不願爾言矣。吾知爾來意。爾不必復言。竇倫特亦善人。爾若疑之可往控告。吾不知此。吾見爾面。忽觸記憶性。始返是。不知其他。爾見吾舅。幸勿暴吾醜。竇止之曰。吾並不敢暴始氏之醜。夫人曰。然則倘見爾舅。不可言。吾從他男子外出。若犯此。吾必不恕。爾語畢。啓門去。竇思彼怒何來。無由知之。繼而念彼夫婦恒易動怒。亦不怪。逡巡起立。將出。以往舅室。忽見亂紙堆中。一電文紙。無心取讀之。曰。速至海濱。魁吉街。賽姆旅館下。不署名。視其日六月一號也。而夫人卽六月三號走失。竇恍然悟曰。彼何嘗失記憶性。乃赴約耳。

第九章

竇於無意間得此祕密電文。甚幸。見亂紙塵積。知夫人素鹵莽失檢。且太不慧。胡不火之。彼蓋實非能爲祕密計者。徒藏頭露尾。自謂得計耳。觀此電。可知夫人實交構其間。彼不認有意往海濱。且不承夙稔竇倫。特今電文披露。盡摘其奸矣。彼非有約而往耶。其爲命令與懇請。則不可知。要之。彼甚信從。迅卽赴約。則可斷言。

今所欲決者有二問題。一則此電果係何人所發。一則何故而發此電。第一問題之解決意必竇倫特所爲。蓋那克羅未必知靈桃。靈桃未嘗居倫敦。必不相識。而竇倫特則或常至此與夫人遇於歌局間。故必係竇倫特豫與夫人有約而電文語氣若有命令權且不署名。故知夫人必與彼最稔。非夫人用竇即竇用夫人。其密切關係可懸斷。第二問題之解決則得夫人至彼必有其故。虛索不可得。姑置之必得一二實迹始可鉤距。遂以電文塞囊中。計且入舅室問病。

旣登樓見舅氏顏色無病容殊不類夫人所言。彼自牀上起坐。鑪旁衣便衣。驟睹其貌覺絕類己容。體清癯年雖及艾。尙如三十許人。修短與己不甚上下。面目亦然。鬢短色蒼。俱類己年長之憑記。惟額紋及髮際見之。舍此則竟與己相若。循門而視幾驚其爲己之化身者。不覺步爲之滯。忽憶殺人者貌與己肖。霍來斯及那克羅夫人俱道及之。然彼等皆驟見未能細辨。世上焉有如是相肖者。又轉一念。彼相肖者莫如舅得毋舅爲之。忽又自解曰。吾往時彼正臥病必然。不覺自笑。

初賚深喻舅之習慣故啟門聲甚微而不意私念忽起忽落頓忘延滯乃致觸舅之怒忽聞呼曰盍速入行蹤詭譎殆以吾爲死耶賚驚悟乃閉門含笑而入坐其對座且曰不畏熱耶胡暑天猶擁爐也愛特門曰若非火鑪則吾能禁寒顫耶語時舉手向火問曰爾胡作愁笑賚曰吾忽起愁念以爲舅會從我往海濱耳舅忽大驚詫目突口哆不暇發怒而遽問曰爾胡忽作此念賚叉手笑曰舅問吾言甚善人言海濱殺人者其貌絕類吾吾思殆卽舅爲之耳語時仍笑不止愛特門亦不怒視賚乾笑亦從而笑曰吾等何至作此殺人事殆意大利人修風琴者乎賚曰然吾等果貌似意大利人愛特門曰勿多語爾姈氏今嫋音樂彼聞之且怒爾曾見彼耶賚曰見之在客座中談久矣今安在愛曰吾苟知之何必問爾爾前日胡太不慎致罹若彼之苦況賚曰此亦不測事舅殆知之已審耶愛曰吾見新聞所登及尤麗亞所語而知之賚曰吾尙可詳語舅舅今見姈氏返當愉快矣愛曰否吾且幸其不返賚曰舅亦姑妄言之耳胡至決絕若是且姈氏亦尙不惡愛曰

吾何嘗言彼惡。賚曰。固然。舅意中或若是耳。愛曰。吾未嘗如爾所言。特吾病其稍佻耳。彼失記憶性。故至海濱。殆非彼之咎也。賚聞言。忽思囊中所得之電報。意有感觸。乃曰。舅果可確證其失記憶性耶。愛曰。然。確也。吾深知之事。雖奇近亦數聞之矣。賚自思。殆姪氏見新聞中。近多此病。故藉以作委過地耶。然今雖有證據。不必遽揭其僞狀。姑隱之。又問曰。看護婦何往。愛曰。已遣去。其人不得人憐。故遣之。今有臧獲代此職。而尤麗亞來。尙能如意。彼踴躍活潑。未嘗不宜事我。賚忽作怪異狀。曰。曩者舅以姪氏爲私遁。甚怒之。胡今語若此。愛曰。爾謬甚。彼特妖嬈作態耳。彼知吾富。故嫁吾。安肯遁。吾當時不知彼安往。故忿而言遁。迨電問台痕夫人後。吾遂料其決未往海濱。而孰意不然。今言失記憶性。此問題似可解矣。賚曰。何以解。彼獨往海濱耶。愛曰。記憶性既失。僅能記憶有友居海濱。遂不自覺其往耳。賚曰。彼亦曾言之。然吾不解。彼旣失記憶性。胡獨能記憶此友。而遽往也。時賚意頗不信。夫人有此病。因又曰。且彼胡不竟言欲往見台痕夫人。故至海濱。姑舍是。

且述海濱所遇之事。愛靜聽之。旣而曰。此事甚怪。彼尾爾者必誘爾至海濱而下此毒手。也是果何故。誠不可解。賚曰。吾正欲問舅。舅亦知吾家世。曾有積仇否。愛以手覆椅旁。身後退而語曰。爾問甚奇。以吾所知。絕無仇爾家者。親戚之存。惟吾與爾二人。吾必不至殺爾。且更何至殺彼靈桃。賚曰。吾意亦然。特吾家歷史頗不自悉。愛曰。事亦無爲爾所喜聞者。賚曰。吾與弗倫克。卻思頓。有關係乎。愛手方弄。又聞之。又墮地。若有驚色。曰。噫。其人。吾。中。表。也。然疏遠。甚。爾遇之。何地耶。賚曰。非也。彼已逝世。愛曰。然。彼果死矣。語時。又作淡漠狀。且曰。吾數年前。曾遇之。落落無交誼。故不甚置懷。彼往南非洲。音耗久絕。聞始與其父因婚事相齟齬。遂往非洲。不返。賚曰。誰之婚事。父耶。己耶。愛曰。彼爲己耳。己欲與一女子結婚。因微賤。不愜父意。斬與之產。終乃至於離其愛妻。獨往南非洲。今竟死矣。吾少爲之憂。雖不善。人情念舊。不能已已。爾與之有關係。誰告爾者。賚曰。事甚長。且甚奇。姑請勿躁。當詳述之。愛曰。何奇之有。賚曰。卻思頓有一女。愛曰。二女何奇爲。賚曰。係學生。其一

即被刺於海濱者。愛似大駭者曰。彼即……語頓止。賚曰。即靈桃。吾中表妹也。舅未見之新聞紙中耶。愛曰。吾因見之。特未知爲吾輩親戚。僅知其姓。卻思頓耳。吾不甚了了。且未知卻思頓所生何人。然則此二女中。當尙有一女在。賚曰。然。即名瑪娜。卻思頓語時顏色大頑。愛忽突起。若忘其體之疲弱者。大聲問曰。其人安在。賚曰。在倫敦一海灣旅館中。吾於前日曾見之。是否前日已忘之矣。既止一女。父產殆必歸是人。愛曰。產耶。何說。賚曰。產當得歲五千鎊。愛若語塞。反歸其座。曰。噫。吾聞卻思頓自奉甚奢。恐不善居積。安得有如許遺金。賚曰。彼在南非節省耳。愛曰。不然。卻思頓未嘗能置產。或彼父貸與人。今彼得之。彼父死未久。會見之新聞。然吾不甚注意。因親誼已絕也。賚曰。今卻思頓姑娘。大可使吾輩親慕。彼甚可人。語時色又暈。愛聞之。似有所動。曰。爾已心儀其人耶。賚曰。吾非特心儀之。且甚屬愛。愛曰。爾向未識。彼止一見於海濱。胡屬愛之。速語時聲顫色變。若不勝駭異者。賚從容曰。吾曾見之於君士勃留提。愛曰。吾今乃知爾常隱諱。不以事告吾。若論

名分爾。自應凡事商之於我。賚作色曰。吾何必事事告舅。吾已成年。已事詎不能辦理。若以名分論。則吾困難時。舅胡未援以隻手。今顧責我。愛不能答。旋自語曰。困難事果爾似自認爲未嘗助人者。又曰。爾隱諱事必甚多。賚色漸霽。曰。今吾欲領舅訓。不復敢隱諱。愛曰。爾姑語之。賚乃詳述如何遇瑪娜。如何逐去匪人。並旅館中之談判。及律師之所語。愛默然靜聽。不復作語。

久之。賚語畢。愛厲聲曰。若欲吾訓爾。允從吾言者。速釋此念。絕此愛置之度外。賚曰。欲吾置瑪娜不顧。吾必不能。愛曰。爾不吾聽。必更遇不可堪者。彼方以計誘。陷爾。故作一語未畢。賚起立曰。吾不慮此。且必偵悉謀我者。而與瑪娜結婚。蓋愛所語頗不合理。以彼齒長。又係戚誼。不應作此破壞之語。其言詞惡劣。無論何人。凡少有微骨者。俱不忍受。然賚夷然不與較。聽愛特門之咆哮。不復置辯。語畢。取帽徐出。甫啟門。姈氏忽對己植立。賚驚躍曰。姈在此耶。竊聽吾等所語耶。夫人色慘變。作惡毒之聲曰。然吾聞之彼女子。賚不動怒。微問曰。女子何如。夫人厲聲

曰。彼乃一僞面具之人。彼將計給爾耳。

第十章

時賚斯禮方寸大亂。質言之竟不知已之夢耶真耶。思始氏若此亦無足怪。彼竊聽亦慣技耳。而以電文一節思之。彼於靈桃之死不無可疑。然最奇者。彼乃託瑪娜爲僞面具之人。謂將計給我。斯何故耶。且舅今日之嚴聲厲色尤令人不解。其所語亦多與平日異。雖舅性易怒。而今日又加厲焉。已即欲與彼女子結婚。亦復何害。且於彼更何害。彼未熟識瑪娜。何故動怒。今一語及而即盛怒若此。賚之意不能自釋。正爲此也。行數十武。心稍定。始有所疑。自思曰。彼果不知弗倫克。卻思頓事耶。卻生時殆與彼有仇。故語及與其女婚而大怒耶。繼而又自笑太熬。胡作此念。意卻思頓殆非善人。然與瑪娜何與。吾必不願以父母之罪。加於其後嗣。瑪娜則猶吾意中人。世間惟一之可愛者。吾必與訂永好。以遂素志。思至此。遂置其言不復理。更不疑瑪娜之有他。至於始氏所爲。似此禍之作。彼亦必干與其間者。

終不能少去於懷。噫。吾所得之電信。旣知其赴人私約而至海濱。則安知發此電信者。非即竇倫特其人耶。而彼尙自言不識竇倫。特又僞飾他故。始往海濱。且敢誣瑪娜爲僞面具人。夫彼豈不夙稔靈桃。熟知其故。而乃作斯語耶。是時竇反復思維。百不得解。旣至迭克街。將入宅。乃自遣曰。姑置是時。旣久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今特少見多怪耳。少緩須臾。或吾舅姪將自揭其隱謀。或彼實未嘗知瑪娜。故不免厚誣其人耳。吾當自慰。旣思靈桃之案。終無由著手。奈何顧受絅脫之重託。計無所出。不覺自慚。今舍探那克羅夫人與竇倫特之祕密外。無可從事。彼刺靈桃者。必疑爲吾姪。而與姪似有大關係。世豈有無故殺人。以自陷於大惡者。靈桃誤死耳。此必尤麗亞之罪。蓋就電文觀之。可知尤麗亞明明以有約而往。彼實與竇倫特有素。而狼狽爲奸。出此毒殺之計。今第能探悉彼等。何故忽而逢場作戲。何故有此結隊謳歌。則不難知被殺與殺人者之原因。從此著手。或可得間籌思久之。決計先往海濱旅館。問主人以斯柏爾姑娘之舉動。何如人品。何如。即可

畧得端倪。以資研究。然再往海濱。頗不自願。彼海濱居人。莫不尙疑己爲罪犯者。見時。皆顏色冰如。令人難忍。顧事至此。亦無如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獅子搏兔。固宜。一用全力耳。忍辱耐苦。吾豈不能。

明日。賚正摒擋欲行。忽得茀萊姆書。邀之往。思必爲瑪娜遺產事。吾當助之。不得已。姑緩海濱之行。以下午往訪律師。入室。屋宇閑敞。書記輩。助辦者甚夥。茀萊姆同事三人。而凡爲產事來者。公牘。倥偬。皆總成於茀。茀別有一小室。慎密精潔。室衆皆置之不問。聽賚徑入。見茀坐桌旁。桌薦碧色。氈多染墨水迹。衣飾整潔。神致穆然。旣見。茀又出鼻煙壺。傾而吸之。且語曰。賚君。吾將何以助爾。賚曰。君招吾至此。殆必有以見教。茀曰。然。吾將告爾以產業及他事。今先語產業事。彼瑪娜之生育地。吾已得之。彼實在買洛城之某禮拜堂受洗禮。賚曰。然。則君可斷定瑪娜爲卻思頓後嗣矣。茀曰。且緩。吾雖已得憑證。然憑證言。卻思頓與夫人所生之女名。

瑪娜吾安敢必君所愛之姑娘亦卽此人耶語畢目視賚賚色頰不意律師之直揭己隱也乃曰今君所言殊與公事無與至疑瑪娜是否爲其父所生則第觀其姊妹之相似何如耳茀曰其父爲誰賚薄怒曰父卻思頓君胡戲我茀曰君勿爾怒不可輕發發則恆易授奸人以隙吾非伺隙者謂夫奸人之多也吾方深盼君與瑪娜成此美滿眷屬賚謝曰感君金玉幸詳語其情茀乃以肱加膝取鼻煙狂曠良久始語曰吾不能決瑪娜果否爲卻思頓之女然舍詳詢不脫夫人外無他術因作函致彼昨得覆札知彼將親至英以證明此事賚曰若夫人言瑪娜確係卻思頓女者則此產君當給與否茀曰不脫夫人若爲證則事可了然吾尙欲訪一知述痕姑娘者詢以何故棄瑪娜而託之不脫則此事澈底明了矣賚曰此亦不脫所能言者奚煩更訪茀且吸煙且答曰爾語雖然彼不脫語恐或不可恃且瑪娜之獲產於彼有利焉欲瑪娜感恩分潤未可知也賚又欲語茀急搖手止之曰吾問不脫夫人者一沈鶯人也賚曰誰言之茀曰卽爾舅氏言之彼云不脫夫

人！賚躍起曰。吾舅氏語此耶。茀以巾拭手曰。然。彼昨至此。詢瑪娜之所居。賚曰。告之否。茀曰。吾告之。此安可祕者。舅氏言欲往見彼。因親屬事糾葛。吾不得不告。但吾亦要以一事。詢丕脫歷史是也。賚曰。舅氏知之否。茀曰。彼言數年前知之。特吾不語。彼以瑪娜所居。則彼不肯言。吾語之。彼然後述丕脫事。知識交換。亦吾應辨之交涉也。賚忽憶及愛特門怒婚事。因復問曰。彼語丕脫歷史若何。茀曰。頗不以其人爲然。今不能語爾。待吾旣遇其人。然後告爾。噫。此產若非瑪娜應有者。則且及爾。賚曰。吾何需此產。茀笑曰。胡作慾語爾。獲產瑪娜亦與有榮焉。賚聞此語。毅然曰。君誠狡哉。茀曰。且勿論此。靈桃事若何。爾查獲證據否。賚曰。未也。方擬至海濱一訪耳。茀顧之。乃曰。吾等後會若何。賚知彼欲已去。奇甚。曰。爾促我來。所言乃止此耶。茀曰。然。吾以爲此產或可給君。故促之來。爾往海濱後。請以所查獲告吾。賚取冠欲出。曰。可。趁趣不能去。意欲茀再語者。然茀終注視手中紙不顧。自思此行殊無謂。懊喪而出。

賚方出門。計不若立往見瑪娜。告以此事。然恨無空中飛車。可以瞬息卽至。不無
微憾。止得乘地行車而已。是時腦中反覆多念。不覺駒隙之遲。須臾已抵其所。不知彼監院之台梗。姑娘在此否。吾願彼不在此。則可如夢中之相遇。私語移時。旣入詢瑪娜所在。傭婦漫答以書室中。且有一君子客。年老矣。賚忽有觸。曰。其人面目。殆與吾相似耶。傭婦曰。果然。特君年少耳。彼！賚曰。速問姑娘肯招待否。傭婦拭其口穢。作劣狀而去。數分鐘後。始出招之。賚乃自扶梯登。促步而上。幾蹴其毯。徑叩壁作聲。啟門入。則見瑪娜方背窗坐。握手裂眥。怒色未霽。對立者。則果爲舅氏。衣飾美麗。賚入。俱顧視瑪娜。疾問曰。君乃使此老來辱我耶。愛急辯曰。無是事。吾未嘗辱姑娘。吾爲姑娘計。故言不可。與吾甥交游。賚怒曰。吾舅在此。作何語。瑪娜曰。吾不解彼言。係君之舅氏。且言識吾父。彼特至此。言一語。遽止。色大頰暈。愛續語曰。吾言爾不能娶姑娘。手指賚。賚大憤。怒色向前。愛望而卻步。賚大聲曰。舅至此何爲。乃干涉我事。愛曰。吾爾舅也。賚曰。母多言速出。愛不肯行。戟指厲聲。

曰。吾不許爾娶此女。瑪娜自握其手。聲顫色變。曰。彼言此何意。愛大聲曰。何意。吾惡彼慾少年愛爾欲娶。瑪聞此身軟欲倒手掩其目。淚已被頰。賚不覺忿火大熾。又進而呼曰。爾老欲吾摧擗耶。尙不出愛曰。敢乎。吾語尙未畢。爾愛彼欲娶。彼乎。賚曰。此吾箇人事。何勞過問。瑪娜曰。吾事已且不知。果知之。吾亦不能允爾語。時目視賚。賚語塞移時。乃曰。何爲瑪娜。低語曰。吾已字人矣。

第十一章

瑪娜既語。字人體忽大乏。遂仆於座。賚則愕立癡視。嘿嘿不語。一若有物梗其喉者。而一切希望。俱如日薄西山。漸歸黑闇。閱者思之。愛特門不願其甥之娶瑪娜。今聞瑪娜已字他人。則意必大喜。孰意彼亦大駭。詫幾與賚之失神者相等。面無血華。忿駭交并。趨近女前。似欲推之使醒者。賚見之疾出其前。立於兩人之間。呵曰。爾老竟忘己之地位耶。愛厲聲曰。勿聲。又顧問女曰。爾字誰。賚亦厲聲曰。與爾何干。爾語畢矣。速啟門出。愛冷笑曰。不與吾事。然女實吾親屬。或需吾訓誨。瑪娜

曰否否吾願獨居靜坐實不耐此煩擾愛曰爾殆惟願與賚同居乎語畢退至門左蓋見賚色有異恐致用武復遙語賚曰爾尙幸彼已字人瑪娜驚呼無語賚疾趨而前牽愛衣並掣其領推諸門外愛大呼曰吾袒護爾爾反怨吾賚曰非爾應干預者胡妄來此愛曰誰謂不應干預者彼父非善人恒欲私於吾姊旣而背之大傷吾姊心卽爾母是也彼後乃娶書肆女及將生子彼復棄之爾亦可明吾意之所在而不得不干涉之矣賚曰否卽其父若是亦不應以其父之過而累及其女愛曰咄賚斯禮爾胡忍娶爾母仇人之女彼使爾母終身飲恨而爾乃與其女爲樂耶賚曰然吾知之爾可去矣愛怒目視賚逡巡退至梯畔旣下大呼曰爾必遇險矣困苦方至爾自願之賚不顧

暴客旣去賚木立梯左悵然不動噫愛特門此番舉動似出熱誠而爲之者賚則久不憶其母略憶面色枯瘁腹脹寡食常鬱鬱不舒初不知母何故致此今突爲舅氏所揭始覺恍然然仍不欲以其父之過怒及其女故此等風波於賚尙不甚

介意而最可驚者則瑪娜頃言已字人一語也前此不知是事并不知瑪娜之歷史一點癡情妄冀與之諧伉儷而今則心灰意冷希望告絕矣思至此急欲離此室不復稽留忽憶冠尙遺室中而瑪娜方泣不得不撫慰乃復入顧亦不知所以慰藉之者見瑪娜色慘白如被刺之靈桃立而語曰爾復入耶賚不知所語答曰吾爲取冠來耳舅氏亂語乞恕彼若吾一手撫其冠瑪娜注視不瞬忽而趨前代持其冠且曰兄勿去吾挽兄暫留賚不意其若此赧然不能答因彼呼之爲兄忽觸所懷不覺驚絕面又轉白瞧賚念若何不稱之兄則當何稱不知此稱一起頓失愛情心反不平乃答曰姑娘棄吾吾卽請去瑪娜含愁輕語曰吾欲得好友語時眼電忽觸賚覺瑪娜眼中所蓄之意心驚躍不已而瑪娜亦覺之亟退坐椅上搖手自語曰不可不可賚意究不能自決乃曰瑪娜姑娘恕我今地勢迫矣吾不得以心事語姑娘事雖然！語稍止意欲壓抑前語顧愛心忽躍起情不自禁曰吾吾吾實愛爾瑪娜曰吾旣字人賚曰設爾未字人者則奈何瑪娜援賚手接曰吾吾吾實愛爾瑪娜曰吾旣字人賚曰設爾未字人者則奈何瑪娜援賚手接

其膚若不勝痛苦者曰願君勿以語逼我我不任矣賚緊執其手曰今不復作假惺惺目注視女面頻呼愛我愛我不絕瑪娜急縮其手掩面不勝情且曰我果愛君賚退立數武意若大慰者曰吾二人既以愛情相結則勿患其他共矢此志可耳時賚與瑪相見無幾時而愛力膨脹至此旁觀者頗怪其太驟抑知設身處地果兩心相愛一往情深當不自覺其熱度之增未免有情誰能遺此伊古已然矣若夫蠻野之徒卽思卽行不顧清議而號稱文明者遭逢情不自禁則發情止禮之爲亦未可概論也故賚與瑪少年風致又非拘拘守禮者流舍畏懦怯弱外無事可束縛而令必不蹈此轍旣而賚自覺其非禮乃曰吾不應作此無禮語爾旣字人安可復有是特愛情或生於數年以前或生於一面之頃驟見之而輒發實出諸至性當吾遇爾於君士勃留提時卽有此愛後覓之不復得耿耿於懷幾如醉自由之神而崇拜其下上帝福吾使吾更得此奇遇則吾之愛葩怒發由昔日之根苗以達此而爾一語頓止瑪娜色暈目瑩笑起立作毅然之狀曰我遇君

時愛亦如之。吾曾有夢見君。迨往海濱。始得由夢而真。我二人之愛情。卽告之他。人人且弗信。獨我二人自喻魔力之堅耳。今何庸隱諱。吾實愛君。君實愛我而！賚更前握手曰。然則吾二人可結婚矣。瑪娜忽變色若一落千丈者。愉快至誠之態。收歛淨盡。漸縮其手。旋踵走向他隅。自語曰。皆一場春夢也。賚曰。夢則固然。今已醒矣。瑪曰。吾願君棄此夢也。賚曰。吾安能棄。殆戲我耶。瑪曰。否。否。君言殊不平。吾心之痛。且更有甚於君者。邇來吾二人竟相見以心而爲肉體所累。舍心從形。復爲兄妹人。非木石竈能無痛。賚聞言大驚。若果如野蠻洞居之人。則何妨逞其勢力。刦以強權。無如旣入文明之域。惟有服從名義。豈敢身冒此大不韙。乃作喪氣之語曰。然惟有復爲兄妹而已。是時情極生性。性乃復定。儼然文明男女之交際矣。

二、人嘿然者良久。幾盡取兒女之態。掃除滌蕩。旣而瑪娜呼曰。吾等姑坐。賚從之。復瀆語曰。吾等今宜自知明稿。賚曰。然已知之久。瑪曰。愛仍不死。惟不能有他事。

耳。賚曰。如何。曰。謂字人也。賚曰。爾亦愛所字者耶。語時貌雖鎮定心實如沸。瑪曰。否。否。憾甚。何愛之有幸。君勿誤。會吾方欲求。助於君。能得解縛。爲大幸耳。又頻撼其首。曰。雖然。吾不敢。吾畏不脫。夫人。賚曰。此吾不解。不脫。夫人與此事。又何關係。瑪娜顫聲曰。爾特未識。不脫耳。爾知彼爲若何可畏之一婦人。吾嘗比於法國革命時之惡婦。見貴族。駢首就戮。而漠然不動。彼之氣概似之。彼欲達其目的。卽無所不至。賚曰。彼目的安在。瑪娜曰。向吾不知。今以產事。始露萌蘖耳。賚似得一線光明。恍然若悟。曰。彼殆貪汝財產耶。頓憶第萊姆所語。瑪曰。吾意以爲若是。亦未能確定也。君當知我。自幼爲彼所撫育。然彼何故而撫育我。并何故得我於遠痕姑娘處。則吾向不之知。幼時之待遇。在彼已不可多得。而長則避我不欲。常常相見。彼父遺產。無多。未遂其欲。而於吾。則亦嘗給資。求學。至學成。有位置。彼遂不復過問。一年前。彼曾面囑吾嫁其弟。賚曰。弟齒太長。瑪曰。否。否。彼魯意斯年二十八耳。與吾同長。然吾不謂然。彼蓋一無賴耳。足跡幾徧五洲。而學無一成。無資則求。

之於不脫給之則復去吾心竊惡之不知不脫何故而逼吾嫁是人吾不允竟力
號不已。賚曰何至是。瑪娜曰吾語出至誠未嘗飾辭。賚斯禮君。賚聞呼其名心大。
搏躍。瑪又續言曰君特未知彼何等之惡虐耳。吾彼之奴隸也。有事則有吾無事
則置之。且常言若何優待吾令吾自生感激意。吾見彼必不可復有所忤也。魯意
斯不爲吾愛亦不爲吾恨。貌中人雖嗜酒而性情尚和平亦求吾允婚。姊弟驥吾
久使吾無詞以卻之。語至此頗現喪氣狀。續語曰君亦知吾素寡交者無人助吾
商榷斯事不得已已允之矣。且被逼作憑證書。賚曰彼何故更欲索憑證爲瑪曰
君尙不覺耶。殆爲產事耳。賚曰歲五千鎊耶。瑪曰不脫殆先知之。吾父必有產傳
後嗣故有此舉。賚曰曠異哉。卽有產應傳給靈棟。瑪曰此吾亦不解第知吾父之
死在前年。適在是時有不脫逼吾作允婚證書之舉耳。又使吾設誓語時體忽大
顫曰誓甚猛烈可違叛耶。賚曰特法律上以受逼而設誓則不。瑪急語曰逼不
道無論吾旣誓之嗣吾仍治吾職如平時。後至台梗姑娘校中頗投契。此吾生平

惟一相知耳。賚曰。否。吾亦愛爾者。願助爾爲爾之相知瑪曰。君安能助我。恐無此毅力也。賚色益堅曰。爾第視之。吾必使爾此誓不踐。且廢其約。此數日中。不脫必將訪茀萊姆。彼爲兄弟故。必極力求獲此巨產。然吾終設策。使爾不能嫁彼。而與吾諸伉儷。瑪執賚手曰。否。否。爾未知不脫夫人之惡毒。與魯意斯。竇倫特之狡險也。賚聞而大驚曰。竇倫特耶。彼卽伶人之班首也。是必有謀。吾得間矣。可爲爾姊雪冤矣。

第十二章

是時。賚斯禮欲至海濱之意益迫矣。思彼黨必皆爲謀產故。而演此惡劇。雖然。竇倫特之姓。在法國頗多。自吾聞不脫之姓爲竇倫特。又聞魯意斯。竇倫特欲藉其姊之力。而得瑪娜。并迫令作證書。又忽觸伶人之班首。亦姓竇倫特。三者合而思之。則謀殺靈桃事。隱然與彼黨大有關係。今若不探。更俟何時。先擬至海濱一見竇倫特。察其與不脫之弟。是否一人。如不遇。則當訪彼何往。苟吾肯聽。瑪娜往嫁。

彼。則。彼。計。已。遂。事。易。摘。發。然。吾。必。探。悉。彼。等。奸。計。而。自。娶。瑪。娜。則。頗。難。下。手。蓋。彼。
等。皆。狡。悍。萬。狀。非。易。敵。者。今。吾。逆。料。此。二。竇。倫。特。必。係。一。人。而。不。脫。之。弟。固。自。幼。
游。蕩。者。宜。其。與。伶。人。相。狎。因。謀。產。故。逼。瑪。娜。與。結。婚。亦。甚。合。繼。思。何。故。欲。殺。那。克。
羅。夫。人。噫。此。殆。不。脫。夫。人。之。計。欲。其。弟。專。意。瑪。娜。不。令。移。情。於。那。克。羅。夫。人。故。不。
如。殺。之。以。絕。竇。倫。特。之。念。今。研。究。電。文。之。關。係。知。那。克。羅。夫。人。必。與。竇。倫。特。素。識。
不。脫。聞。而。惡。之。令。人。下。此。毒。手。耳。竇。既。作。此。念。自。喜。新。發。明。者。必。有。可。恃。然。由。是。
入。手。而。欲。盡。發。此。奇。案。之。覆。亦。頗。非。易。易。此。念。雖。銳。進。尙。不。能。盡。合。愈。思。愈。不。敢。
自。恃。忽。又。作。失。望。之。想。既。而。自。勵。自。奮。曰。吾。既。思。得。此。當。較。勝。於。未。得。者。事。尙。可。
爲。不。可。驟。此。念。

至。海。濱。之。第。一。日。仍。無。所。得。當。入。旅。館。時。見。其。女。主。狀。憔。悴。乏。力。似。重。有。憂。者。見。
人。不。甚。塞。暄。亦。一。姑。娘。也。名。闢。爾。賽。賽。間。及。伶。人。居。室。女。主。色。不。悅。悄。然。曰。吾。畏。
若。黨。且。累。及。吾。業。若。黨。多。行。不。義。事。妨。吾。旅。館。名。譽。致。人。裹。足。不。前。賚。曰。此。究。於。

主人無與。他人安得責主人。女主曰。吾不得不慮耳。怨妾無狀。敢問先生姓氏。賚曰。吾姓迦藤。名賚斯禮者是也。女主聞之。大驚躍起曰。爾卽殺女伶靈桃者非耶。賚曰。吾爲人所誣。裁判員已成信讞矣。女主有懼色曰。裁判員固然。而人疑恐不能盡釋。賚曰。人雖疑我之殺。彼然我目固未嘗識彼面。指未嘗觸彼膚也。女主曰。吾深爲此女子惜。彼性情雅淡。與吾最投契。不若彼斯柏爾姑娘之風狂無定日。以迷戀班首竇倫特爲事。令人可嗤。而可鄙也。賚曰。彼斯柏爾姑娘固愛竇倫特者耶。女主曰。吾生平罕覲此無恥之女子。調情作態。絕不遜人。吾冷眼旁觀竇倫特。雖喜之。顧未必真心愛彼也。賚曰。竇倫特亦愛死者靈桃否耶。女主曰。靈桃似不以彼爲然。常不願近彼。彼則甚欲得靈桃之愛。而斯柏爾姑娘又妬之。吾日於此覩種種奇劇。直將作嘆。吾不願復見之矣。賚嘿然久之。自思此事果爲情妬而致此耶。吾意竇倫特欲得靈桃。復誘那克羅夫人。則情妬亦或有之。而於吾頃所計者。又若相歧。今不暇更假思索矣。旋聞女主曰。彼美女子無故爲人所刺。意斯

柏爾姑娘因妬成怨。悍然爲之耶。賚曰。否。刺靈桃者實係一男子也。女主曰。安知彼不能雇一男子。是亦意中事。賚曰。彼雇何人。女主曰。此不可知。斯柏爾姑娘放誕喜交游。外遇頗多。吾於竇倫特外。常見彼目挑少年者。曰少羅。名卡姓貌尙都。然已娶。彼不顧也。吾不慣見此等猥褻事。當謀殺事起。吾遂盡逐之。賚曰。今彼等安往。女主曰。吾不知。亦不願知。或者其往白來頓乎。此時不覺其語之先後矛盾者。賚躊躇曰。斯柏爾姑娘倘使少羅。女主曰。斯柏爾使少羅殺靈桃乎。恐不然。少羅之妻最愛靈桃。其人甚可敬。必不令少羅行此荼毒。賚曰。斯柏爾姑娘則非能手殺靈桃者。女主曰。雖若是。吾見其甚憾此女。殺不殺。非吾所知。若知之。吾必縊此罪人以爲快。語時舉手向賚作試擊狀。賚曰。吾非其人。女主注視良久。始曰。爾見殺人者乎。吾嘗見獄中罪犯。蓋凶惡萬狀。無有如先生之相靄可親者。吾固疑之。賚謝女主。乃起去。

賚出旅館門。且行且思。雖未遇彼黨。而女主言或往白來頓。不若姑一探之。遂乘

汽車行。又弗遇伶人之迹。既邈不可得。且附近無知彼黨者。乃返倫敦。意甚失望。
 彼伶黨旣杳無消息。將安往覓之。斯時所探得者。惟那克羅夫人之往旅館。實係
 赴竇倫特密約。確然可證。且可知斯柏爾姑娘實妬靈桃。而生惡感情。但彼不能
 手自刺刃。意必運動一人。以行此計。而竇倫特方弄月琴。似不能爲此。則此外更
 伊誰者。且吾不知竇倫特卽魯意斯耶。抑別有一人耶。彼魯意斯既愛瑪娜。必不
 復愛靈桃。則當有一愛靈桃者。在而此愛瑪娜者。恐不獲財產。故殺靈桃以絕覬
 覦。而愛靈桃者。實卽伶人班首竇倫特耳。若云爲色。故則姊妹尹邢相似。可無優
 劣。則非爲爭豔可知。由此觀之。則必係魯意斯手刃靈桃。以求遂其佔產之目的。
 今惟有於丕脫夫人處搜獲佐證。則斯案可破。

翌晨。十下鐘。竇往第萊姆律師處。寒暄已。律師吸鼻煙。且語曰。竇君知否。丕脫已
 至此。爲瑪娜作證。確係卻思頓之女。君不能獲此產矣。竇曰。吾心滋慰。但使瑪娜
 能得產。則幸甚。律師笑而言曰。吾問少年君。可與彼結婚否。竇曰。否。吾聞彼已字

！律師曰。彼字魯意斯竇倫特矣。吾已聞之不脫夫人。然吾甚爲爾惜。且爲爾憂。賚曰。否。爾胡爲吾憂。第爲瑪娜憂可耳。律師曰。吾已爲之憂矣。不脫夫人實悍惡者。而伊弟又一無賴。賚曰。若然。則君有術可阻其結婚否。律師曰。恐不能。瑪娜固聽不脫之指揮者。賚曰。不脫如何。律師曰。彼欲得五千鎊中之二千。以三千與彼夫婦。賚曰。情理安在。律師曰。瑪娜既允之吾等尙何說。賚曰。不脫何狀。律師曰。色蒼而長。目猶惡。若非此日。則爲一尋常婦人。賚曰。魯意斯竇倫特何如。律師曰。吾尙未見。或今晚與不脫偕來。賚曰。今事何如。律師曰。事後吾不能爲力。或勸瑪娜以不入彼黨。瑪鸟能聽我。則甚善。非我不肯助茲事。特我將出游六星期。歸恐不及也。今吾等往餐肆。藉此一談。可乎。賚敬諾之。遂偕下樓。律師行且語曰。爲瑪娜姑娘助者。惟在君耳。賚立語曰。吾甚願助彼。不脫姊弟實非善良者。不應爾爾。瑪娜必不可使之不幸。律師聞賚呼瑪娜名。笑曰。君甚善。能助瑪娜自佳。時二人且語且出門。立階下。律師覓煙壺。不獲。賚俟之意。繕無聊。立而回顧。忽見一人。一頑而。

長之女子。一瘦削之男子。服縉帛衣寬博之袴絳色之領結目睛獵惡顏色蒼黑見賚斯禮女子即掉其首。律師指曰來者卽不脫夫人也。不脫已覺顧語男子男子欲遁。賚追近牽其領凝視之則固常尾已後者也。呼而問曰爾爲誰。男子聳肩用力且顧而笑。不脫色不變呼賚曰迦藤先生此吾弟也。乞釋彼吾當語爾以故。

第十三章

初賚斯禮恆有一人尾行事頗怪今始睹其面故前執之及聞不脫之勸始釋手魯意斯立而視賚突其巨目額紋甚深似顯其年已長者膚堅緻而赤熱似飲酒過度者噫此卽瑪娜所字之人也。賚見之憂憤不能言愈爲瑪娜抱屈不脫既通問賚斯禮律師目視賚賚方顧即逡巡就第萊姆第輕問曰彼爲誰。賚曰卽魯意斯寶倫特第曰噫是乃一無賴子彼婦人忸怩作態防吾覬見狀實可疑爾爲瑪娜之友不可不思賚正色曰非特友也實爲我意中人安可忍。律師曰勿聲幸勿爲無賴聞之速辦爾事爾姑偕彼婦入吾室囑書記生覓一靜所可與暢談賚領

之不脫已趨近體長而色美膚亦光澤固似一麗人也冠裳紫色頗雅潔革履生光行步爽闊細審其目始知彼實工心計者賚驟見之卽知瑪娜非其敵宜爲所制目光中似有無限詭祕奇惡之狀流露發生者聞其謂律師曰此吾弟也願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意斯遂與律師相見律師領之乃曰夫人恕我吾事大忙不能伴客願夫人暫與迦藤先生談吾先紹介之何如不脫曰否吾識迦藤先生久甚善賚目視其弟而詫曰夫人何以識我魯意斯能作英語曰吾能解此復向律師語曰吾欲瀆先生之聽吾服似不宜見長者乃爲迦藤先生所挽不得行此服實吾工作時服耳第曰爾何工作魯曰吾職救護貧困者方欲易服至此而適爲！第不欲復聞曰何害吾樂瞻君本色耳第吾有事欲去可與吾友談恕我行也不脫大呼曰律師……第曰非也……以此語爲答可耳言已不顧去頃約賚同餐之言若已忘者

第萊姆旣去賚甚喜知此乃第之作用可使己多得證據者雖知其難不敢不竭

力爲之。乃偕不脫姊弟入不脫忽問曰。此室非茀君辦事處。胡入我齋曰。此得茀君特別允許者。固靜所可得暢談。不脫忽操法語。捷改操英語曰。恐吾與弟不能操英語答。如何。賚曰。不妨姑語。是何傷。旣入三人各就坐。不脫取煙盒獻賚。賚未及取。不脫已燃火吸之。魯意斯置高冠於座側。交手於膺。默不作語。賚乃問曰。君胡爲常尾吾。魯操英語曰。吾自有故。第語甚長。試問爾非愛特門那克羅之甥乎。賚曰。然。此說又何關係。魯似欲失笑。不脫插語曰。君能法語乎。賚微領之。魯曰。吾已語律師茀萊姆矣。今再述之。吾尾君者爲盡保護力耳。賚大詫曰。何謂魯意斯曰。吾隨君後。欲保爾勿爲人所殺。賚曰。誰欲殺吾者。魯掇紙煙灰曰。語甚複能畢達耶。賚視其顏色。若甚誠懃。不覺失笑。魯見之。頗滋不悅。不覺之急。霽色曰。此吾弟魯意斯也。吾他弟亡矣。一。賚曰。殆指伶人班首耶。此君卽其人也。然否。魯笑曰。爾以爲然耶。賚曰。然。爾卽其人也。但尾吾者卽爾。今幾不能決爾與伶人班首是否。一人魯曰。安知非我。歌者俱戴假面具。爾焉能辨之。賚曰。否。彼伶人班首衣白。

衣與爾異。魯笑曰。先生爾未知歌者之手段敏捷也。賚曰。如爾言伶人班首固即爾耶。魯又笑曰。請先生自決之耳。賚自語曰。爾必不然。爾卽更衣亦如今日服惟是夜殺人後有從旁大聲呼捕者非爾也耶。爾速言之勿欺我。魯曰。請恕我。此呼者云欲獲主犯。賚又詫曰。爾欲捕我非爾音耶。魯曰。亦請先生自決之。賚曰。吾將俟警察定爾行止吾必捕爾。魯曰。迦藤君爾發怒何意。賚曰。爾尾我何爲。安得不捕。魯佯若不驚曰。可。賚怒詫曰。爾果否爲伶人班首。魯曰。聽君評鑑君不云將捕我乎。賚曰。吾欲捕主犯耳。魯曰。君自言之自改之今聽吾姊代言可也。

不脫方吸煙至此乃曰。魯意斯姑勿言。吾當告先生。吾有一弟。今已逝世。賚止之曰。否。勿言。死弟。吾第欲聞生弟所爲。不脫曰。可。事必由顛及末。非明端緒曷以知其究竟。賚曰。請速言之。不脫曰。君胡憇且躁不能忍若此。乃徐撥其煙灰。語曰。吾別有一弟。名拔兒。娶惠爾斯婦人。以音樂獲資頗豐。其歌實過美麗娃。歌法之善已

而失其音。不復能歌。遂爲曲師。居買洛城。俸益薄。賚曰。此何與吾事。而刺刺不已。

不脫不應。仍語曰。弟僅育一女。嬰時即殤。弟媳亦死。披兒旋亦逝世。賚曰。一家盡死。述之何爲。不脫曰。少安母躁。吾言自有關係。時吾父尚在居勃洛哀。且甚富。常欲視其孫女瑪娜。賚躍起曰。瑪娜耶。不脫視其弟。笑曰。是少年胡躁急若此。不容人畢其詞。魯意斯亦笑。賚含怒曰。言之不脱。笑曰。容吾操法語可乎。英語吾不慣。賚曰。可。第言之。不脫乃擲其煙捲曰。瑪娜卽吾姪也。實披兒之女不幸忽夭逝。郤思頓夫人亦爲我憂之。賚曰。爾識郤思頓夫人耶。不脫曰。然吾在彼家作總管。安得不識。吾父聞子婦死。欲以產傳瑪娜。賚曰。夫人不言。瑪娜亦死乎。不脫曰。吾父在外。尙未知彼允吾能撫是女者。則給吾產。吾思得產。尙足餬口。富厚非所望也。賚似作欲聽狀。曰。何如。不脫笑曰。英人果愚。至此始欲聽耶。賚曰。吾未嘗言欲聽。不脫曰。且緩。既而郤思頓去其妻而妻育二女。一名靈桃。一名瑪娜。賚曰。又一瑪娜耶。不脫曰。此卽以吾甥女名之耳。郤思頓夫人亦愛之。故卽以是爲名。後夫人亦死。而夫尙不知。有遠痕姑娘者。代育靈桃。期其成長。賚曰。然則爾遂以瑪娜。

欺父而求獲產耶。魯笑而領之。不脫。睨賚而笑曰。爾尙不愚。吾果若是。得此女。即可取父產之一份。吾果以此女爲姪矣。賚曰。是則彼命名瑪娜。固爾懲患其母也。不脫曰。否。否。彼母甚善。是名實惠爾斯。一島名也。本國地理爾尙不稔耶。賚曰。吾豈不知島名。卽今爲恩。哥拉西是也。瑪娜昔之土名耳。噫。爾因是得一兒於遂痕姑娘耶。不脫領之曰。然。遂痕遂不以瑪娜之生告。卻思賴。賚曰。胡必隱於其父。不脫曰。爾又愚矣。事一張揚。而吾父知瑪娜非其孫者。則必不獲是產。爾胡不知。賚曰。然。請更言之。不脫曰。女旣襲吾姓。呼曰。瑪娜。竇倫特。僞爲披兒所生也者。吾父甚信之。遂與吾薄產。至今恃以餬口。賚曰。夫人旣有此歴史。胡絕不與瑪娜語。吾聞之瑪娜。彼固未嘗知已之身世也。不脫曰。吾何必告彼。迨吾父死後。乃挈兒往居巴黎。更未嘗語及是事。然吾仍飲食教誨使之長成。賚曰。夫人所爲殊狡。展不脫。顧魯意斯而笑。互語曰。此英人殊誠篤。賚曰。今而知所以不令其父知有瑪娜者。乃爾與。遂痕立約成此奸謀也。時不脫已吸煙二捲。第二捲且近脣矣。曰。然。吾

煞費經營。彼女始有今日。近且得教員之俸金。以自給。賚曰。此吾知之。且識其姊靈桃矣。不脫曰。雖然。諒知之尚不深。賚曰。吾不知夫人何以知。卻思頓之遺產。不脫曰。魯意斯言之。賚曰。何人告魯意斯。魯曰。即在好望角之弗倫克。卻思頓所自語也。

第十四章

賚聞魯意斯語。嘿然久之。魯含笑倚榻坐。貌極狡猾。似城府不可測者。不脫則吸烟不已。已吸第四捲矣。賚思姊弟之狀。不勝放誕。意頗異之。旣而曰。爾等言甚抗爽。惟魯是否爲伶人班首。胡不肯言。魯又笑曰。此事須待君自決矣。賚曰。噫。他事可直言。此獨不能異哉。然爾與卻思頓相稔之歷史如何。可得聞否。魯視不脫曰。姊言之何如。不脫正以手揮濃煙。若無力語者。曰。爾第言之。魯果從姊語曰。卻思頓之父富厚。因彼娶買洛城書肆之女。家世微薄。父怒。斬其產弗予。賚曰。此吾已知之。律師曾語我。魯曰。然爾或未知其父終以產傳之耳。賚曰。知之。殆此歲入五

千鎊之產。卽父所授耳。魯曰。然吾姊旣得瑪娜！賚聞所愛者名。忽出諸無賴之事。賚曰。爾姊亦知卻思頓所在地耶。不脫插語曰。知之。彼在南非。魯又續語曰。卻思頓不知二女實因吾姊與述痕相約。而述痕竟允之。則亦有故。蓋其父知有靈桃。而不知有瑪娜。則靈桃將獨得其遺產於述痕。亦有利焉。吾初見卻思頓時。知其曾立遺囑。云此產悉歸靈桃。賚曰。遺囑上固無名。吾已知之。魯曰。然述痕固曾語以靈桃名。想繕此囑時忘之矣。賚曰。何至忘愛女之名耶。吾不能無疑。魯曰。彼殆忘之。卻思頓嗜酒飲。輒善忘。想卽是故也。賚曰。何善忘者之多耶。魯曰。否。吾記憶力甚佳。所閱歷者必不忘。又曰。彼自言立遺囑。付之律師。以所有產傳諸吾女。賚曰。彼何故告爾。魯曰。因吾往訪彼語以瑪娜爲吾姊。螭齡故且爲述學生事。欲其於遺囑上剖分此產爲二。賚曰。卻思頓語如何。魯曰。彼乃不信我以爲述痕未嘗有是說。若學生必不隱彼者。後又言遺囑卽付第萊姆律師。係彼故人。以產與。

靈桃賚曰。彼果止知有靈桃耳。然今則靈桃不能得。而瑪娜得之以遺囑。未有指名。彼若特爲留餘地者。奇甚。魯曰。吾常慾恩彼改正此遺囑。彼言須清夜思之。及明日。則已死榻上矣。賚詫曰。死若是速耶。不脫笑曰。爾胡不言。卽爲彼所謀。斃耶。不知魯正冀卻思頓之久。生當可爲瑪娜磋商。得其半產也。賚思彼此等語似係實情。因曰。後此若何。魯曰。後無他事。吾見卻思頓旣歎葬。卽返故鄉。遂與瑪娜訂婚。賚曰。爾逼瑪娜允婚耶。魯曰。恕吾。吾何敢逼彼。實瑪娜愛吾也。賚曰。吾聞彼無愛君之意。彼爲不脫夫人之強權! 不脫僥言曰。噫。姑置是魯意斯速更語。

魯果徐徐起立。更語曰。後此數月。吾聞茀萊姆方訪卻思頓之後嗣! 賚曰。然則爾卽速以瑪娜應之。魯曰。否。吾不作慾態。吾往買洛。迷痕已死。靈桃亦不知所往。又聞一女子欲覓靈桃。賚曰。此女爲誰。魯曰。卽爾姪氏那克羅夫人也。賚驚異曰。彼何以知。遺囑事。魯曰。吾不知。止知有此婦人。訪靈桃耳。嗣乃聞靈桃爲人殺於海濱。賚曰。爾常尾吾行。甯不知靈桃事。速語我以實情。魯作愁凝狀。似最誠實者。

曰。誠告爾。吾實不知。賚曰。爾何故尾我。魯曰。因郤思頓言。非彼女得此產者。則及爾。非爾則當及愛特門那克羅。今爾舅經商頗不稱意。賚曰。勿妄言。彼經商恒獲利。爾胡知彼。魯曰。吾知與不知。爾姑勿問。吾知爾舅商業頗折闊。冀得此歲入五千鎊之巨產。以充其資本。賚曰。爾胡由知此。魯曰。爾且聽之。吾服是服。尾爾行。吾蓋爲保護爾也。爾亦知爾舅欲殺爾耶。賚視魯面怒責曰。爾作誕語。啟我猜疑。魯亦怒曰。爾欲激我耶。賚厲聲曰。吾胡屑激爾。勿作是態。爾言皆僞也。吾未嘗獲是產。舅氏何故圖我。且何至作此賤惡事。吾以爲爾姊弟非善人。或與聞刺死靈桃事。魯操法語詈之。態甚勃怒。不脫笑視之。似觀一二孩相詈者。乃牽魯臂曰。勿爾。且。顧賚曰。吾弟恐有人圖爾。故尾隨之。以爲爾保護。幸勿以德爲怨。賚曰。爾等以吾爲嬰孩矣。不脫曰。否。吾以爾爲莫之憇者。魯意斯大言曰。此憇者止宜遺以手鎗。賚曰。爾無賴。吾何屑與爾口角。欲用武則用武。何大言爲。顧不脫曰。爾等謂舅氏欲圖我。皆妄言也。彼之尾我。實別有祕密。情不脫曰。否。無他意。賚曰。是必有故。吾。

欲捕爾。魯大躍曰。爾安敢捕我。爾一牛耳。吾睡爾面。賚不勝怒。舉手掣其領。推向壁上。觸壁而止。魯嫚罵不已。賚曰。尙欲乃公從事耶。不脫急絃其脣。曰。爾亦非嬰孩。吾等語止是不信。則已。胡喧擾爲賚。曰。語妄。吾必知之。若遺囑事。則果確也。請問吾舅。何故欲殺我。不脫曰。爾往問彼。吾等不知。吾弟待爾厚。爾反以此態報之。抑何謬耶。雖然。爾卽作此態。亦復何益。今吾弟必娶瑪娜。而得其產。置爾度外。爾其奈何。賚曰。爾亦欲肥潤耶。爾實生禍之妖人。雖然。事未已。勿先幸。吾必不使瑪娜嫁魯意斯也。魯起語曰。不嫁吾。嫁誰。爾惡牛。賚曰。爾欲娶之。吾先捕爾。魯忽义其手矯。作威嚴。如拿破侖狀。且曰。我在此。敬待警察之捕賚行近窗下。忽轉念己。孟浪甚。幾爲所笑。彼雖尾吾。未嘗有傷害吾之證。據警察安得妄捕。乃曰。某日在杜聞園君士勃留提地方。胡爲奢瑪娜。魯不答。仍自語曰。吾姊知卻思頓之父有產。卻死。則歲入之五千鎊。當歸其女。賚問不脫曰。此事夫人以何法得之。不脫曰。吾不能語。君魯目視其姊。不脫笑領之。魯復曰。無勞爾問。但吾姊知之可耳。吾

遂往訪卻思頓。告以瑪娜在此。亦欲分產事賚曰。何以置靈桃。魯仍不答。續曰。吾姊不喜往南非。不脫儂曰。此野蠻部落。吾安能往。魯曰。第吾能往。吾亦欲得產。故卒與瑪娜結婚。魯言時見賚色大憂鬱。笑曰。吾言果君所厭。聞乎。賚曰。速言之。魯曰。吾旣往訪卻思頓。乃知其遺囑止知一女賚。曰。彼不知有二女乎。魯不復答。但云。瑪娜字我矣。吾卽嘗以惡語者誰得而阻之。賚聞言悶極。不能語。魯曰。吾姊行乎。彼英人無語矣。賚見彼等出。曰。吾尙有言。吾必往見舅氏。以爾等誣彼之語相告。使彼自興問罪之師。也不脫笑曰。爾語甚敏慧。不妨行之。賚曰。吾必有術。覓得爾爲伶人部首之證。以證爾果係殺靈桃者。魯乃於衣囊中出一名刺向空而擲。曰。爾欲訪我。視此可耳。賚聳肩笑曰。誑我何爲。爾不能舉僞地址耶。但爾慎之。娶瑪娜之日。吾猶能捕爾。魯指名刺語曰。證據在此。爾好爲之。乃出室不脫行且緩。顧賚曰。若爾機警則速。捐搜覓之念不然。爾且自貽伊戚。賚曰。爾言何意。不脫曰。吾於此事無與。若爾有疑者。必自累勿怨我。賚曰。吾未嘗言夫人殺人也。不脫曰。

吾弟亦無與。若爾舅氏則或者其有關係耶。賚曰。夫人何說。不脫曰。爾問舅氏可耳。果誰殺靈桃者語畢倏焉竟去。

第十五章

數日後賚斯禮往訪其舅愛特門。初欲見瑪娜。告以不脫及魯意斯語。兩往皆弗遇。詢之知其偕法國婦人出。意必不脫用計使賚不得見也。並知彼必絕已。以絕瑪娜之望。賚又兩次作函。俱不得復。及情急。乃求教於律師。茀萊姆亦言無計。並謂下星期。將以產給瑪娜矣。產既得。不脫必立爲其弟行結婚禮。賚又問律師曰。授產事可緩期否。律師曰。此非吾所能爲。力既得。實據。則吾必刻期授產。無延緩之權也。賚曰。君不能延緩其期。則在此數日間。斷不及探出彼二人之底蘊。然彼二人前日之言。若此。實大可疑。律師且吸鼻煙。且語曰。然。彼等直謀產耳。顧自吾計之。亦無他術。無已。或一目視賚。不瞬似深思者。賚曰。如何。茀萊姆曰。苟欲阻此婚事。則必證實彼爲殺人者。今彼語狡戾。恐不可恃。賚曰。欲證其罪。頗非易易。蓋

當時殺人者白衣。而彼衣非白。卽速更衣。豈能於一瞬間。立復其伶人之狀。律師曰。彼手法敏捷。或出人意外。試問爾。有人尾行時。至彼女被殺時。其間相距約幾何時耶。賚曰。約一刻鐘。律師曰。然則彼足以易衣矣。賚曰。雖然。彼女被殺前。吾見彼方撫弄月琴。面色鎮靜如故。而距尾行者離我時不及一分時也。其易衣有若是之速耶。且卽云然。亦不能證。彼果殺人。蓋彼因在殺人時。猶弄琴也。律師曰。姑舍是。吾所急欲爾偵探者。將證明魯意斯與伶人班首。是否卽一人耳。賚作不得已狀。曰。此事大難。律師曰。否。可得之第三人處。吾意彼無賴之魯意斯。欲亂爾意。使爾不能知其究竟。今爲爾計。盍往訪那克羅夫人。瞻其嫉妬。與否。以定爲一爲二。賚曰。何謂律師。曰。以爾所示之電文。及館主人語。知那克羅夫人本與竇倫特素識。且曾愛戀。今語及竇倫特與瑪娜結婚。若竇倫特卽爲魯意斯者。則那克羅必生妬。非然者。卽爲二人。賚忽覺悟。曰。然。姑行之。乃起欲去。律師又止之。曰。尙有事。須注意。吾觀此局。必有翻覆。爾治不慮婚事之決裂也。賚曰。何如。律師又語之。

且曰。吾將作函招瑪娜至此。語以彼等之劣迹。使彼速自主。勿爲所惑。賚曰。吾知瑪娜居不脫掌中。必不敢違其意。無能爲力。律師曰。吾試爲之。吾將出游六星期。故必先辦此事。且使爾同見彼美最佳。爾書一居址。留此何如。賚曰。諾。倘！律師拍其肩曰。爾若出。則以事託我亦可。賚謝之。疾書一居址。與弟遂出。

賚時心緒轆轤。思瑪娜旣入不脫阱中。不能自拔。惡哉。不脫若非彼雙目炯炯。尚足敵之。而目光一瞬。雖我猶靡。何況弱女子。雖然。律師之計亦佳。姑用一試。乃決計往那克羅第。蓋此一星期間。本屢獲舅氏函。邀之往。且云病劇矣。賚又因不脫舉殺人事嫁禍於彼。不可不一問。遂往。又思吾問舅氏誰殺靈桃者。彼不知。將何僕出。導入客座。卽前次見姈氏處也。須臾。姈氏入。貌憔瘁異平日。幽怨失狂蕩態。以對方欲按門鈴。又自語曰。舅氏必不至此。或姈氏爲之。則未可知。既而門啟。一如出兩人。惟性好動。不肯靜坐。且忿色見於眉宇。不與賚執手。悻悻言曰。吾不樂見爾。曩者爾欺蔑我。賚曰。否誤矣。夫人曰。不誤。吾受爾侮慢。爾舅亦言之。當日欲

往見瑪娜賚曰勿毀彼女子。夫人曰吾實言之彼僞面具人也。賚曰爾何知之夫人曰且緩。前次爾舅見瑪娜時爾待之甚無禮有之乎。賚曰吾不必諱果然然彼若是吾不問爲誰皆當若是待之。夫人曰然則爾與彼僞面具人亦相熟耶。賚曰是何言彼濶得產矣尙云僞面具人耶然爾何以知此。夫人曰吾前往買洛時僅知一女卽被殺者耳若瑪娜則僞面具人欲代靈桃得產耳非實有其人也。賚曰爾初胡知產事耶。夫人曰何爲不知。卻思頓與爾舅稔彼遺囑言女不得產則及爾爾不得則及爾舅嗣律師覓靈桃爾舅遂令吾往買洛始知靈桃去而遂痕死無由獲端倪矣。賚故作色曰爾何以能遇靈桃於海濱。夫人曰偶然耳。賚曰否。此必有意覓彼也。夫人方繞室行聞語似驚惶力辯曰無之。鏡中見賚顏色有異遂迭言偶然不已。賚又問曰爾見靈桃時曾識之耶。夫人曰吾方失記憶性安能相識。語時賚忽取囊中電文對鏡翻揭字映鏡面厯厯可睹呼姪氏曰爾能讀此否。夫人急掉首色變目定呼曰爾何處得此。賚曰彼日吾得之案上殆夫人所遺者。

夫人大怒曰爾可竊吾物耶賚急收其紙恐爲所奪語曰吾欲覓此事不得不爲之姪氏以爲何如夫人曰無他賚曰吾可以此示舅氏耶夫人色慘白銳聲曰不可爾舅知之必殺我彼大姤此事賚曰爾能實告我則不示舅氏夫人曰吾實言之爾可以此紙反我耶賚曰不可特許姪氏不訴諸舅前耳夫人作哀懇狀曰爾許我不示舅氏耶時色白氣喘惶窘殊甚賚曰可請先語我以此電信所自來夫人曰來自不脫夫人不知爾識是婦否賚曰識之彼居巴黎安得至此夫人曰然斯時正居旅館中賚曰與其弟同宿然乎夫人慄然有間曰吾不識其弟賚曰姪識之卽魯意斯賓倫特伶人之班首也夫人曰賓倫特有之然其名不曰魯意斯賓曰夫人未往海濱時會識之耶夫人曰不識語時喘息益甚又曰吾以丕脫之召往耳適靈桃在海濱而賓倫特亦同宿館中吾將以產事語靈桃故暫留彼處賚曰爾殆欲分肥耳夫人曰爾不宜輕薄若是賓喪氣語曰爾旣不實言吾亦不能如約姪盍由衷語我耶夫人曰吾言實由衷往海濱以前吾果不識賓倫

特賚曰。爾往必僞託失記憶性祕密若是何也。夫人曰。吾恐爾舅知之耳。若知吾往他處。彼或甚至殺我。彼惡虐殊甚。吾怖之。賚不信。曰。吾舅終不至殺人。夫人曰。爾何能決定。吾知彼甚深。彼有最不善者而一。賚曰。何不善爲。夫人曰。吾不敢言。但爾幸勿語。彼實一可怖之人。賚聞之殊不可解。恐彼之惶窘。尙係僞飾。蓋彼固一善演劇者也。又問曰。失記憶性之說亦姪所撰出者耶。夫人曰。非也。不脫之計。賚曰。靈桃之事何故必不令吾舅知。夫人曰。吾不能答。時坐立不安。或行窗下。或向瓶上嗅花香。且曰。爾不必擾我矣。速往視舅。但許我者幸勿告舅。賚曰。吾知之。但吾不識爾語果真實否。吾今必以揭此案爲主義。夫人曰。爾欲揭此案。則可與僞面具之人結婚。然乎。賚曰。爾謂瑪娜耶。吾不得機緣矣。夫人曰。爾非愛彼者耶。賚曰。今有他人愛彼夫人。曰。誰。賚曰。魯意斯竇倫特語。畢目注其顏。惟見夫人之頰暈漸赤。遽前執其手詰曰。爾猜忌語惡作劇。將藉此激吾報爾恨耳。賚奪其手。曰。否。否。吾實言之。魯意斯已與瑪娜結婚行將成禮矣。夫人大詫曰。安得有是。

彼允吾矣。彼一弱獸被怯懦。彼！彼！賚曰。然則夫人識是人久矣。是時夫人嫉妬之心已勝其隱藏之念不覺盡情傾吐無所顧忌乃曰吾識之數年前吾常遇之歌場中彼實愛吾。彼言產事富屬靈桃而未嘗及瑪娜。噫！彼乃愛瑪娜耶。吾欲揭彼罪惡使之受苦語畢切齒作恨聲體力大乏仆椅而坐。賚曰。然則伶人班首是否卽魯意斯寶倫特耶。夫人掩面而對曰。然然卽此人。賚曰。夫人往彼非見彼姊丕脫耶。夫人曰。然。賚曰。非爲靈桃產事耶。夫人曰。然。賚鄭重曰。由是觀之。彼殺靈桃者必寶倫特矣。然乎否乎。夫人曰。然。忽歎然大呼暈絕椅上。

第十六章

賚斯禮見那克羅夫人昏暈乃移諸榻上。按鈴索人。一女傭入。賚命之侍榻側。乃出門。女傭呼曰。請先生勿語。主人彼疾甚不宜復受驚。賚領之。乃登樓知夫人當卽醒。特不知後此肯堅持其所語否。彼不過以一時之嫉妒而言。然竟道其實亦未可知。惟殺人一事。則彼寶倫特易衣必無若此之速。不無可疑。且彼旣知靈桃。

何故使那克羅夫任教彼以歌。令人迷亂。事殊不了了。當更偵之。吾意必捕其人。使姪氏辨認。以爲佐證。方可定讞。第不知夫人醒後。果肯作證否。所言真實否。抑非一時忿亂之語否。

旣而入舅氏室。鼻觸一種異臭。不禁欲嘔。室中一燈熒然。殊昏黯。賚忽自悟曰。此鴉片煙氣也。胡爲乎來。頓憶白塘查煙事。曾經此味。愛特門聞其自語曰。誰至此。作何語。賚忽見愛特門狀大驚。蓋面目大異。顏色灰死。眼珠皆爲紅絲所絡。脣舌俱焦黃。不覺呼曰。舅氏一病至此耶。愛特門厲聲曰。爾至此何爲。誰許爾至此。賚聞此聲。頓憶當日海濱殺人後。大呼捕人者。卽此聲也。賚曰。吾來視疾。舅忘以函促我耶。愛特門曰。吾憶之。吾甚憂忿。爾辱我。且擊我。無狀至此。賚曰。吾未嘗擊舅氏。特引之出門外耳。愛曰。卽如爾言。亦屬非禮。賚遂不與辯。但曰。疾何如矣。愛曰。吾得還。攀病爾勿近我。今我服黑色藥可以止痛。賚曰。醫生允舅服此耶。愛曰。無良醫。不可信。今吾自治已病。幸漸痊。又笑曰。然乎。爾聞鴉片煙氣時。以爲不善否。

賚忽憶姪氏語。卽曰。吾甚不知舅氏有祕密不善事。愛曰。吾因痛甚偶一試之爾。卽深嘆吾不善乎。賚曰。吾聞舅氏服之久。愛曰。否否。吾向不服此。吾可誓爾。坐此。怨爾前事。吾今必得一親密之人。以爲吾助。彼姪氏欲謀斃吾。爾知之耶。賚急慰之。曰。必不至。是必不至。是自思舅殆服鴉片。故腦亂若此。愛曰。否。我實言之。彼一妖嬈無恥之女子也。爾勿欺我。我知彼必別有所愛。故欲謀我。我必先下毒手。爲快甥乎。爾必助我。語時狀若癲癟。賚心大異之。愛向多城府。今胡瞀亂淺露。若是。噫。是殆鴉片之害也。賚時知愛特門非復故態。亂語旣畢。倚枕閉目。逾時似已入睡。鄉賚思不得復問他語。不如卽去。乃輕步欲出。愛特門已覺之。呼曰。何爲賚曰。吾欲去。以爲舅睡矣。愛曰。吾少憇。非睡也。吾問彼姑娘何如。賚曰。彼將嫁竇倫特矣。愛曰。何人。賚曰。卽伶人班首之竇倫特也。愛忽起坐曰。彼耶。彼娶瑪娜耶。然則吾妻。賚曰。如何。愛就睡曰。無他。爾何知。竇倫特將娶瑪娜。賚曰。彼自言之。又得諸不脫夫人之口。愛忽作怖駭狀曰。卽彼法國女子耶。今來英耶。賚曰。然。彼偕瑪

娜宿海濱旅館中。愛曰。死矣死矣。不脫夫人必死彼矣。賚曰。何至是。愛坐起曰。彼爲財產耳。結婚後。產雖入其家。然尙不以爲足。勢必盡給不脫方！賚曰。舅胡知此女子事。愛曰。當卻思頓生時。在買洛城。已知彼矣。彼爲某氏之總管。貌尙佳。而性情甚毒。恐巴黎警察皆知此惡女子矣。奇事頗多。賚曰。吾願聞之。或得阻止婚事。則甚幸。吾知舅不甚喜瑪娜。然或不忍其茹苦終身。垂手施救。亦惠而不費之事。愛曰。事殊於我無與。賚曰。與我之關係甚切。愛曰。爾亦欲得此產乎。賚曰。財產何足重愛。曰。財產奈何不重。彼卻思頓待吾姊不善。後自思欲補過。遺囑曾及吾名。但瑪娜及爾並列於吾前。賚曰。尙有一人。則靈桃是也。雖死名分曾有之。賚曰。然吾知之。賚曰。舅亦知彼爲何人所殺乎。愛曰。吾烏知之。賚曰。不脫夫人言。舅知之必能語我。愛怒曰。彼不善之女子。乃言吾殺靈桃耶。妄言妄言。賚曰。彼未嘗言爲舅殺。特云舅必知之。愛曰。吾何以得知。爾往時。吾正臥病。不問外事。爾不憶耶。迨爾返時。吾尙臥未起。豈吾自榻上起往殺靈桃耶。噫。吾知之矣。爾言殺人者。

似我因瑣瑣問不已耶。賚曰亦云似我故我常爲人所疑。愛曰若然則我亦在當疑之列矣。賚曰不然語不必若是愛曰吾家臧獲俱能證吾未離此室安得往海濱殺人。賚曰母躁吾不敢言是請舅勿疑慮今吾已知主犯矣。愛曰彼女子必非也幸勿誤指。賚曰舅指女子爲誰。愛曰卽爾姪是也。彼或爲人所疑然必不若是賚曰吾意非也。謂殺人者魯意斯竇倫特耳。愛曰爾何以知之。何人言此。賚曰姪言之。愛倚枕無語。面色慘白。徐曰爾姪向未語及是。彼果烏從知者。賚大異之。舅果疑姪與竇倫特有情。且答曰。姪固言之。愛曰彼不然！彼不然！賚曰不然奈何。愛曰無他。吾誤矣。賚思彼必已信姪不愛竇倫特以吾所語者可證也。但彼袒護己妻故不欲明言耳。斯時愛嘿然久之。賚方急欲知夫人之愛竇倫特愛特門何由而知。然不敢問。問亦無效。旣而愛意似畧定。問曰。今計將安出。賚曰。捕竇倫特可耳。愛曰。爾得何種證據。可問警署得捕人公牘乎。賚曰。姪氏必能助吾作證。得捕人公牘。且惟此一舉可以阻止彼等之婚議。彼美嫁一無賴已屬可憐況殺。

人者可乎。愛曰。吾不解此殺人者其目的安在。賚曰。吾能知之。彼知財產將入靈桃之手。將必除之。愛曰。遺囑無靈桃名。何急急如是。賚曰。固然。然律師處存遺囑。止載一女。勢不得不與靈桃。則彼等不能安。故死靈桃而讓瑪娜。瑪娜在不脫掌中。可強得其允許。使嫁竇倫特。則財產可盡得矣。愛曰。若得此產。則視姑娘如陌路矣。賚曰。既得產。胡至待姑娘如此。愛曰。彼等甯知足耶。設如竇倫特愛他婦人。又欲別娶。則必棄瑪娜。其故可思而得也。賚曰。然則他婦人之夫如何。愛起擲其枕。曰。爾敢言是意。何所指。賚曰。吾知舅意。故隱指姪氏。！愛大怒。曰。勿妄語。不當指摘陰私。速去吾於若事。尙有訪查。俟有得。則告爾。今爾勿饒舌。賚曰。雖然。吾！愛以手頻揮之。曰。速出。速出。勿多談。賚思。逢彼之怒。在此亦無益。不如從其命。遂巡步。出至梯旁。遇一女傭。告賚曰。女主已醒。殊無他語。賚領之。然不知事當若何。了結。嘿自踟躕。不覺出門外。

賚且行且思。以所聞見卜之。深知姪氏果與竇倫特有情。但愛特門。何以知是事。

殊令人不解。忽悟舅氏殆亦見電文耶。繼思妗氏見吾得電文。驚惶無措。則其爲尙未有他人窺見可知。想舅氏吸煙氣質粗鹵。若知妗氏有是事。必不能安靜若是。雖不至殺。亦當大占脫輜。故妗氏駭懼若彼。雖然。吾今於舅妗間事。尙如墮五里霧中。驟難清晰。無已。亦姑俟之。旣歸。獨居深念。杜門不出者二日。繼欲走告警察。以寶倫特之舉動。然不知妗氏肯爲證人否。若一時憤激。旋即翻悔。則我反得誣罔之罪。事宜鄭重。不如緩報警察爲是。反覆思之。左右爲難。蓋不速捕寶倫特。則婚期已迫。無可挽回。今日之事。非累妗氏。則失瑪娜意中。若曰。自以救瑪娜爲急。彼妗氏者。自作之孽。不可逭也。旣而思之。又不忍以至戚之故。棄絕不顧。正惶惑間。款門聲至矣。心異之。時已深夜。何來不速之客。急趨往啟門。則倩影亭亭。獨立門外者。非他人瑪娜也。

第十七章

賚忽見瑪娜至。驚喜交集。至不能聲。旣而忽脫口曰。吾所最親愛者。瑪娜驟聞此

言忽卻步正色曰君不宜以此稱我我有要事相商君若不我允者我不！賚變色曰姑娘以爲吾非除卻愛戀語者則且不入可可吾愛者否否又口誤吾必許姑娘正襟厲色如姑娘所請蓋吾二人相契在心不在形迹言詮也瑪娜尙不入且責曰君忘吾已字人耶何輕薄若此賚曰此則不然爾所字之人殊不足爲憑瑪娜厲聲曰迦籬先生胡爲若此賚轉語曰否否姑入座姑暢談勿論前事瑪娜始入是夕天氣和煖齋室四敞夕陽映簾幕節金縷玉風景絕佳室中電燈輝耀案上更燃一綠色罩之燈益增奇麗瑪娜解衣領四顧室隅陳設雖亦尋常然尙得雅趣以賚固嗜修飾者也壁幕玫瑰色紙與地板色一致板上薦波斯細席器具俱堅緻黑橡所製四圍張油繪目不暇給媵以名人書畫鑪旁置拳套及面罩可知主人之孔武有力游蹤遍天下也瑪娜一一流覽心殊好之顧視少年則又覺其英姿颯爽丰度翩翩非尋常俊父可比是日賚因有招讌者方服盛服華美遼恆時目光四流顏采放射瑪娜不覺神眩心爲之怡回思竇倫特之狀亦略有

與此君相似者。思至此。體顛不能勝以爲二少年雖相似而凡狡猾惡劣之態度爲竇倫特所有者。竇皆無之。則又喪然若失。反而思之。吾旣許字惡人。則此身如入樊籠。無術可脫矣。更不覺爲之悚惶。

嘿嘿就坐。竇見其不語而栗。細語曰。姑娘畏寒請爲閉窗可乎。瑪娜曰。否否。吾覺熱甚。今晚鬱蒸若此。何畏寒。爲竇躊躇不解。第見神光離合。心不得甯。旣而忽悟。始歸座。無心問曰。姑娘訪我。語止是耶。瑪娜誤會竇意。答曰。君殆不慊於吾。吾一少女。向晚獨行。見少年固非所宜。然君宜諒我。我所處極難。台梗姑娘旣他往。吾不獨行。烏從見君。竇作色曰。丕脫夫人安在。瑪娜曰。吾不令彼知。竇曰。爾事必稟命而行。安得不知。瑪曰。噫。吾不如此。吾知君憤憤意。竇曰。吾思彼丕脫者必非善人。以爾少不更事。之弱女。入其掌握。必無幸。瑪曰。不然。彼曩雖如是。今則不然。竇曰。旣如是。則姑娘胡不自脫其縛。而求婚姻自由。雖彼施壓力。夫又何畏。瑪娜撼首曰。是不能。吾親向十字架設誓。安可背之。竇曰。爾守舊教耶。瑪曰。否。雖基督教。

亦重此誓。悔吾不三思。違爾誓之。今無望矣。賚斯禮。宜知吾意。吾所以不能拒彼者。非爲不脫權力也。實有口血未乾之盟。誓在。賚曰。要盟無信。惡誓不祥。爾雖誓言。豈足憑乎。瑪曰。吾無已。若不畏良心相責。何恤誓言。吁。吾服從良心。非服從不脫也。君勿疑。今姑忍之。吾得產後。將給以養老之資。而遣之他去。賚曰。彼女誠惡。實所罕見。瑪曰。彼等今往劇場觀劇矣。彌吾往。吾以疾辭。故至此。但必以十下鐘歸。不可令知所至也。賚曰。姑娘自有主權。欲何之。則何之耳。畏彼。何爲瑪娜。四顧。曰。以此情景爲彼姊弟所知。則謠諑紛紜。誰能堪此。不如其祕也。賚曰。然。不脫恩乃爾。瑪曰。爾謂惡者若何。賚曰。吾視其面。即知其惡。若顏色可以覘人險惡者。則莫如不脫。爲甚語。時顧視時計。詫曰。期且至。姑娘將去。然至此何爲。尙未明晰。瑪娜。然否。吾名姑娘。寶姑娘。先名我。故也。瑪娜領首。賴面而答。曰。此亦脫口。無心。君胡重督吾過。吾心之悔。不知若何。乃嫁一魯意斯。賚曰。姑娘尙未嫁。彼也。瑪曰。期迫矣。至下月杪。將結婚。今且促吾允此。賚曰。尙有五星期爲期。未迫此間事。變正。

多瑪曰君言何如顧五星期中有能！賚曰吾意此間必有機會可爲姑娘圖者第姑娘實告我今晚至此果何所事瑪注視賚曰君知之卽彼魯意斯交涉也賚曰魯意斯現何爲瑪曰吾欲問君有新聞能先告我者否賚曰否吾必先聽爾所述言時目視瑪娜忽精神振奮若甚有權力者蓋女子恒喜有一可恃之保護人今見賚至誠殊得所助雖賚與瑪之交情常在酬酢泛泛之際而女意若有所感信用驟進以至可厭惡之竇倫特較之不覺別有意念彼輕猾無賴之惡少與莫偉挺拔之君子安可同日語今竇倫特雖極意娛吾良心自現亦必曰彼惡少不應服從而惟此俊邁之青年乃足我匹

沈吟半晌始言曰吾今有要語告君適已見茀萊姆矣賚曰彼曾言函約姑娘然乎瑪曰未有函僅得電話幸不脫出購物未之知吾即乘地底汽車疾入律師室談論良久彼言財產須於未出游以前過付歸吾領執又勸吾設法絕竇倫特之婚賚且聆且持筆作字遂問曰然爾言若何瑪曰吾所答與答君無異辭賚曰然

則越五星期。姑娘必嫁寶倫特矣。瑪曰。吁。非彼釋我。則我尙何術。自釋賚。切齒長歎。曰。爾有財產。彼至死且不釋爾。爾生則妻爾。死則喪爾。金錢在握。爾固維彼。左右之矣。瑪曰。否否。今吾所以來告爾者。尙有希望。吾得一計。吾又與律師商定。一遺囑。謂吾死後財產之布置。句短心長。頗愜人意。賚驚問曰。爾亦作遺囑耶。財產與魯意斯。何勞遺囑爲。瑪曰。否否。爾尙未明吾意。細思之。則可得吾作遺囑之苦衷。賚曰。然則與不脫夫人。瑪曰。否否。吾所以勞此楮墨者。欲吾死後。爾得享其利權也。苟如是。妾雖死得瞑矣。雖然。彼姊弟知之。必致力死君。吾又不願以區區金錢。促君生命。賚曰。姑娘慮過深。安得以如是妙齡。而動言身後事耶。律師殆謂姑娘將爲他人所媒蘖耶。瑪曰。不然。爾問此語。何意語。時面色驟變。賚曰。無他意。吾偶觸此耳。蓋是時賚意中忽憶舅言。姈氏正愛戀寶倫特。不覺爲瑪娜危。必受姈氏之毒害。然是念殊不中理。遺囑明言。非女自得。則及賚。非賚。則及愛特門。若欲與寶倫特。則必由瑪娜更立遺囑。指明寶倫特方可。如志。否則不能安得殺瑪娜。

必欲殺之。則必盡舉賚及愛特門手刃之。而後可不然者。無是理。故賚即轉念。自語曰。無理。無理。吾誤矣。過慮。瑪不信。曰。君言果何謂。賚漫解之。曰。無他。吾偶有此念。頃言遺囑。奈何。瑪曰。將舉俾聖勃。賚得醫院充公費。吾死財產。即入醫院。彼姊弟俱無機會覬覦。此產賚起立舒氣。若甚心服者。曰。吾甚願姑娘辦此。瑪正色曰。君不怨我耶。吾此舉奪君財產矣。賚曰。否否。吾非特不怨。且快甚。此實正當之辦法。不令奸人得志。誠快人意之舉動也。第萊姆設計良佳。且得保護姑娘之生命焉。瑪曰。吾何危險之有。須得此保護。賚曰。然姑娘實不可失此護符。不脫及魯意斯知此舉否。瑪曰。未也。吾將以明晨告彼等。賚曰。速告爲愈。令彼等早知姑娘死後不得擾。此產則姑娘之生命亦得早保。一日。瑪娜驚立。握賚臂曰。君以爲彼等必死我耶。賚曰。吾不知彼等將用何術。第彼等皆非人也。若竇倫。特則吾尚可禦彼。惟不脫爲祟。則無奈何。今得遺囑。任保護。殆可免矣。顧吾終望姑娘能嫁鄙人。則萬魔俱滅。瑪娜曰。在不脫待吾已爲充分之優美。故吾不願背其恩。彼爲吾飲。

食教誨所費甚多！賚曰是皆參姑娘之術耳。彼利用姑娘以餌財。產昔旣一試。今復再試之。無所不用其詐僞。故昔名姑娘爲瑪娜竇倫特者。今又名瑪娜。卻思頓矣。瑪曰然吾初不遇吾姊。尙不自知。卻思頓之姓。特吾有疑者。吾尙不知。不脫父何名。賚曰姑娘尙幼。安得知之。彼父受不脫之欺誤。以爾爲孫女。以產給之。嗣彼父死。不脫乃挈爾歸巴黎。旣而知爾父有財產。傳爾。故速命其弟往探訪。乃知遺囑上無指定之名。第言一女不脫。遂生狡計。逼爾嫁魯意斯。而去靈桃。瑪娜大駭。曰去靈桃耶。爾疑不脫殺吾姊耶。賚曰否。否。吾不言不脫殺之。殺者乃一男子。第不脫亦混迹海濱旅館中。吾意必黨謀。設策假手他人。以去靈桃耳。瑪娜唇白色變。淚欲垂下。急問曰何人殺吾姊。何人殺吾姊。賚曰爾問不脫夫人可耳。是時賚幾欲舉。魯意斯名恐無據。不敢言。彼姪氏妬極。憤語耳。不可信。且吾信魯意斯更衣無若是之速。卽姪氏語有因。然不獲其實。在證據終不可洩。言蓋瑪娜。若知魯意斯手殺其姊。則必不肯嫁彼甯。不甚善。然此五星期中。安知不更獲有其他。

可。恃。之。證。據。奚。必。亟。亟。且。今。聞。新。遺。囑。立。則。魯。意。斯。未。必。復。注。意。瑪。娜。而。此。語。自。
 以。姑。緩。出。口。爲。是。賚。乃。復。語。瑪。娜。曰。爾。問。不。脫。夫。人。爲。是。語。既。畢。忽。念。彼。若。往。訴。
 不。脫。則。且。興。問。罪。之。師。彼。若。至。或。可。微。露。彼。意。若。不。能。則。吾。再。往。見。那。克。羅。夫。人。
 使。夫。人。姑。心。憤。激。不。能。容。藏。而。吾。乘。機。獲。得。一。二。證。據。則。彼。等。亦。無。術。可。強。瑪。娜。
 嫁。殺。人。之。人。矣。瑪。娜。問。曰。不。脫。肯。語。我。耶。賚。曰。或。許。可。瑪。娜。又。曰。魯。意。斯。果。殺。靈。
 桃。耶。賚。曰。此。非。吾。所。能。決。言。瑪。娜。手。取。繖。欲。去。恨。聲。語。之。曰。君。不。明。告。請。從。此。辭。
 賚。急。執。其。手。止。之。曰。親。愛。之。瑪。娜。幸。勿。怒。吾。實。於。事。不。了。雖。疑。彼。不。脫。夫。人。與。
 謀。然。不。能。確。指。此。實。情。也。幸。勿。怒。卿。所。應。爲。者。第。以。遺。囑。事。語。彼。而。舉。鄙。人。所。欲。
 問。者。問。之。則。可。矣。卿。姑。俟。之。瑪。娜。曰。何。所。俟。賚。曰。不。脫。夫。人。縱。爲。人。疑。彼。必。不。畏。
 卿。不。若。以。吾。所。居。語。彼。聽。彼。自。至。後。此。卿。若。顧。我。必。可。得。特。別。之。消。息。矣。瑪。娜。方。
 欲。出。門。賚。曰。卿。之。遺。囑。甚。智。慧。既。全。己。生。命。又。絕。彼。等。覬。覦。之。心。吾。知。足。殊。甚。語。
 至。此。忽。又。曰。姑。娘。且。緩。須。乘。車。去。語。時。手。取。冠。冠。之。出。呼。馬。車。視。瑪。娜。登。摘。冠。行。

禮而別。臨別語曰：卿終勿嫁魯意斯，是吾志也。

第十八章

賚遲不脫至次日。絕迹未至音信杳然。悶懷鬱積。幾不可耐。計不如更往海濱旅館一探。轉念思之。恐反敗事。因瑪娜既立遺囑。則不脫與魯意斯必不敢害瑪娜。而此五星期中可保無事。若吾急往。或有漏洩。則反致生事矣。必俟姻事既定。卽有舉動。吾終得見之。蓋此事在那克羅夫人情態中。必可得見。若好心陡發。則毒計且洩。吾因之爲利矣。事雖未可必。顧大有希望。且那克羅愛彼男子。固確然可信者。若相間。勢無可遏。惟彼之畏其夫。令人不可解。彼殆欲不令夫知而潛與魯意斯逃耳。雖然。那克羅縱欲逃。而魯意斯必不肯舍財產而去。是可勿慮。吾靜以待之。必可得實耗。而吾舅氏頗疑姪。因彼臥病。向有看護婦。今則罷去。事事需姪。殆使姪不得伺隙而他出耳。由是觀之。則不若坐觀成敗。待變起而收鯤鯓之利。豈不甚佳。閱者至此。或且難之。曰：賚亦大愚。尙作此迂緩之想。彼不親聞姪氏言。

殺人之主犯已有著乎而不速鳴警更以捕其人何曠曠也雖然此難殊易答賚固自言之若登審判之堂必召姈氏爲證人而彼之口語反復無常未知可據與否何所恃而敢鳴警吏且賚又以舅氏名譽之故不欲爲此是時賚意已定且待婚期既屆吾更以姈語訴吾舅未遲也遂閉戶深居足跡不出恒筆稗說數則以爲消遣地且得酬資沽酒自樂然友人之見彼者猶腹誹目笑以爲彼特幸逃法網耳蓋殺靈桃者非彼而誰也賚亦坦然不與較獨居寡交益自韜晦如是者又累日。

一日霍來斯過訪髮赭體壯與曩日無異衣服華潔如冶游子賚笑而詢之曰君曾訪豔耶曰然吾曾往見凱西之女公子愛情愈篤吾雖心豔卻思頓姑娘今則不復作此夢矣忽作憂色語賚曰瑪娜爲君意中人矣賚齧其吻答曰否否霍曰爾豈久未見彼耶賚曰否！但！霍曰君愛彼矣以吾論之凡爲彼美秋波之所轉者無不色授魂與雖吾意有所屬猶幾不自持況其他耶若君與之聯姻者幸

勿招吾赴宴。否則吾情不能自禁。且取辱於君無益也。賚正色曰。吾知之。瑪娜姑娘今在此間。近日曾見之。然實無機緣可爲匹偶。霍曰。君旣愛之。何無機緣之有。齊曰。然奈阻力何。霍曰。阻力安在。齊撼其首。若不欲語。狀僵蹇而道曰。此事豈足爲談助。且亦非君所樂。聞霍忽悟曰。吾知之。彼女子必以爲君殺其姊。故不允乎。雖然吾能助君。必剖明其故。賚曰。爾將剖明何語。霍曰。卽指謀殺事。君必無與。然知果誰爲主犯者。賚漫應曰。吾方注意斯事。尙未獲有眉目也。霍曰。若然則吾或能稍有助於君。賚蹙蹙曰。君果能乎。非吾所望。霍曰。且緩。姑言之。君憶當日海濱之事。有誘君入劇場者乎。賚不覺脫口曰。然。霍曰。彼所服之衣若何。賚曰。衣齷齪不堪。袴寬博。頸置赤色領圍冠甚高戴之不整。霍曰。此即彼之僞飾衣服也。賚曰。何謂。霍仍續語曰。是夜附近有福浴所門方啟。內管理人故相識。曾語吾曰。在彼處獲衣兩襲。卽如君所言。衣袴冠領不少異。賚躍起曰。噫。霍領之曰。然。管理人名特李。彼畏事如鼷。不敢以是事語警吏。彼特一下等社會中人也。故深祕之。某

夜被酒始洩於吾。且示以衣袴。噫。賚君知否。此卽僞飾衣服之證物也。賚又問曰。何故云僞飾衣服。霍曰。卽伶人處僞飾所用也。彼伶等常因急於更易故用是種僞飾衣服。若抽其衣後之繩。則衣自脫。袴亦如之。君可自悟。彼之所以需此者。用繩抽去。則更服而遁。倍覺易易。賚曰。噫。吾知之。君意。霍續語曰。吾意。卽誘君入場。後刺靈桃耳。彼服僞飾。誘君去疾。入浴。所抽去外衣。內服必白絨衣袴。如君躍上舞臺。刺殺彼女。復以高冠易巴拿馬冠。疾奔向吾二人。立處隱身而逸。遂令衆人視綫悉注爾身。而疑爾爲殺人者。設非吾得珍君臂者。恐君已定罪久矣。賚驚木不能答。思此事果有因。彼誘吾入場時。忽不見。乃知彼往浴室更衣也。然誘吾者竇倫特已認定。則殺靈桃者必爲竇倫特無疑。合之那克羅夫人語。益可信。因吏。則彼當許君。君意若何。竇曰。無他。君不識此中曲折。甚難著手耳。君勿洩。吾尙能獨辦此。霍曰。唯。當慎守祕密。吾亦希望爾得主犯。而與有情人成眷屬耳。吾可。

立誓弗洩於人。旣而別去。

賚獨居深思。若何措手。決意往海濱一行。繼轉念不如先告律師與之商榷。一切或可得要領。遂出雇車。囑疾馳往茀萊姆第中。至則茀已出避暑矣。意大悵惱。皇皇若有所失。旋思盍往日光報館見縗脫亦可。與商而縗脫亦不在館。因公事赴鄉間。賚以兩人俱不獲見。無可商者。不得已廢然而返。自計霍所言僞飾衣服。如足證。則可立捕竇倫。特然又妨礙舅氏名譽。意怏怏不自安。躊躇久之。終不足易其欲救瑪娜之心。而聽彼淪於奸人之手。念至此。又急取冠。將往舅氏處。心雖悵仄。然無奈何也。是時忽僕人進一紙。遂阻其行。則不脫夫人入矣。面有笑容。寒暄訖。語曰。吾欲與先生一談。賚見其外不露驚色。亦夷然問曰。談何事。請就坐。不脫手取雪茄。顧賚而笑曰。此間許吸煙乎。賚頷之時。不脫取煙緩吸。不知將作何語。賚計彼必因瑪娜語來耳。然不見於色。笑語如常。何也。視不脫煙捲初燃。長身玉立。婀娜多姿。衣飾與前日無異。神態甚整。暇棄火柴餘燼於鑪旁。語賚曰。君欲法

語乎。英語乎。賚曰。聽君自擇可耳。不脫曰。然則吾用本國語。語益活潑。因曰。吾本不欲瀆先生。今聞瑪娜語。不得不至此。賚曰。吾望夫人來久矣。夫人意云何。不脫曰。君曾囑瑪娜詢吾以誰殺靈桃。然否。賚曰。然。吾已悉夫人實與知其情。不脫曰。吾知情耶。吾居巴黎。若何知之。賚手弄小刀。語曰。吾知頗悉。夫人於是時。固同居海濱旅館者也。且夫人以電信召吾。始氏然否。不脫色忽變。曰。妄語耳。無是情。賚曰。吾以爲不妄。始氏親承此故矣。彼實不失記憶性。因夫人召。彼使彼教歌。致有謀殺事。不脫意稍定。從容曰。爾謂彼殺人者意乃在始氏耶。賚曰。否。雖吾不知教歌之命意。然吾已知殺人者明知靈桃非誤殺也。彼宗旨。即在殺靈桃。未嘗或誤。夫人以爲吾舅與聞。然確知舅方臥病。必不能出。雖彼疑其妻。不脫續問曰。疑爾姪氏殺人耶。賚曰。非也。疑彼妻與爾弟有私耳。不脫曰。事不實。若魯意斯果爲伶人班首。必不至尾。君賚曰。然。夫人曾聞僞飾衣服事乎。不脫聞此。大驚。疑擲其煙捲而起。急曰。吾不聞是事。賚曰。夫人實已聞知。竇倫特之衣脫置浴所。第抽其

繩衣卽如蛻手法甚捷。彼夜見吾卽服其服。特今此衣已落他人之手爲祕密藏置。蓋彼人不脫色漸鎮定。問曰。彼果爲誰。賚知不可洩。故答曰。吾不語汝。又續曰。彼旣脫去僞飾衣服。則內有白絨衣與吾衣適相似。易一冠自吾後逸。吾遂不幸而被疑爲殺人者。夫人已知之矣。不脫強自鎮攝。笑曰。爾戲吾耶。吾不如實言之。魯意斯果易其衣。如君言。君信吾誠篤否。賚曰。吾亦知夫人不得不爾。然則魯意斯之殺靈桃是無可疑。不脫曰。吾不知殺與否。第知易衣後卽上舞臺。賚曰。彼胡必用是等衣服。不脫曰。此不能告君。賚曰。夫人恐不能不告警吏。不脫顰蹙曰。若果告警吏。則爾姪氏且干未便。賚曰。然則吾姪氏果與魯意斯有私耶。不脫曰。然。魯卽吾弟。果係伶人班首。吾亦居海濱旅館。特吾弟發電信。非吾也。尙有他事。君欲聞乎。賚曰。吾無他欲。欲知果誰殺靈桃耳。不脫忽起立。目注視賚。曰。吾可誓不與聞。吾弟雖易衣。內衣卽舞衣。非白絨似爾者。此可斷言。所以尾君者。欲君至劇場耳。賚曰。彼何故欲吾至劇場。甯非設計累我耶。不脫曰。恐或然耳。君智則智。

矣。特語不可爲吾弟知之。君若欲知其究竟。尙以問爾舅爲佳。賚有怒色曰。爾敢疑吾舅耶。若然。則爾實誑吾。因彼方偃臥。當時。不脫遽出曰。爾問爾舅。若告警。更行且悔。語及遺囑事。遂不語。木立門側。賚問曰。瑪娜曾語夫人耶。不脫曰。然。彼女子心殊不端。乃欺其保母。賚曰。財產爲姑娘有。則姑娘自有主權。豈不然耶。不脫肆口叱之曰。咄。若所處至危險。必欲究其情者。則爾舅受辱矣。吾滿意。欲以情語爾。賚曰。語之不脫曰。今不語矣。俟他日語諸警吏前可耳。爾欲離間吾母子。請注意。爾今日驕矜。見於色。恐經吾道破。則頭顱不保矣。賚曰。聽夫人所爲。吾必窮究。爾弟捕此奸徒。不脫怒曰。勿大言。大言無益。君好自爲之。勿貽他日羞。吾必不以指捫爾舌。禁爾勿言。吾心實欲救爾及瑪娜。言之大有關係。特今吾尙不願語爾。賚曰。噫。夫人殆不以吾爲友。故祕而不宣耶。不脫且出。且語曰。爾姑俟之。又歎息曰。苦哉。此少年也。他日貽羞親友。恐血淚不足以洗之。旣語。色稍霽去。後賚閉戶尋思。覺其語奇特。終不信有是事。殆驚惶失措耶。然彼旣驚惶。胡不畏見警。

吏而反以語恫喝我。且意陰指吾舅噫。或吾舅果遣人往殺靈桃耶。此問題終不能一爲解決。

六下鐘忽一電信至係瑪娜所發者囑其速抵海濱旅館知不可緩乃乘車疾馳。七下鐘至矣。一女傭導入室見瑪娜笑容可掬喜不自勝心異焉正欲入室瑪娜忽趨前舉臂抱賚頸溫語曰愛君吾得釋矣不脫將吾所允婚之據盡反之吾彼與弟將永離英國而去吾得安然與君諧伉儷矣賚聞之驚喜呼曰彼等降矣遂歡欣不已。

第十九章

賚與瑪娜婚事絕處逢生欣喜過望以爲從此必無阻力矣賚思事情甚怪不脫何故自肯釋去此豸雖財產不能入手然身後事耳若瑪娜生存者旣與魯意斯爲婚享五千鎊之幸福非彼而誰安肯決絕若此意者彼知弟有罪恐一旦發覺刑罰加身爲逃罪計耳今姑聽之去此大障礙亦良佳又思此事是否應鳴警吏

令捕逃者。彼僞飾更衣之事。必非偶然。而誘入劇場。意圖嫁禍之舉。亦屬可信。事後大呼捕人者。其聲又確爲竇倫特無疑證。據種種固可確信。然必得茀萊姆商之方可決行。今紗脫又不在但商之報界中。人若事洩。則殆矣。且那克羅夫人亦曾與謀。株連所及。吾舅且被大辱。故不如暫祕之。輾轉思維。惟有待六星期後。律師茀萊姆歸後。婉商之一法。彼必有萬全之策。懲奸與護舅。或可兩全。未可知也。要之婚事既就。機會已臨。心殊暢適。婚費量己力。尙無虞缺乏。瑪娜已得遺產。囊資亦豐。兩無拮据。是時兩心喜悅。而因親戚之寥寥。相約至僻靜之禮拜堂行婚禮。意無取熱鬧也。

婚期既屆。新聞亦登載。賚更函告其舅。愛特門仍臥病。作賀柬致賚。詞意甚謙和。絕無貶瑪娜意。事方定。新夫婦遂往君士勃留提度蜜月。瑪娜意所擇也。既久。又往杜聞園訪台梗姑娘。姑娘欣然館之。雖其心以失一良教師。不能無介介而璧。人作偶。不覺亦爲之意滿。旣入室。台梗姑娘曰。今校中失一良教師矣。吾皇皇不

安賚笑視瑪娜而語曰。彼將爲吾教師矣。台梗亦笑曰。吾意君果一高足弟子。瑪娜曰。爾等胡言之誕。賚曰。誕言取樂。雅人所不禁。瑣事糾纏亦久矣。不行樂將何待。人生止得蜜月一遭耳。台梗曰。本不可知。或遭際兩三次。俱無定。瑪娜曰。此殊不足。謂眞蜜月矣。台梗視新郎之貌而語曰。果然。人生愛情之眞摯。莫有過於此時者。然此婚事之成。吾甚異焉。瑪娜笑曰。姑娘殆以爲非意料所及乎。台梗曰。吾不意其若是。神速耳。若二人相愛。則吾知之已久。吾雖爲管理校事之姑娘。不應知人家室事。然年少好事。尙能知情。今爾等居此。將幾何時。瑪娜曰。必六星期。吾等已在前灣覓屋矣。台梗笑曰。即彼華美之室。在鬼宮之旁者乎。瑪娜領之。賚笑。儂語曰。鬼宮耶。作何解。吾喜著小說。此亦一資料也。請速語我。台梗曰。是卽彼紅色屋頂之大厦耳。半築水濱。距君所覓得之室約三里。賚曰。吾知之前日曾過其前室。幽深而古。面臨海濱。吾向喜訪古蹟。故徜徉久之。台梗曰。雖然。吾不敢以夜往。實可怖。瑪娜曰。吾不意姑娘迷信魔鬼。一至此也。台梗曰。吾雖不至如世俗畏。

鬼之甚。然吾頗信之。彼室中故事。係爲私販所居。實一祕密旅館耳。後爲稅局所知。發兵捕之。彼黨力拒殺人頗多。其後每遇苦雨淒風之夜。時聞鬼嘯。屋遂爲墟。瑪娜笑曰。曾無見幽綠之燐火耶。鬼相聚而居。殊得佳趣。胡爲一燐一火之寂寥也。賚曰。此屋何名。台梗曰。俗呼之爲鬼宮。向稱凱斯爾旅館。今無知者。人旣畏鬼。空閑有年。主人往他國失修日久。且恐崩頽。語至此。瑪娜欲行。遂告別。賚旣偕瑪娜居海灣之室。常與台梗過從閒談。嗣以台梗事冗。遂不時往。夫婦恆對談。若不解二人之遇合。有若是之奇妙者。然旣得歡暢。宛如春和景明。百花怒放。園亭之樂。致無窮也。凡有眞愛情者。必能享有此樂。彼俗人烏足知此。二人旣居是間。愛情與日俱長。有常感謝彼蒼而已。嘗攜手行小徑間。偶思往事。恍然如夢。若落言詮。則色相太滯者。晴明之日。聯步海濱。天氣溫和。木葉未脫。田禾初熟。萍果纍纍。如金丸。所居室。頗雅潔。相稱。雖小。而適宜。女傭面賴。性馴善解。人意。又嘗乘車。至他村鎮。或泛舟取樂。打槳中流。菰蒲四繞。意更灑然。遇古廟寺宇。輒流連。逾晷。又

喚渡溪邊與舟子間話疏襟朗致地行仙不啻也飯罷自作歌譜之使瑪娜抗聲曼吟意致綿渺宛與仙姬爲侶有時緩步三四里往視所謂鬼宮宏敞寥廓令人意遠視其基址石壁堅韋半爲海水所嶠上有推移小門運輸之舟可直泊門下窗戶敝壞蛛網胥絡門鍾皆生鏽地板溼膩生蟲菌儼然一鬼窟也失路者或信宿焉然不敢久居雖膽壯男子居此亦不無惴惴誠幽靈荒僻之所矣賚夫婦常過其前不見他異匝月後忽有所睹意大驚異

一日賚獨行未與瑪娜俱躡躅水濱又經室旁仰視俯矚遠見夕陽一角掩映樓頭猶泥金之布女牆上也不覺立而細玩良久未去室旁即廢園有船板積置草長於人蘆葦蕭瑟拉雜叢生野樹自生自枯無人過問水濱有巨松一株婆娑蔭數畝正徘徊其下忽見園中有人影搖曳心大怪詫是時安得有入室者諦審之則一老人鬚髮俱皓服多羅呢之衣外套寬博冠輓冠簷垂額際賚思似一騷人韻士行吟其間者逾時老人緩步入室賚亦廢然自返晚餐時與瑪娜閒譚室主

勒夫台夫人聞之。乃曰。殆駘羅老人乎。賚遽問爲誰。夫人支頤罷食曰。先生是人。昔曾居彼館中。挈妻同居。妻死遂去。常往來游行。示不忘此間。其情殊可哀也。瑪娜執賚腕。若有所感。撫然不語。主婦既出。瑪娜始語賚曰。吾等不知他日亦有此間紀念否。賚曰。何至此。吾二人偕老歡娛。必無在此間有紀念之理。瑪娜曰。吾亦願其如此。雖然。吾等憂患亦夥矣。今不果知吾姊爲誰氏所殺者。賚亦悵然有間。曰。以吾觀之。必魯意斯無疑。曩者吾未嘗與卿語。今請述之。乃舉所聞事實。及己所推測者。一一語瑪娜。瑪娜大驚曰。險哉。吾等之生命也。旣而又遲疑曰。或者非彼所爲。其冤抑乎。賚曰。吾以爲必無冤抑。彼所行種種可駭。雖吾尙待萬萊姆返。始敢決計。然已得十之九矣。瑪娜曰。有證據乎。賚曰。吾必覓一伶人爲證。當殺人之夜。彼果否在部中。抑外出。即可得之。吾憶風琴邊有一男子。歌聲甚高。不知是否魯意斯。瑪娜曰。魯意斯聲不能高。賚曰。然則歌者必非魯意斯。彼部中止有三女子。一那克羅夫人。一靈桃。其一吾不知名。審是則魯意斯恐不在部中殺人者。

非彼而誰。今吾等姑不語。是徒增煩惱。且覓閒爲樂可耳。遂不復語。

賚自此常於空廈間見老人獨行。惟白晝未嘗或見。必傍晚始出。且不離室旁園中。未嘗越雷池一步也。賚思是老如鶴鶴。晝伏夜出。且避人引去。遂不得與語。久之。不以爲意。旣五星期。賚將挈眷返倫敦。正擇擋間。忽舅致一函。云已疾難瘳。恐遂不諱。乞賚速往商遺囑。付身後事。賚意鶴突不自安。思始氏之狀。不願復往見。然義不可不往。遂奉復書。言三五日間當卽至。書畢。自往投郵。瑪娜方睡。不欲驚醒。遂去。未逾一小時。返矣。入室。不見瑪娜。疑其或散步近處。亦不爲意。問主婦曰。彼安往。主婦答曰。一童子來。彼卽取冠。遽出。意甚驚惶。不知其因何事也。賚至此方有異。問曰。彼問何處。主婦曰。吾殊未留意。因吾方料理晚餐。頗冗促。今六時矣。胡尙未歸。是時賚忘已出。未言所在。意瑪娜殆覓己也。急往君士勃留提。不見。疾反。問仍未返。已七時。賚心大憂。旣而八時。尙不反。又四出偵訪。之絕無踪影。九時。仍不至。賚知必有故。又歷十時。依然杳渺。

第二十章

凡人俱可知賚意對於瑪娜不歸之事。憂悶至何。若主婦頻來慰藉。並言一十餘齡之童子引去而已。並不識此童子。且亦未暇熟視其貌。賚無可如何。惟有外出姑覓之。既而忽悟已出時未嘗言何往。瑪娜必不往覓已。然則何事足使之他往者。鄰里無他相識。若往台梗姑娘處。則必先語我。胡未聞是。既出門對月長吁。忽憶靈桃爲產。被害瑪娜殆亦爲是耶。轉念瑪娜既立遺囑。他人不得覬覦。當無人圖害之。又思魯意斯常來君士勃留提曩救瑪娜。卽此地也。然魯意斯決不至此。旣無財產。安肯復蹈重罪。且行且思。自君士勃留提折返。復向鬼宮之水濱而行。四圍環矚。止見河水洋洋。月光爛爛。意彼墜水耶。然灘渚甚淺。不至滅頂。若果墜水。則殆在室基石壁下耶。彼處水較深。乃疾趨至室。後欲審視之。月影憧憧。令人失望。賚憂悶。欲絕心急。足奔至籬下。忽見室之下層窗內有燈光。一閃。此窗離水濱。尙遠。距鄰水石壁。約數十武。賚忽思此間恐有異。蓋一詢老人。乃躍入籬內。欲

入室動問或老人會見瑪娜踪跡亦未可知縱使此間必無覓得之理亦不妨姑覘之既近窗窺見一人坐敝椅上案頭有燭置玻璃瓶中旁置食盤方據案大嚼其人衣細呢殊華貴外套及冠置旁座意殆老人然白鬚已無髮亦除去賚急欲近前忽踏枯枝作響室內人驚覺顧而外視賚突見其貌大駭失聲歎然欲仆室內人非他蓋儼然一魯意斯竇倫特也皓髮長鬚皆僞飾耳頓悟瑪娜必在是擢其毒手矣意大憤激聳肩撞窗窗壞躍而入魯意斯驚呼起立倚門側時賚憤火中熾氣咻咻若喘牛惟視魯意斯方持手槍弗敢遽近大呼曰咄惡奴吾妻安在魯意斯微笑不語故作態以激賚旣而置槍皮囊內一手仍執其柄笑語曰此物姑緩用賚君驚我殊甚吾意鬼來索命耳賚仍大聲詰問曰吾妻安在魯意斯曰且緩勿作態嚇人卽在此間嚇人亦無益吾知君必至然不意破窗而入賚自語曰噫乃毒計耶魯意斯見賚退立仍歸坐取雪茄自吸笑而問曰爾殆降我乎乎賚大怒趨過幾滅其燭大呼曰不語吾妻所在者且碎若顧魯意斯復握槍起曰

爾故態復萌誠勇矣賚不敢遽前但頻呼速出吾妻魯笑曰吾安知爾妻賚曰爾必知之吾暫出一童子來誘之往必爾奸徒毒計也閉鎖何處速語我否者必殺爾魯意斯仍接手槍而語曰爾且定爾神覓爾妻瑪娜未死特賚叱曰不得呼吾妻名魯笑曰爾忘之耶彼本吾妻也賚曰死惡奴速言吾妻所在魯意斯曰在彼小屋中平安甚特釋放之權在我賚曰賊徒乃敢作是惡魯意斯曰此誓語何益爾若賚曰吾恨不懸爾頸於室中魯又笑置其槍曰今爾尙不與吾決鬪殆必問明爾妻所在然後舉手耶噫吾暫不用是徒費腕力且吾方欲吸煙賚申申大嘔不已魯意斯曰勿爾吾方欲詰爾賚曰吾不願聞爾速語我以愛妻所在魯曰爾妻甚安特閉一室中稍寂寞耳然吾故愛彼胡忍虐之吾且與以燈火使不畏鬼賚啟門欲出意不如徧搜室中魯意斯忽止之曰賚君且緩若往則爾妻必死矣賚大驚面忽慘白知魯意斯固無所不爲者止步而問曰爾黨守彼乎抑爾姊耶魯且吸煙且語曰緩言吾有黨與否於爾無與夜短語長不如坐談吾於此

事亦甚勞矣。今日無他語。或應吾約。或不欲爾妻。惟此兩途聽爾自擇。賚怒益熾。且詈且語曰。爾以吾爲必入。爾穀中無術。自脫耶。若不語。吾以吾妻所在。則吾且呼四鄰出而捕爾。魯笑曰。爾呼時。恐爾妻已無命。賚不得已。曰。吾妻雖無命。爾獨有命耶。魯曰。然。特止爾知吾在是。若今夜吾返倫敦。又誰知之人。皆以爲吾老人駘羅耳。其事吾最稔。無人能抵吾隙。吾遂安行此計。爾其奈吾何。賚聞之忿甚。然恐往受其害。不得不姑聽機會。雖此時突起奪彼手槍未嘗不可。然魯意斯已明。言有黨。則事且大失敗。遂不敢發憤。但曰。吾妻果平安乎。魯意斯正色曰。吾誠實言之。平安甚。賚曰。誠實二字。請勿復語。但吾今差慰耳。爾更欲何語。速言之。魯神色自若。持煙徐吸。坦然曰。爾尙欲何問。賚曰。爾欲殺吾妻。洩憤乎。魯曰。此在於爾之允吾要求與否。賚曰。爾要求何事。魯曰。胡待我言。爾亦當自解。非爲彼五千鎊何至是。吾辛苦設計。爾坐享其成。烏能甘休。此亦吾應了之事也。賚曰。否。否。吾妻立新遺囑。此財產固於爾無與矣。魯曰。爾知英國現行之法律乎。吾意爾爲此。

言或尙有所未喻。賚曰：法律若何？魯曰：爾既成婚，則新遺囑立廢矣。賚怒曰：安得欺我！魯笑曰：爾不信邪？謬矣！否則吾豈肯以瑪娜讓爾者？爾入吾穀，猶未悟耶？賚曰：請此後勿名吾妻，稱以迦藤夫人可乎？魯吸煙自如，笑而領之曰：可可特所值不加纖毫，虛爭何益？賚思之心有所動，意者法律上果有此條乎？乃曰：然則瑪娜死而財產歸我耳。魯笑曰：然爾死則愛特門可得矣。賚曰：於爾又何所爲？魯曰：此我家事爾勿問。又指其金時計卽僞作駘羅之飾者曰：時已遲矣，來賚斯禮。吾語汝：吾若娶爾妻，畢生得享用而已。此非吾之目的，故吾遂願讓婚使爾如願。爾亦萬不料結婚後而瑪娜之遺囑頓失效力也。吾固早知之，且機會甚佳，第萊姆不在此間，否則吾尙不敢爲是。因彼若知此必更作他證據，則吾計敗。今幸爾果急欲完婚，遂吞吾餌。賚曰：然則今日有意陷害吾家耶？魯曰：吾僞飾至此，卽行是計，且挈童子俱來，囑以術誘迦藤夫人。吾今有禮竟稱夫人君可釋然矣。童子僞云：君出而折其足，彼果匆遽而出，乃入吾網羅矣。噫！彼女子於爾情深至此，安有不

中吾計者童子導入一室閉置之室在何處今姑不言嗣遺童子出故無他人知者賚躍起曰然則固無他人在此乎魯應曰然此係一語頓止似已自覺謬誤者賚趨前一步魯亦突起手槍脫然落地上方欲俯拾賚奮拳猛擊魯讓避須臾賚已拾起魯大驚駭似生命已懸賚掌中者賚指槍語魯曰恃爾力得見吾妻否者一擊斃爾猶一大耳魯作誓皇倉欲避賚急以槍阻之不敢行作態回坐故見悔喪狀曰爾誠勇且黠矣然爾意欲何爲賚曰吾欲見吾妻不導吾往則制爾命魯曰吾死爾亦有絞刑賚曰無妨且殺爾爲除害何刑之有若吾不得此利器者則爾將何以處我魯曰此語何間爲賚曰吾欲窮詰此究竟魯曰吾將使爾畫諾於爾妻具約上年給吾三千鎊賚曰爾尙肯留二千鎊與吾夫婦乎爾度量宏慈誠有過人者若吾夫婦不允是則奈何魯曰吾將擲爾妻於水濱賚曰惡魔其擲法奈何魯曰此必不語爾且不令一人知了無痕迹使爾不能鳴諸警吏賚曰吾可作證則奈何魯曰否人皆信我爲駘羅決不有是賚曰然則機會不幸矣語已畢

速導吾行。魯曰：何往？賚曰：導吾入吾妻被閉之室。魯强笑。手提玻璃燭瓶，遂行。魯在前，賚握槍於其後。行長甬道，有頃，魯指而語曰：此甬道卽通彼室，蓋兩室分界之最長夾道也。賚止足，揮手曰：吾止是爾可領夫人出。語時，其意似魯意斯無可遁者。魯領之，遂前行。賚自計：彼必無術可遁，卽欲殺瑪娜吾聞其聲猶及救也。魯至甬道底，啟一門。瑪娜如鳥翩然出，忽失聲。曰：爾耶？語似駭。魯意斯賚遙呼曰：無害夫人。吾在是。瑪娜大喜，呼而躍趨，未及賚前，突噉然一聲。瑪娜忽不見。賚急欲救之，方至，瑪娜失足處，脫然下墜。水氣森寒，蓋亦落海中矣。

第二十一章

賚斯禮夫婦旣踏機阱，入海須臾。賚竭力冒起，浮於水面，腦昏亂，不知所爲。但見上有火光，猶見魯意斯持燈立甬道間也。且聞其笑語曰：今爾入海矣，必與爾妻俱死。爾舅與吾得均分五千鎊之產矣！爾愚哉！潮流湍急，速與波臣游，勿復顧我。是時賚不敢少懈，疾入波濤深處。蓋此間水深丈餘，急覓瑪娜猶可及，無暇聞魯。

意斯語矣。賚故善泅水。往來游泳。瞥見一黑影浮沈水面。知必爲瑪娜。益奮力鼓浪而前。未幾。距石壁下已遠。力竭氣促。始得至瑪娜旁。而瑪娜亦素習泅泳者。用力往岸邊疾駛。昂首四顧。距岸頗遠。賚乃用趨捷之泅泳法。得近瑪娜。瑪娜幾乏力。幸水不甚寒。遂奮前提抱之。瑪娜歎曰。吾等恐不得陸生矣。賚曰。否。夫人心定可耳。吾如鳬能常狎水。但力扼吾臂。吾可助夫人登彼岸。賚既負重。任奮其神勇。向對岸游行。距大廈益遠。賚復用借潮法。疾駛近岸。是時幾忘已身所在。亦不解何以能奮此神勇。瑪娜亦然。意者上帝有佑。助之力耶。旣至岸旁。互立泥淖間。距鬼宮已有一英里之遙。插足淺灘。用力欲上。賚時以一手扶掖瑪娜。疾行而前。急欲往。嗚警吏。遲則恐惡人且遁。瑪娜忽止之。曰。賚斯禮。跽此謝上帝佑。助恩賚果。如言。長跽二人衣服溼透。冰寒刺骨。月下對跽。作祈禱。旣畢。復起疾往。君士勃留。提瑪娜力盡。倚賚臂而行。亦不復語。旣而瑪娜始語曰。是何故歟。賚曰。是易知耳。吾等誤蹈其阱。今得生矣。瑪娜曰。魯果何意。必設此阱害吾等耶。賚曰。彼自言。

之。以。爾。所。立。之。新。遺。囑。一。成。婚。而。卽。失。其。效。力。今。始。恍。然。於。彼。使。吾。二。人。成。婚。者。
 亦。狡。計。也。瑪。娜。曰。即。如。是。亦。應。以。財。產。歸。爾。安。得。於。彼。有。分。賚。曰。惟。然。故。彼。欲。設。
 此。阱。一。箭。貫。雙。鶲。耳。若。吾。二。人。以。今。夕。沈。海。中。則。彼。又。將。殺。吾。舅。以。謀。獨。佔。使。產。
 歸。吾。妗。氏。瑪。娜。曰。此。又。與。魯。意。斯。何。與。賚。曰。彼。愛。吾。妗。舅。死。則。彼。等。必。結。婚。矣。瑪。
 娜。大。奇。之。曰。魯。意。斯。乃。愛。爾。妗。氏。耶。賚。曰。然。吾。知。之。已。久。前。日。海。濱。事。卽。彼。等。狼。
 狼。爲。奸。也。然。吾。必。根。究。此。事。使。之。水。落。石。出。吾。意。此。舉。彼。亦。未。着。矣。瑪。娜。歎。曰。吾。
 誠。夢。夢。始。吾。閉。室。中。忽。見。魯。意。斯。至。駭。極。不。能。語。賚。又。深。思。曰。吾。誠。過。矣。瑪。曰。何。
 謂。賚。曰。吾。於。魯。意。斯。落。手。槍。時。以。爲。徼。幸。得。機。會。今。乃。知。亦。彼。設。計。誘。吾。入。阱。也。
 瑪。曰。如。何。賚。曰。當。卿。閉。入。室。時。彼。卽。將。曩。日。私。販。起。貨。處。之。機。關。洞。啟。以。待。吾。至。
 比。引。吾。入。甬。道。僞。放。爾。出。室。失。足。墜。水。吾。聞。而。驚。赴。亦。墜。焉。彼。蓋。不。知。吾。二。人。能。
 泗。水。必。安。然。以。爲。葬。魚。腹。矣。此。計。毒。甚。吾。將。卽。時。往。鳴。警。察。捕。之。入。獄。中。彼。謀。殺。
 之。心。或。可。稍。息。

臆。欲捕魯意斯。頗非易事。蓋魯之思想。亦不問二人之死否。要已匿迹銷聲。雖賚即鳴警。更緹騎踵至。而大廈已空。駘羅衣飾。尙在。而僞飾之人。不知何往。惟此可證。奸徒必更服他衣。改裝而遁也。偵探往汽車場詢之。殊無是人蹤跡。可知魯意斯必步往他停車場乘車。然恐未必乘車至倫敦。或往濱來買夫。遂又電告各車站。注意是人。迄無蹤影。四出尋覓。終不可得。賚斯禮欲返倫敦。擬不挈夫人往。必置最安處。恐更遭艱苦。意良不忍耳。遂往告台梗大奇之。以爲酷似小說中語。生平未嘗親見此事。遂允留瑪娜同居。且力任保護。賚乃告以倫敦居處。且語女曰。幸夫人朝夕與台梗姑娘俱勿他往。令吾懸念。瑪娜領之。賚意少慰。然蜜月中有是事。亦甚掃興。且不意財產事尙有是糾轄。又思不脫必與聞此事。魯意斯粗劣。無是狡謀。殆必乃姊所爲。若欲平安。勢必宣戰。非滅此惡徒。不足以弭後患。

賚既抵倫敦。即訪茀萊姆。尙未返。意必在巴黎。有事羈遲也。計不若自往法京一探。然欲保瑪娜之平安。遂以事告律師之友。此人曾與聞結婚事者。詢之。知瑪娜

遺囑果據律作廢。於是允爲更作一遺囑。自齎往君士勃留提警署中。是人往彼竟與台梗姑娘結婚。事與此案無關係。故表以一語而已。齎旣欲往巴黎。遂作一長函與瑪娜。戒期欲行。忽憶尙未往晤舅氏。是必不能。況又因案有關係。必探悉其事。並魯意斯曾往彼否。且那克羅夫人近日作何狀。事甚要。乃乘地中火車往。適購晚報攜閱。而已與夫人之遇險事。已登載矣。其得救出險。情節頗悉。而事已似從他報轉登者。意君士勃留提之訪員。早飛函告之。各報館矣。齎意頗不悅。彼魯意斯知吾二人尙在。且鳴警吏。則遁且愈遠。捕之大不易。然此亦無如之何。車行至桃槐街。思魯意斯必已遠颺。未必至此。且思且入室。那克羅夫人見彼於客座。夫人貌頓枯瘁。似易老者。意與魯意斯設計。不遂心緒惡劣所致歟。旣而齎問舅氏。夫人態浮動不定。答曰。病益劇。彼知爾必至。故豫囑。彼不能與人語。緩數日。再見爲佳。齎曰。吾憂甚。然吾將他往。故來此辭行耳。夫人曰。將安往。齎意有感。卽曰。吾不能告。始。今夕卽行。約一星期始歸。惟望妗氏代言。吾甚念舅病。尙望靜。

心調攝耳。夫人領之。又曰。此大難事。福特常語吾奢侈。而商務近又衰頽。乃致爾舅怒我。賚顧室中所購物果瑣碎積疊。所費不貲。乃姑慰之曰。吾尙盼商務復盛。夫人曰。恐不能矣。此肆行將倒閉。爲人稽查帳目。若事發。當奈何。賚曰。肆閉後。尙須虧欠幾何耶。夫人曰。吾不甚知此中曲折。但得數千金支持。可免此累。今甥得富家女。盍以資助爾。舅賚曰。力不能。妗知吾婚事。卽舅所告妗者乎。夫人曰。然。吾意甥必有力助爾。舅賚曰。否。吾安能向妻索金錢。必無是理。吾意魯意斯知吾二人。度蜜月處殆卽妗氏。告彼耶。夫人拍手曰。吾久不見魯意斯。行與決絕。因彼愛爾妻瑪娜故也。賚曰。吾不甚信爾。吾意殆恃妗而得釋瑪娜耳。夫人曰。然。則爾必感吾恩賚。曰。感甚。今尙見魯意斯耶。夫人遲疑曰。未也。數星期。未見。殆不憶我語時。淚皆瑩然。賚曰。然。則爾得免奸徒之累矣。夫人曰。彼何曾爲奸徒。賚曰。實奸徒。彼將死瑪娜於君士勃留提。夫人領之。曰。吾得之新聞。然有誤。魯意斯當不。賚曰。必魯意斯。今將捕之。置於獄。夫人曰。爾手辣哉。恨之何酷也。賚曰。爾奇甚。尙無。

所聞耶。彼將死吾夫婦安得不仇。彼今以吾舅名譽之關係必設法捕獲不使牽累而得正。彼之罪夫人躍起呼曰少年何意。賚曰爾豈不知彼姪氏意中人也。夫人曰否爾饒舌。賚曰此確證也。吾深信彼必陷吾夫婦二人又及吾舅然後與爾享此財產。夫人色變大噪曰必不然必不然胡誑言至此。賚起欲去且曰吾不獨在此作是言他日返倫敦將訴是狀於公堂必不宥恕。夫人昏亂欲仆問曰何案登公堂訴狀。賚曰靈桃被殺案。夫人呼曰魯意斯必不！賚曰吾望爾能證彼之枉然吾得證據甚多恐難逃罪今以夫人關係故姑不語其間情節以全體面若始能告我在彼黨內得若干之利益者則吾一夫人怒曰吾安得與聞此事爾速去勿妄言。指門外語曰去去勿得復來。賚見此狀乃不能復耐忽發毒矢曰吾可不復入其如警吏之欲入何。

第二十二章

翌日賚赴巴黎居大旅館卽向日所稔者既去衣塵進殮罷遂往訪律師第萊姆。

律師意雖吝。然在巴黎頗豪奢。居報瀆斯愛立西路之旅館。頗壯麗。賚至其夫人及女俱出游。見茀方坐吸煙室中。獨居欣悅。賚寒暄訖。卽與語要事。茀復出鼻煙壺。如故態。悄然曰。訪得新聞乎。賚曰。較訪事尙多。吾與妻一茀。大驚。煙壺忽墮。呼曰。噫。賚曰。吾妻瑪娜。卻思頓也。茀乃俯拾煙壺而問曰。爾已娶耶。賚曰。已六星期矣。爾尙未之知乎。茀笑撻其首曰。此非可喜事。爾知夫人已立遺囑乎。此遺囑將奪財產出於不脫等之手外。然。賚揮語曰。變廢紙矣。魯意斯固言之。茀曰。爾已見魯意斯乎。賚曰。豈特見之。吾見彼等時。如夢如劇。變幻迷離。生命且因而幾絕。吾今此來。卽語是事耳。茀曰。彼欲死爾耶。賚曰。不獨是。尙欲死吾妻。茀曰。奸徒膽壯哉。賚曰。誠大惡人也。彼死吾猶可。乃尙欲死吾妻。至是語幾不續。茀曰。吾知爾婚事。必先爲爾更作遺囑矣。惜以避暑。故不之知。今爾夫人偕來乎。賚曰。吾托之台梗姑娘。可無慮。且吾已乞君友更作遺囑矣。茀曰。善謀死爾事。若何。請詳述之。賚曰。吾本欲言。君其靜聽之。乃舉魯意斯之如何設計瑪娜之如何遇險。如何。

獲救詳盡不遺一事第軒眉聽之狀如平常不見驚異色賚頗怪之意此事奇警己語亦活現胡彼若是語畢不禁加訊曰先生不以爲異耶第披其吻曰不吾似觀新奇小說已知必有奇文矣故亦不甚駭彼魯意斯之禍吾早知未已此次所奇者不脫夫人未出見耳豈彼心忽仁慈耶語時齒頓露若有怪意賚自語曰不脫夫人或即在其間耳第撼首曰否否彼五星期皆在巴黎賚曰先生何以知之第曰巴黎警更能言之彼一舉動警吏皆注意悉以告我賚曰不脫雖不善然何至已爲警吏所注意第曰彼之奸惡誰不知之吾自奈司至此本欲訪彼前此歷史以決彼是否與是案有關特海濱奏劇時彼固未至也賚曰在海濱乃舉鬪爾賽姑娘所語及電信召那克羅夫人爲彼自認各語告之且言那克羅夫人與魯意斯有愛情第似有憂憤之色曰此事大不合理爾始已嫁夫儼然尙在可作是等舉動乎賚曰有夫之婦若遇奸徒則受欺亦往往有之先生常不以事爲奇今胡忽作是狀第以指彈案笑曰爾得間矣然爾始及魯意斯事實出人意表賚又

若自悔者曰。彼雖惡劣。亦吾始不應揭其短。特吾必認彼於此案知情。第曰。指謀殺案耶。賚曰。然。彼望吾舅得財產。故有此惡作劇。吾意推之。彼不知在何處遇魯意斯語。及靈桃產事。故同謀。然不知魯意斯尚有瑪娜。第曰。何故。魯意斯不語。彼賚曰。彼若知之。姦心火熾。則黨羽必不堅耳。彼今愛魯意斯甚。必以爲靈桃死吾。既被害。更以法死吾舅。則彼可安然嫁魯意斯。享五千鎊幸福耳。第曰。魯意斯亦有意娶彼乎。賚曰。吾不能斷。若瑪娜新遺囑。未立。則必思娶瑪娜。今遺囑既立。能設計使遺囑失效力者。惟有割愛以瑪娜讓吾。乃擇先生不在英國時行之。第曰。吾友在彼。爾胡未一詢。賚曰。吾不願以婚事多語人。且絕不料及遺囑作廢事。雖然。吾仍未蒙其害。幸矣。彼見新聞。知吾夫婦未死。彼必遁矣。語有間。第曰。此案於那克羅夫人果何關係耶。賚曰。彼至海濱時。自稱斯柏爾姑娘。實赴電信之召者。彼教靈桃歌。卒以致死靈桃面幕密網。聞其歌。且誤其人。第曰。何誤。爾殆以爲那克羅夫人耶。賚曰。然。先生當知。魯意斯欲殺靈桃耳。彼欲他人誤靈桃爲那克羅。

夫人者所以引吾疑惑。或引舅殺其姪。因以嫁禍於吾耳。由是觀之。魯意斯並不
知吾何日往海濱。然彼教靈桃歌。則確爲彼亦欲殺靈桃之故。茀撼其首曰。吾不
信是言。意必誤認爲那克羅夫人耳。賚乃又舉霍來斯覓得僞飾衣服各事。一一
告之。

茀聽畢。取鼻煙輕吸之。笑曰。爾所探亦多矣。今吾將告爾以吾所探得者。不脫居
巴黎已有年。其來也。自勃洛哀攜一幼女至後置之寺中小校受讀。即君夫人也。
不脫家產尙小。康然彼放任不敷揮霍。嘗聞彼曾作不軌事。以攫人財而不露聲。
色。莫得其究竟。其夫死已久。孀十五載矣。彼亦曾爲女伶粉墨登場。歌聲繚繞。因
犯事入獄者又兩次。故警吏恆注意。窺伺之。賚聽至此。驚語曰。苦哉瑪娜與豺虎。
同居受虐亦甚矣。是惡人安可與偕。茀曰。君夫人入污泥而不染。誠可敬也。不脫
意在攫其產。故遣之至英。使自餬口。瑪娜不知而巴黎之警吏實知之。賚曰。不脫
現居何所。爾知之否。茀曰。知之。爾若欲見之者。可卽往。聞彼實居納夫海角地。爾

欲往訪彼乎。賚曰。然。因彼或知魯意斯蹤跡也。茀曰。彼必知之。特不知彼肯告爾否耳。吾本欲使彼知。又立新遺囑。試觀彼意何如。或即因此免彼。復以毒計殺爾。未可知也。彼黨固無惡不備。賚曰。吾即被殺於彼。何益。惟彼或欲報仇耳。茀曰。不然。彼甚狡黠。非有利益。必不肯有是舉。彼甯不知巴黎警吏日夜伺彼。若有變。彼必不能逃斷頭機也。賚曰。信如君言。則吾殆獲平安。吾且往訪之。或可與不脫相遇。茀曰。魯意斯若在巴黎。警吏亦必知之。彼犯案亦夥矣。非入獄定罪。則君夫婦終不能高枕。賚曰。然。今魯意斯如被獲。必可定罪矣。魯意斯若死。則不脫亦孤立無助。茀曰。否。不脫固主謀者。魯意斯特行其意耳。語時。賚起欲去。顧問茀曰。君以爲魯意斯殺靈桃者耶。茀躊躇曰。以君所言似甚確。然吾願君於事前先訪伶伴中名沙羅卡者。問彼果於歌時在場與否。賚取其手套答曰。可。特魯意斯歌下聲。歌上聲者在臺上。尙有一人。係。按琴者。假令魯意斯果不在臺上。則殺靈桃者。非彼而誰。且有一確證。誘吾入場者。即彼也。茀曰。計毒哉。此必不脫所教也。彼舞臺

之名角。無所不爲。賚曰。噫。吾觀彼尙能避此罪名否。旣爲主謀。則受刑固其所也。賚欲出。茀笑曰。記取先捕爾所獵之兔也。

詰朝。賚至巴黎警吏處。訪問之下。知魯意斯去巴黎已兩星期矣。意必爲海濱巨廈中事。往事弗成。或尙匿他處。遂以電詢倫敦警署。捕得此人否。覆電未得。賚頗奇異。以杜聞園四圍防範。彼烏能漏網。且彼是夜遁時。汽車尙未開行。警吏張綱嚴密。竟不可得。異哉。以己所閱厯證之。殆以彼善僞飾。故爲逸出。警長亦爲述魯意斯歷史。大可定讞。所欠者證據耳。論其人實巴黎大賊。生平無惡不作。未嘗少悔。警長又言君可謝上帝。得逃此禍。誠幸事耳。若彼不捕。禍猶未已。因彼固利心未死也。賚曰。當不至是遺囑。又新立。不能復獲此產。警長問其由。賚遂舉律師事告之。警長歎服。又言不脫今尙平靜。探者亦少懈。賚乃面索居址。偕一偵探往至納夫海角一溼地。偵探擬得間。即捕之。行途間。談及不脫故事。偵探又言彼在勃洛哀時。聲名已甚劣。爲處子時。常往貴家司家事。以品行不端。爲所斥。旣而至

買洛卽得瑪娜之由來也。計旣成少得父產遂歸巴黎。瑪娜入寺讀書不知其詳。賚聞偵探言殊有味不覺路之遠近至橋邊一巨廈聳峙及門偵探步止賚招之曰不妨偕入或有益於吾。偵探唯唯甫登梯忽有一人下與偵探摩肩而過賚面睹之躍起大呼曰非吾舅愛特門耶。

第二十三章

愛特門絕無病容面目雖黧黑枯瘠而步履有力亦不似吸鴉片者。賚遂舉手疾扼其肩不聽之出目突神眩似尚不信其果爲舅氏者大呼曰舅乃在此耶。愛特門驚絕用力絕裾曰吾事也於爾何與。賚曰亦吾事也安得不問前日聞姈氏語舅病劇不能出臥室未及二日而相遇於此是何故也。愛色變神沮仍強辯曰是吾事也爾何權詰我。賚曰實無狀今將干預舅事此何地耶。非不脫惡婦所居耶吾正訪此案安得無與。愛曰吾有事訪彼此其故非爾所宜問彼方出吾留字約彼少待吾當復至。賚目仍注視愛特門而示意偵探令登樓一察不脫蹤跡。偵探

會意而去。愛作色曰：爾敢當若人？前疑我耶？且辱我實甚！賚曰：舅氏勿責我。吾以
 此知舅氏亦於是案大有關係。始氏事爾，且袒護之。愛曰：否，無是說。賚曰：必然。妗
 氏教靈桃作歌，令人眼誤，遂致被害。而魯意斯！愛大怒曰：縊死魯意斯！彼惡男子，
 非死不休。吾日望彼之速死也。賚曰：舅亦知彼爲惡人耶？愛曰：吾已知彼誘吾
 妻，使之失常度。且知其惡作劇，故望其速就獲耳。賚曰：舅尙知他事耶？愛拭額汗
 曰：不知其他，遂閉吻不聲。賚思愛必知其蹤跡，欲逼問顛末，而偵探下樓矣。言不
 脫果不在室中。賚頗躊躇，愛乘機鬼脫邁步出門。倏已不見。賚急語偵探曰：君請
 在此守不脫不可。忽彼若返，令彼速至茀萊姆處，即塔兒路大旅館內是也。語畢。
 急趨出，欲得愛特門時已知愛特門蹤跡詭祕，品行不端，殆主犯耶？或未可知。四
 圍周望，不見愛特門之影。其步履之捷，幾數倍於賚斯禮。賚雖盡力追蹤而前，終
 不可及。或由小徑耶？或入人家耶？均不可知。亦杳然如魯意斯之不可覓。乃悵悵
 返旅館。

午餐畢卽往茀萊姆處。茀在焉。其夫人及女俱他出。頗清寂。茀方吸煙。且作一札。笑而迎之曰。爾至誠妙。吾欲邀爾同餐。正作東待發也。爾姑觀此書。語時以一書示之。賚未答。視其函。驚絕。幾墮地。蓋是書係愛特門所發。乃昨晚由客星頓付郵也。書云。請茀於返時代已作遺囑。賚癡視不語。茀以爲彼聞舅將死而驚駭也。輕語曰。勿驚吾意。愛特門不至。遽死。或彼欲於平安時先作此物也。爾歸時。卽臥病。諒尙未劇耳。賚曰。此函非昨晚發耶。茀曰。此何待言。賚曰。吾誠大惑不解。適一小時。前竟遇吾舅於此地。茀亦驚起曰。誑我耶。爾殆誤矣。安有昨晚在榻。而今日竟在巴黎者。賚坐目注茀。而語曰。吾實見彼。且辯說移晷。彼忽遁去。彼實往訪不脫。夫人而出也。茀舉此事尋思曰。彼訪不脫。爾見之。又遁去。奇哉。此活劇也。不可思議。賚若不可解。問茀曰。爾以爲何如。茀曰。事不妙惡甚。賚曰。何謂。茀又吸鼻煙。從容語曰。以爾所語證之。然則爾妗氏實於此案有大關係。不脫欲言之。而爾舅特往通情款。賚曰。事當爾爾。然彼何故見吾遁去。吾待之甚厚。未嘗有異心。茀曰。彼

蓋不願他人知彼至此也。賚目視地氈而言曰。或彼逃債至此乎。茀曰。何謂賚曰。吾始言彼經商多折闊。而同夥福特懷恨。若被人查帳。則舅必隱匿不出。茀曰。無是情理。吾深知彼經商頗獲利。賚曰。吾持據始氏言之。經商事吾向不知悉。茀又舉手帕向火爐微烘。且語曰。吾意此事必有奇情。或爾舅昨在倫敦作函。後即起行過海峽。固不需數旬鐘也。賚曰。雖然。彼不言在榻上作札乎。且疾不能興。而茀嗤以鼻。曰。奇甚。奇甚。速往覓之。面詰以故。賚曰。彼既遁去。未語吾以所居。吾烏從覓之。惟恐事終不妙。茀曰。爾意云何。賚曰。此特上帝知之。乃起立曰。律師。吾欲返茀曰。何事。賚曰。吾返倫敦。即往視舅歸否。且詰始氏果否。往通情於丕脫。欲籍其口邪。茀曰。愛尙在此。胡不姑覓之。賚曰。吾實不知彼何往。覓於何始。茀曰。或警吏知之。賚撫首曰。不可。不可。吾不欲以此事告警吏。吾始必有關係。若使官吏聞之。則！茀領曰。吾知之。爾返吾代爾在此行事。特未識能獲丕脫而覓愛特門否也。賚曰。特警吏！茀曰。否。吾不使警吏干預是案。但囑警吏使丕脫及其客。至此。

如是辦法可無慮也。賚曰。吾已囑值探守不脫室歸時令偕至矣。第前執賚手曰。事在我必得一人且不令警吏干涉。賚曰。若得一人則攜至英國可自治此事。第笑曰。此亦不易。若事急則吾將留妻女居此而自攜二人至倫敦爾心安可也。賚喜遂返己寓。

賚坐寓中輾轉思愛特門至此何爲終不得其故惟有爲妻求情之一說耳。既而自思此說與致茀函又不合。函中筆迹確係舅氏手書。旣如是則昨日寄函今日又安得至此。意始氏必知情也。遂決意以是夜返倫敦。明晨即可得實耗。摒擋訖。方欲往停車場。忽一人投函。函絕巨云。一童子攜來者。函狀似公牘。意大驚異。拆閱之。則茀所致也。札共三紙。字甚密。賚急欲乘車。姑塞衣囊中。計旣登汽車閱之。旣行入汽車。乃取囊中書讀之。語甚奇。內言頃晤愛特門。自認於海濱案有關係。口吻間頗疑其妻與魯意斯有私。其自認諸語如下。『魯意斯每至倫敦必親來客星頓邸中。或約吾妻出偕游公園。吾妻亦恆譽魯意斯之歌曲擅勝。當吾妻至。

海濱時吾亦知之。故告賚時曾偶及海濱受風之語。特恐賚往海濱訪查。故不敢明言耳。初吾曾接郤思頓函。囑覓靈桃。弗能得久。之。吾妻告吾以靈桃在魯意斯處。故吾許吾妻往晤靈桃。特以他故詐言失妻。然吾雖許吾妻往。而心頗疑其與魯意斯有情。不能無介介。徒以財產故。不得不爾。吾妻又囑吾勿實言其所往處。故隱其情。』賚閱至此。置札而思。覺舅所言一切情事。詞旨多閃爍。殊不能盡信。乃復舉札續閱之。又言。『吾自聞賚往海濱訪查。則常爲夫人憂慮。故卽隨之往。並與賚同乘一汽車。行衣服冠式俱與賚同。先避於近處。不令賚見。自見魯意斯服僞飾衣服。誘賚入劇場。當時尙不識爲魯意斯心頗怪異。不覺亦尾隨忽生此案。』賚閱時細玩其口吻似極懇摯。欲表明己之未殺此女者。又閱函言。『忽聞呼聲。知魯意斯行惡。遂助呼捕人。務不使之遁去。其聲粗莽。使賚誤疑爲魯意斯是晚卽歸第。飾病欺賚。使不之知。』札尾又賚數語云。『殺人者恐係魯意斯。然吾亦不敢確定。夫人曾囑吾不可告人。免致被累。故隱之。又何故夫人教靈桃以

歌夫人不肯語。下書不知殺靈桃者。自此其自認之語若是。賚反復尋繹於函中所新得者。惟知已在海濱劇場時。吾舅亦確在彼也。忽憶霍來斯在裁判所作證時。自云明見殺人者貌與己同。衣服亦如一。噫。斯言果信。則吾舅卽其人也。豈吾舅誤以靈桃爲其妻而激怒行刺耶。且是歌惟夫人嫋習實足啟其夫之疑。竇如此。則愛特門殆主犯矣。然又不合。彼自認之札既全承認。而此語獨不及斯何故歟。旣而賚以爲不煩多慮。明晨速以此札往示那克羅夫人。逼令實言。因彼必知何人主犯。非魯意斯即其夫也。

賚旣返倫敦歸寓安臥。晨起早餐畢。乘地底汽車往客星頓。至則十一下鐘矣。女僕言夫人他出。而那克羅主人則在室中。賚忽驚駭曰。吾舅在室耶。女僕曰。然。但臥病室中。不能見人。惟夫人日往一省視耳。賚轉念決曰。吾必往見。乃不待女僕之允許。徑前欲進。女僕阻之曰。夫人親命余勿聽人入。賚不允。直登其樓。且曰。吾能任其咎。及門心稍定。手啟其鍵。注目一視。則坐榻上者儼然。一魯意斯竇倫特

也。方圍爐自適。賚閉門呼曰。吾何處不覓爾。爾乃在此耶。

第二十四章

魯意斯不易驚惶。因稔惡練其膽。故今忽以勢不兩立之人立其前。心亦不能無動。顏色遽變。雪茄煙捲落於地。手指猶顫。身退立窗下。目張視。賚不瞬。計一轉疾取囊中手槍。不待賚啟齒恨語。曰。來吾必殺爾。賚知生命極危險。顧無可自解反覺鎮定。坦然曰。聽爾殺。卻可耳。是時日光交互。各知所處之地位。魯知不妥。忽自擲其手槍。嗒然歸坐。手蔽其面。賚見魯氣漸餒。卽前取手槍置囊中。旋趨至魯前呼曰。請速自供狀。勿隱。魯色憂懼。曰。吾何供爲。今在爾掌中。捕則捕耳。賚曰。果然。今晚必在獄中矣。然吾必欲先聞爾之實情。魯曰。胡實情之有。賚曰。爾以何法殺靈桃。魯曰。吾未嘗殺此人。賚曰。誑語。魯曰。吾何誑。必未嘗殺人。亦未嘗行他惡。賚曰。吾已深知之。巴黎警吏曾告吾以爾之歷史。及爾姊舉動。尙何所隱。魯作色曰。爾往巴黎耶。賚曰。然。吾尙遇一意外之人。魯曰。爾舅耶。彼作何語言。時探手入囊。

中取煙。狀似閒暇。而實則手足俱顫矣。賚則思舅自認之札。今在囊中。但不知所言果可信否。因舉臂擋鑪架上。從容語曰。吾來非他。欲聞爾自認罪狀耳。魯曰。吾有何罪狀。吾不知。時魯手足顫動如故。而面色稍舒。自知爲賚束在一隅。計無可遁。然彼亦不思遁。蓋至此而彼已伏罪矣。

賚覩其目光已覺之微哂。曰。爾亦有傲骨者。雖然。胡不自認。魯曰。若吾直認。則必辱及一人。賚曰。爾姊亦云然。但爾敢言那克羅夫人有他者。！魯從容曰。吾不言。彼有他。彼不過助我得財產。若以爲彼尙有他者。爾實大謬。賚嗤之以鼻。曰。爾尙欺誑。爾自謂！魯曰。吾知之。此特彼意耳。彼殊慾甚。吾利。用其慾而已。其人物迄不在吾意中。僅一平常交友。而吾所謂辱及一人者。實非此也。賚曰。然則爾所語何人。魯曰。爾舅。賚曰。爾又欲移禍耶。魯聳肩曰。吾可語。彼者甚多。賚曰。語之。魯曰。語爲衆所知。彼將受奇辱。賚曰。胡至是。魯曰。吾被捕後。聽爾所爲可矣。賚哂曰。爾不語。亦被捕。終無可自解也。爾目的在攫產。今產不可攫矣。爾計胡妙。讓吾娶。

瑪娜而爾仍得攫產。今何如耶。魯聳肩曰勿復言。吾已知入爾掌中。爾志亦滿矣。賚曰。吾欲聞爾言此案之詳情。魯曰。然則爾必允。吾旣語爾。爾可釋吾勿捕。賚曰。不能。爾太狡。今日必請君入囊矣。魯曰。若吾枉屈。則何如。賚曰。爾枉屈之證安在。試言之。魯語塞。逾時笑曰。吾意爾必驚奇。謂吾何術能脫君士勃留提警吏之手。賚領之。注視其狡黠狀。問曰。爾試語吾。果何術。魯以足翹椅上。狀甚放誕。口語曰。吾言之。亦使爾知若不易與也。賚見其尙作驕態。不覺失笑。曰。巴黎警察已語我。吾早知之。爾果若何遁去。速語我。魯用嫋習之英語述之。曰。爾與瑪娜。賚止之曰。勿名宜稱。夫人。魯曰。吾常有禮。即稱夫人。何害。爾與夫人中計墮海水中。吾視爾等浮生。卽思已身藏匿計。汽車已不行。然吾本不思往乘汽車。因危險之故。且有一自動機關車待吾於近處。地名姑不言。吾即乘機關車至濱來買。以車托好友。然後乘小輪船來倫敦。吾蓋已早預備矣。賚曰。爾誠狡哉。以何時至此。魯曰。卽日至。此告爾。舅以爾夫婦已死。財產可均分矣。賚曰。吾舅從來未。思。魯。

曰。彼思之久矣。爾雖愛彼。彼實欲攫爾產。嗣在此處見新聞登載爾夫婦未死。且鳴警吏。吾遂冒彼名。托病居此。使彼至巴黎。與吾姊同居。而那克羅夫人！（我有禮若此。何疑我薄行）賚急止之曰。勿作閒話。速述原因可也。魯曰。不然。吾何自述及。又曰。可可。即從爾命。此熱心之女友。那克羅夫人。屏去女僕。而親侍吾側。吾在此甚安。感爾奔走尋覓。頗勞苦也。君惠亦甚矣。賚曰。然則爾遂使彼作一函。致茀萊姆。以免事洩。然乎。魯曰。爾狡哉。測之果中。前爾來時。吾託舅疾。拒爾。爾去。以一童子尾爾行。爾不自知。童子見爾購車券。知爾不疑。故吾以此函致茀。使爾愈信舅疾未愈。若爾所敬愛之舅。不惑且愚者。當不至漏洩。賚曰。吾知爾最後遁走之術矣。又欲知殺靈桃之情何如。魯曰。爾必言是。吾已確告爾。必未殺此女子。賚曰。雖殺之耶。魯曰。爾所敬愛之舅氏殺之。賚聞是言。手臂稍顫。幾墮於爐旁。蓋先閱自認函時。已疑及是。今聞魯言。益驚駭。乃呼曰。吾不信。魯曰。否。吾察爾目光。已信之矣。勿強言。彼殺人之情狀如何。爾欲聞之否。賚曰。願聞其詳。否則。一魯曰。

否則欲捕我乎。賚曰：捕爾是終必行之不繫此事也。魯覆其手曰：若吾能盡道其詳。尙欲捕我耶。賚曰：爾所語無據。吾不之信。魯躍起作色曰：吾立誓可證其確。靈桃於財產處妨害之主位。吾本欲去之。然獨非吾殺彼。吾雖猛惡而此手實未染靈桃之血迹。語時攤掌相示。賚不顧曰：勿作此態。速語其詳。魯曰：爾誠英人足稱冷血動物。賚作色曰：勿他語。速述其事。

魯乃復坐。且舉所語嘲之曰：吾必語爾。然吾所語可使爾血管結冰。吾魯意斯賚倫特也。一語能令爾驚絕。吾覓得靈桃使入吾伶班。又遇爾姪亦覓靈桃者。吾語以靈桃在此。彼計欲除之。使財產入其夫手中。於是！賚曰：彼尙不知有瑪娜其人乎。魯曰：彼固不知。吾未嘗語彼。吾豈憲拙至是。蓋吾方欲靈桃死而瑪娜嫁吾可獲全產而爾姪亦欲死靈桃故極力助我。爾舅知之遽疑爾姪之愛我也。妬甚欲死爾姪吾乃與爾姪氏計何不聽彼憲老自殺靈桃而吾二人安享其利。賚曰惡魔非人類。吾知爾等行此毒計乃故使夫人教靈桃以歌用以激吾舅之怒誤。

殺靈桃。魯領之曰。然嗣爾舅尾爾姈至海濱。驟聞其歌。果誤以爲爾姈也。舉刃奮刺語。至此。賚勃然起。曰。不必復言。吾不欲聞。復言。吾且辱汝。魯見賚怒。退而語曰。爾囑吾語。又叱吾止耶。賚曰。雖然。吾不知所語。若此。爾惡魔激吾舅犯大惡。而坐收其利毒哉。姈氏乃若此。魯正欲啟齒。賚搖手止之。曰。勿言。吾方欲有思。乃繞行室中者。再魯笑而語曰。欲捕我乎。必辱爾至戚。賚掩其吭。推而搡之。曰。立此若果有是者。吾不能捕爾。魯受力仆呼曰。事果確無毫髮之僞。賚曰。然則令人守爾於此。候吾舅返。方得辨明。吾今尙未之信。舅雖慧。當不爲是。魯曰。雖然。妬心!賚曰。爲爾等奸徒所惑。竟至若是。果爾。是吾舅受惑也。爾居此勿離。吾將使人守之。若遁。即捕爾。魯曰。諾。若捕吾入獄。則吾盡述實情。貽羞及爾。勿悔。賚將出歎曰。吾知爾黠惡。甚於蛇蠍。吾不復願聞。使心不快。世間實罕有如爾之惡者。魯曰。爾尙未識。最惡之婦人。如爾姈者。賚注視其狀。知魯終不悔。乃出鍵其戶。正下梯。適夫人返。見賚自梯下色遽變。驚而失聲。曰。爾邪。賚曰。然。爾同堂設計者。吾旣遇之。將覓。

吾舅歸爾善事魯意斯此室前後已有守者若遁必無幸矣夫人大驚欲執賚手似將訴說者賚急自脫而下曰吾有事不暇與爾語出門命密探嚴守之

既返寓入室見電信一紙爲第萊姆所發者內言明晨將掣不脫及愛特門至倫敦賚歎曰捕得乎事將奈何吾初不料有今日之現象也旣睡不能成寐天明卽往停車場待二罪人之至則第萊姆之友已先在方御機關車迎律師賚思已不如往客星頓視魯意斯及那客羅夫人是否遁去乃囑第友待第至卽攜二犯至桃槐街將行第已至賚遂語之曰吾等於此案可得水落石出矣第尙不解賚亦不暇述其情疾先驅至客星頓詢密探知魯意斯未遁果見窗口立者卽魯意斯也賚不入室往來牆下候機關車之至須臾至矣第與不脫後坐愛坐司機者之側不脫含笑如平時愛則面色大變憂懼甚車止不脫先下笑曰至矣長途可厭今事已了第隨之下賚止之曰勿語顧愛特門曰吾舅請下愛不動司機人下視其輪不脫曰爾舅殆畏爾矣爾欲知殺靈桃者耶視爾舅之顏色可定讞矣愛

怒大聲止之以手拍機關車忽動是時愛性大發用力捩轉之機關大啟車如飛而前向不定車忽轉旋愛又撥其向使向不脫欲衝仆之不脫急欲避險疾往路間愛盤旋相向且追且呼二人如狂旁觀皆欲追止之杳如捕風愛撥機極足車愈疾直向不脫衝去不脫大呼橫出路左心急足絆忽然仆地雙輪碾其體噉然一聲遂不動愛亦大呼如獲勝者車行速率仍如前狂駛去徑向凱西街衝過回視不脫之體血泊染埃手足俱斷狼籍道周

第二十五章

不脫急切不死雖獲罪上帝仍留生機於十二時間使彼懺悔其意若有所動而色未露痛苦雖不可堪狀仍安定死期將至神態猶生此誠奇惡之婦人矣然及其究竟終承認罪過自悔其非此數時後事也是時茀與司機人視不脫賚追愛特門之怒車瞭人力豈能及機關車哉忽遇一馬車疾語以故躍登馬車而馳圉人得金錢鞭馬急走絕塵掣電兩旁觀者如堵知機關車之在前猶可得也又見

一牛乳車爲機關車所突仆。知適過此。蹤此直追。經公園及弗爾海姆路。又克爾西路。直至沙灘。在拔脫西橋下。一毀車在焉。觀者環立如堵。警吏語賚。賚喘息未定。止聞彼言。乘車者飛馳橫突。吾恐肇事故。以違章止之。彼卽狂呼。撞於橋欄。車毀。乘車者疑有瘋疾。彼卽以首倒擲入河。正欲撈救。潮性湍急。已刷至下流。噫。此卽愛特門之結局也。明日方獲其尸。首有重傷。必係撞橋欄所致者。遂失知覺。以至於死。是時賚無可言者。遂囑警吏得屍後。卽送桃槐街那客羅第。仍躍登馬車返。見不脫已移置第中。臥那克羅榻上。夫人坐其旁。面作慘白色。似深憂未知己之死所者。魯意斯跪旁哭泣不已。旣而乘紛紜時。竟遁去。賚大憂。蓋是案舍魯及不脫外。無能爲證人者。不脫旣受大傷。不能語。醫生亦言。恐不復能啟齒。賚遂與弟入客座計議。夫人從之。

賚於是以愛特門死事語其夫人。夫人強垂淚。作悲色。坐而語曰。傷哉愛特門也。乃慘死。彼實愛吾。賚譏之曰。死雖慘。較爾所希望者。猶佳也。語不復遙。蓋因夫人

實禍水事皆彼之緣起。設非彼爲祟者。何至死此多人。固無怪賚語之刻毒。然夫人怒矣。作色曰。吾失意時。爾可以語詆我耶。爾無心肝。乃作此語。賚笑曰。爾失意爲愛。特門抑爲魯意斯耶。夫人大聲曰。魯意斯於我何與。事雖同謀。頓止齧齒不語。似見二人已注意其語者。第取鼻煙吸之。笑曰。然果確爾與魯意斯俱同謀。欲得財產者也。夫人僞不解曰。何謂財產。賚起立其前厲聲叱之曰。尤麗亞聽之。速於此時自認。尙可及也。夫人不允。色變聲嘶曰。吾何事須自認。賚曰。有之必待爾自認。爾無心肝。但知利己。不復知有夫。爾誠一妖婦人也。固執怙惡陰私結謀。致吾勇於死地。夫人色頰大怒。曰。吾不知是事。胡妄語若此。賚曰。爾甯不知靈桃之死。夫人曰。吾未嘗殺彼。賚曰。爾雖未殺彼。爾實教之。以致之死。與殺彼同。夫人曰。否。彼自愛此歌。故令吾教之。吾初未嘗強彼學之也。賚曰。吾雖不能決爾有何種手段。特確知爾欲靈桃以面網誤人之目。致遭不測。夫人笑曰。妄語若此。則他人甯便誤認爲我。弗從旁答曰。然。殆本欲人之誤爲爾耳。夫人曰。否。否。豈吾！

吾！語漸紛亂。賚曰：爾蓋欲使吾舅生姑，卽利用其姑以殺靈桃耳。夫人強辯曰：吾未嘗有私於魯意斯。噫！聽爾詆我，我不復言矣。自此夫人更不答。弟賚之間逾一小時，守口如瓶，絕不一語。逼之不已，則大聲呼死夫。二人無奈，何覩其狀，悲苦憔悴，作孤孀可憐之色。二人不忍用強權使之必語，乃遣去。去時又若有矜色，毒詈不止。賚顧弟曰：此婦人將作何處？置弟曰：吾奢甚，無他術。因夫人所恃者，卽孤苦零丁，彼實藉此以濟其惡。吾等其奈之何？賚躊躇無計，再共往視，不脫至則醫。言彼尙不能語，二人乃索然而退。

明日不脫大呼而甦，始能言語。聞愛特門那克羅已死，色若微笑，命請神父至。逾時禮拜堂之神父入室矣。不脫遂對神父懺悔己罪，盡認往事。神父錄之出，至客座晤賚第二人，色威重。曰：不脫欲作供狀，吾已宥之矣。然彼必欲以狀質於二君，吾願二君自此以禮待之。二君意云何？賚曰：吾等本願以禮相待。神父去，賚與弟復入不脫室，見着護婦坐其側，不脫首若領動，作怪聲曰：爾等來乎？吾未逝世前。

可認。己罪。賚曰。爾亦知之耶。不脫。笑曰。知之。爾尙未悉。請以紙筆至。吾假君手錄之。又頤指看護婦語曰。惟吾與爾等在室中可乎。賚領之。取紙筆置之案。茀卽爲臨時書記。看護婦以藥進飲畢。遂出門。閉不脫目。略歛以法語述之。賚能嫻法語。遂作通譯。使茀得速記。不脫時語時止。若欲力之緩續者。語自勃洛哀起。如何至英倫。如何以瑪娜欺其父。得遺產。又如何與達恩立約。永不告人。迨聞卻思頓遺產事。乃遣魯意斯訪之。定計以瑪娜配魯意斯。並欲覓靈桃而殺之。此事二人聽之似無味。蓋知之已久也。復續言。則意趣橫生。俱注意聳聽。不脫曰。覓靈桃時。在英倫遇那克羅夫人。正在某處作歌。魯聞夫人法歌清妙。遂與接洽。始知爲愛特門妻。其夫於此產事亦有分者也。魯遂欲利用此婦。往來漸密。吾亦不知夫人果愛魯意斯否。抑爲財產故。同謀相助。而吾與魯意計。謂正宜作摯愛狀。使那克羅君激起妬心。賚怒恨。作聲曰。唉。不脫覺之曰。事果惡毒。無怪爾之不能忍。然吾必實言。以免天刑。是時吾欲達殺靈桃之目的。而假手於那克羅。事後卽移禍於爾。

賚曰。誠可謂野心勃勃矣。不脫曰。何野心之有。吾計既定。卽引爾至劇場。爾貌甚肖爾舅。舅殺之。則人皆以爲必爾殺矣。計雖巧。而機會尤甚巧也。賚曰。那克羅夫人允爾行計耶。不脫曰。允之。彼不欲死其夫。而爾之死。於彼何與。況爾及靈桃俱死。則財產必歸其夫。而夫實犯殺人罪。更可藉是以挾制之。使財產歸己。彼計若此。何樂不爲。賚曰。可畏哉。彼乃欲嫁魯意斯耶。不脫曰。是不可知。財產入手。彼志滿矣。而吾與魯意斯。則不必致爾於死。因知靈桃苟死。尙有瑪娜在。吾但使與魯意斯爲耦。則財產得矣。何勞曲折哉。賚曰。此計成矣。然婚事則未成也。不脫曰。然一新遺囑出。財產虛懸。則婚事亦非所計矣。雖然。吾姊弟並不欲死瑪娜。以本愛此女故也。賚與茀匿笑。不脫續曰。吾欲瑪娜死。亦易易。然若死之。則吾姊弟俱貧苦如故。是以釋放瑪娜。而聽其與爾結婚。則遺囑可廢矣。機會又至。律師赴巴黎。爾等匪特不思更立一新遺囑。且尙不之知。乃徑行吾計。嗣此在鬼宮相遇事。則爾知之矣。賚曰。知之。爾弟蓋欲死吾夫婦。不脫曰。然計又未成。若成。則那克羅當

獲財產。而吾姊弟可與彼作交涉。賚曰。爾等特知吾舅殺靈桃。故逼之使不得不允。不脫曰。且緩言。嗣此魯意斯往客星頓。而爾舅至巴黎。乃爲爾所獲。遂至此。賚視其態。若不能支持急。曰。然。但謀殺案。尙未明晰。盍專語此。不脫若畧坐起。欲提其吭。氣力在浮沈間。乃曰。吾得請於神父。必實言之。或可得上帝赦宥。語時。力不復支。又仆。更用力。提吭呼曰。爾聽之。殺靈桃者。非他。實我也。

賚大駭。曰。爾殺之耶。第聞賚譯語。亦驚。擲其筆。曰。彼殺乎。殺者男子。安得云爾。賚曰。彼法語云。然必不誤。又問。不脫曰。殺時何狀。不曰。吾出一銳利之刃。剝之耳。爾亦見之。賚曰。殺人者明係男子。貌似余。殆吾舅也。不急。曰。吾欲逝矣。速與吾藥酒。賚如言。既飲。疾語曰。二人聽者。其意張皇。殆忘第之不解法語矣。遂曰。當魯在倫敦海濱時。函告吾以靈桃入伶班。那克羅夫人亦至。吾即疾往旅館。計遣夫人教靈桃歌。使彼夫生妬。誤殺其人。卽中吾計。而爾舅方病。吾乃函告彼夫人。與魯意斯劣狀。夔穢不堪。爾舅得書。大忿。力疾至海濱劇場。賚曰。然。彼與吾同一汽

車往不曰機會又至矣爾若不至則奈何幸爾竟至賚曰爾何以知吾！不曰魯意斯至倫敦知爾所居尾爾久矣賚曰彼服僞飾衣耶不曰然尾爾至停車場且見愛特門服白絨衣色與爾相同嘻機會又至矣賚曰事之機會何多耶不笑曰然機會助我吾等尙不意必得嫁禍於爾初意止欲嫁禍爾舅耳魯以電告吾知爾與愛特門俱至後吾果見爾與愛衣色相同且居何館甚悉及使魯意斯守爾於館之附近外服僞衣內衷劇服賚駭曰彼至倫敦亦以此服耶不脫曰然彼預備如是欲陷爾於罪以便遁走故示以奇影使爾心疑乃自入穀賚曰嘻惡甚矣速續述之不曰愛特門至吾等旅館中欲見其夫人吾使夫人避彼彼乃入吾室吾遂告以當晚爾妻當歌法曲爾聽之若欲殺者吾有刀在可助爾賚曰惡哉吾舅竟中爾計耶不曰未也彼雖煙酒迷惘然不肯殺人吾再四慇懃之彼尙不允出時自語曰歌時當揭夫人面網以辱之使不復能見人吾聞彼語甚失望計且大敗吾遂立意自殺靈桃賚曰爾胡能不曰吾歷年善作劇體頑而長面蒼色

似男子。人出不意。殆可一試。已而魯意斯反。吾尙欲遣彼爲之。彼不允。於是舍犧牲。一己無他術。賚駭曰。那克羅夫人知爾所爲耶。不曰。不知。彼方深信爲夫所殺也。僞言則曰。爾所殺。賚曰。然。速言之。不曰。吾乃服白絨衣。長短適稱。意肖爾貌。置僞鬚眉。髮色相似。鑿之使起冠以巴拿馬冠下垂。使不甚見顏色。賚曰。爾安得有如吾及吾舅同式之衣。不曰。魯意斯爲伶人。衣式甚夥。吾第擇其似者。顏色更相肖。亦機會使然也。若白日則吾或不敢。賚曰。奇甚。吾舅何故衣式與吾同。不曰。無足奇。彼已知爾欲往海濱。未行時。似問爾。故服此以戲之。賚曰。然。果有是。問吾亦怪。舅之注意吾衣服也。不曰。彼之若是者。殆欲欺其夫人之耳目。耳蓋夫人誤視其夫爲爾。則可不避。而爾舅得遂調查之目的。賚曰。彼以爲著白絨衣者心吾耶。不曰。然。舅意如此。然夫人實已知彼來海濱。雖設計無益。今爾已知前半節事矣。賚曰。吾若易衣。則如何。不曰。然。爾乃不易衣。特卽易衣。亦於吾計無害。不陷爾。卽陷爾舅。衣式同形貌。同吾等。固不問誰之生命也。顧計之成否。何如耳。賚曰。不脫。

夫人爾誠冷血動物也不脫曰勿復責我我且死所語者盡實錄可持至我前簽名賚曰錄畢尙有可述者盍更畢之不曰詞殆畢矣當時靈桃歌夫人之歌聲容宛肖而愛特門徘徊不忍傷其妻遠離場外瞻眺魯意斯卽易衣登舞臺賚曰吾見當時止有二男子不曰然初止二人一按八音琴一撫月琴及殺人劇既演魯意斯捷步登臺時有扼爾肩者卽彼也賚曰扼吾者卽歌！不曰爾以爲沙羅卡耶非也魯意斯推開其手乃捕爾耳今爾已盡知是事乎尙有最簡明之語認吾罪狀蓋吾手刃靈桃飛步而下翩然入人叢中衆目若不及瞬者吾遂不避令人不疑第匿吾刀於衣囊中耳吾且鵠立不移而那克羅夫人恐累其夫故力證爾之殺狀當時皆以爲眞犯弋獲矣而愛特門則大呼捕人彼意魯意斯殺靈桃也賚曰呼何爲豈彼思！不曰我不知後吾卽返旅館知爾已被捕吾心方定計亦遂矣賚曰何嘗遂耶霍來斯爲證裁判員即釋我矣不曰雖然靈桃已死瑪娜可獲遺產吾姊弟計已遂爾得釋那克羅夫人甚恨恨顧於吾姊弟無與也彼蓋甚

信其夫殺靈桃。雖夫設誓。亦不之顧。且挾是以逼其夫。使彼之巴黎而留魯意斯。同居愛亦恐誤。遭羅網遂就吾宅。賚領之。知舅不能制其妻。致蹈此禍。吸煙迷惘。幾犯神經病。亦可慘矣。此供狀既畢。第錄定賚挾不脫。起手簽名訖。賚與茀俱簽。名其尾。茀取而藏之。不脫長吁曰。噫。吾逝矣。遂不復語。賚與茀出至客座。俄而看護婦報不脫已逝。賚代爲之禱曰。上帝宥渠。茀語亦如之。

踰兩星期。賚斯禮既送其舅及不脫之葬。往見繩脫告以顛末。過君士勃留提故居。知未有居者。仍訂定迎瑪娜居之。台梗姑娘以瑪娜離居頗悵悵。嗣得茀萊姆之友爲婚意少慰。

一室閒居。秋景如畫。賚斯禮夫婦幽棲於此。從容坐語。賚述及前案。始末。瑪娜歎感。歎既痛乃姊亦未嘗不念及不脫之舊情焉。

夫婦語罷。夕陽在山。秋風送爽。覺與當日同墜水時喜懼頓殊。似爲寫將來。伉儷美滿之照。雖明知家政倥偬。米鹽瑣屑不無煩惱。而回憶經歷之苦況。則及時行。

樂誠不暇計。其他第覺春意融融。愛情脈脈。天壤間少此妙境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偵探小說說

黃金血

定價
一角

是書敍一英
國婦人冒認
前室姓氏冀
得遺產後知
本支尚有一
人潛謀殺之
詎驗屍時屍
親尚有一胞
兄某婦更砍
殺之後經偵
者訪知原委
乃揚言其兄
已死及某婦
往領遺產而
債者已先向
律師聲明案
遂破獲情節
尤奇幻可觀

鐵錨手

定價
二角

洋裝
一富翁財先
一冊
又扼殺富翁
狀詣醫家許
竊者備見其
適室中有一
人被殺其婦後
取重資醫又
放毒氣殺之
化其尸餘一
手後經債者
察得蹤跡與
竊者之妻共
一手刺鐵錨
鑄其妻識爲
其夫因訟之
官罪人斯得

桶

定價
五分

洋裝
秘魯愛國會
中有一般仇
一冊
名曰桶哥倫
及仇廉白二
人皆先收到
一桶而後被
殺有某小說
家及某偵探
百計調查未
得真犯及該
黨匿名書發
現其事乃白
罪人亦入獄

香囊記

定價
二角

洋裝
敍述一法人
某因犯案使
捕國事犯自
贖及潛入國
屬肫誠懇摯
事犯家獲一
之預報物其
又扼殺富翁
狀詣醫家許
竊者備見其
適室中有一
人被殺其婦後
取重資醫又
放毒氣殺之
化其尸餘一
手後經債者
察得蹤跡與
竊者之妻共
一手刺鐵錨
鑄其妻識爲
其夫因訟之
官罪人斯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偵探小說

三分
一角

人外簾

白話 紋一僕人
自語 伊烏孫設
一冊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菜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據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聞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五分
四角

人巾白

白話 書紋澳洲某
二冊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
疑甲所爲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訴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爲明白顯豁

第五百四十四號

白話
自語

紋一僕人
伊烏孫設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菜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據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聞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白話
書紋澳洲某
二冊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
疑甲所爲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訴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爲明白顯豁

白話 書紋澳洲某
二冊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
疑甲所爲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訴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爲明白顯豁

戊申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劇場奇案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原著者

英國福爾奇斯休姆

編譯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 海 楠 盤 街 中 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天津 貴陽
長沙 桂林 漢口 南昌 蘭州 重慶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雲南 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